

東晉

上冊

說歷
部史

東

晉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東晉演義後二國志卷頭語

梁任公等說過，一部二十四史，其實是天地間的『相研史』而已；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國歷代史家，董狐史遷以降，便都以『正統』『潤餘』『附庸』等所範圍，而對於真正的社會心理，社會組織，政治原理，以至其所生的現象等，不加研究。雖口言因果，而究不明因果，卒至遁於神秘天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致民氣不伸，組織不密，社會之意識不具，而國家之觀念毫無。終至歐美各國，後來居上，而成目下如此這般的惡果，言之心痛！

這本後三國志東晉演義，雖有演義之名，但著者存心爲春秋垂萬世，所以也掛出『嚴華裔之防』與『尊君臣之分』，與『標統系之正潤』，與『聲滑夏之罪衍』，以增身價。

雖然這部書的內容却是十分豐富，包含着東晉一代各種『史料』，一部分是『史』上所有，一部分却是民間採訪得來的，以這兩種材料來編輯而成這東晉演義，其中情節離奇，曲折錯綜，萬象繽紛，直追東周列國，而超兩漢，讀了此書，胸中平添了許多學問，而且對於歷代興亡，和國家盛衰之理，也可概見。此書有小說風趣而兼歷史的意義，實在是一般人不可不讀的好書，這是一。

我們日常寫作或工讀，常見許多典故，頗費猜測，雖有『辭源』可查，終覺太簡而不明。可巧在這本書裏，因其內容豐富，差不多常用的『典故』都出在此書。原原本本，有其因，明其果，使讀者見其標題，而如遇故人，欣然以一讀爲快。這是一。

本書敘事實浩如煙海，敘不勝述，雖有萬千手筆，也難盡述。而本書卻以數十萬言，簡核無漏，不但是大文章，而且是有志研究歷史者的重要參攷書呢！這是三。

本書卷首附有『紀年』，這是別部小說上所沒有的，實是一種好處，便利讀者不少；這是四。

本書編制，一洗章回舊套，而用醒目的標題。雖爲古人之書，却暗合時代潮流。其實可喜，讀者幸勿輕忽視之；這是五。

本書內引有各種奏章、劄函等重要文件，都非一般小說中嚮壁虛構者可比；無形中使讀者欣賞奇文，增長實學。而其中評論政治、經濟、治學、立身的方法，行軍出征、斬關禦敵的戰略，有的是經國的大道，有的是處世的良箴。讀者隨身攜帶，隨時披覽，無異借有名師良朋，切實可靠，是不可不知的，這是六。

其中有『枕戈待旦』、『聞鷄起舞』、『中流擊楫』、『新亭痛哭』和『清談老莊』、『標榜門第』等，描寫國難中的名士士夫和達官顯宰的腐敗消沉，描寫亡國之民的顯沛流離，與民間志士的崛起，青年的愛國和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種種偉大的事實，那樣使我們身處亡國之危幕下的讀者，感激零涕，狂歌當哭，並且指示出我們一條爲國奮鬥，爲民犧牲的大路；這是七。

其他好處，還待讀者自己去尋，不再介紹。本書值此整理標點的時，自當擇要爲親愛的讀者陳述一二如上。如並先讀西晉，自更明切其一貫的史實了。

民國廿三年之春桐鄉潘敬元於青溪玩月別莊

原敘

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更有野史。好事者，輒取而演之，以通俗論，乃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志始也。羅氏才不逢時，方鬱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其間描寫人情世態，宦况幽思，種種度越人表。傳其子孫三世皆啞，以爲口業之報。而後之作金瓶梅、痴婆子等傳者，天實未嘗報之。何羅氏之不幸至此極也！良亦尼父惡作俑意耳。今年仲夏，溽暑蒸人，窪居甚苦。暇過太和室主人者，貂纓世胄，紈袴名家，秘窺「二酉」之藏，業擅「五車」之富。射雕獻技，倚馬呈奇，而尙義任俠，施予然諾，淄繩不爽。時以醕醪澆其胸塊磊之氣，故其座常滿，其樽不空，誠翩翩佳公子也。是日以白墮遲我，觥籌交錯，丙夜不休。迨醉眠，雞鼓翼再鳴矣！主人謂我曰：「某欲刻後三國傳，而有志未逮，得君爲我編訂，庶乎有成。」余曰：「某非董狐也，子盍謀之。」外史乎？主人曰：「昔弇州氏以高才碩抱，不得入史館，秉史筆，故著述幾億萬言。今君鳳毛之種，而仕路猶賒，甯不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且是編嚴「華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標「統系之正閏」，聲「滑夏之罪愆」，當與前三國

演義等，非若水滸傳之指摘朝綱，金瓶梅之借事含諷，痴婆子之痴裏撒奸，君何辭焉？一僕不敏，爰卽標題甲乙，稍加鉛槧，迨越二年，而殺青斯竟。功間有姓氏之錯謬，歲月之參差，郡邑之變更，官曹之註誤，先後之倒置，章法之紊亂，皆非僕意也。仍舊文而稍加潤色，知余者幸毋以「鶯鳩」見哂！

東晉演義後二國紀元

〔東晉紀元〕

惠泰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元年，瑯琊王睿與西陽王永，汝南王祐，南頓王宗，彭城王紘，同渡江，而元帝睿卽大位。

始元帝因懷愍立帝，爲僞漢劉聰所執，丁丑渡江，于戊寅卽位於建康，終於恭帝，凡十一帝，共一百三年。己未，劉裕篡位滅之。

〔丁丑〕元帝姓牛名睿，乃瑯琊秦王妃夏氏因與小吏牛金通所生，而冒姓司馬，實牛姓也。是應「牛繼馬後」之讖也。承東晉以「金德」王，一都於建康，在位六年，壽四十七，改元者三：建武、一太興、四永昌、一。

〔癸未〕明帝名紹，元帝子，西朝之教始興，帝在位三年，壽二十七，改元者一：太甯三。

〔丙午〕成帝名術，明帝子，五歲卽位，太后臨朝，王導輔政，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改元者二：咸和、九咸康、八。

〔癸卯〕康帝名岳，明帝子，在位二年，壽二十三，改元者一：建元二。

〔乙巳〕穆帝名昞，康帝子，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在位十七年，壽十九，改元者二：永和十二、昇平五。

〔壬戌〕京帝名丕，成帝子，在位四年，壽二十五，改元者二：隆和一、興甯三。

〔丙寅〕廢帝名奕，成帝子，在位五年，壽四十五，虛器徒悔，爲桓一所廢，爲東海王義，降爲海西縣公，改元者一：大和五。

！大和五。

〔丁未〕簡文帝名昱，元帝子，在位二年，壽五十三，改元者一——咸安二。

〔癸酉〕孝武帝名曜，文帝子，十一歲卽位，謝安輔政。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因醉爲張貴人所殺。改元者二——

甯康三，二年許眞君飛昇。太原二十二。

〔丁酉〕安帝名德宗，孝武帝子，桓玄篡位，廢爲年固王，遷爲潯陽，又奔江陵。劉裕誅玄復位，後爲篡劉裕所弑。在

位二十二年，壽三十七，改元者三——隆安五，元興三，義興十四。

〔己未〕恭帝名德文，孝武帝子，劉裕立之，在位一年，壽三十六，改元者一——元熙一。爲劉裕所封，零陵王，尋弑

之。

〔兩晉后妃紀〕

楊皇后 被婦賈庶人所弑。胡貴嬪 武帝妃也。

賈皇后 惠帝后，甚爲兇悍，弑太后，殺太子，廢爲庶人。趙王倫 歐死。

王皇后 惠帝后，被後趙王劉曜廢去爲后。

杜皇后 社須曾孫成帝之后，后美無鬪，帝納一夜遂生。

李皇后 孝武帝母，夢二龍枕膝，日月入懷，而生帝。

王皇后 卽安帝后也。

〔附五胡僭僞十六國王紀元於後〕

〔前涼〕張軌安定烏氏人。漢趙二張耳十七世孫。晉惠帝永甯元年，爲涼州刺史，因據之。安帝拜涼州牧，西平

公始晉太安二年癸亥，終東晉太元丙子年。八主，共七十四年。前秦苻堅滅之，在位十二年。

張實。軌之子，爲妖賊所殺，在位六年。僭號改元者一——安永六。

張茂。軌之子，實之弟，被劉曜擊出降卒，在位三年。僭號改元者一——永元三。

張駿。實之子，自號涼王，妖人殺之。在位二十二年。僭號改元者一——太元二十二。

張華。駿之子，晉穆帝仍以爲涼州刺史，西平公復自稱涼王，在位十九年。僭號改元者一——永樂九。

張曜。靈晉華子，立二月，國人廢之，立張祚。

張祚。駿之子，立一年，僭號改元者一——和平一。明年，去年號，遇殺。

張充。靚晉華之子，曜靈之弟，在位九年。僭號改元者一——太始六。明年，奉晉升平年號，張天錫殺之。

張天錫。充靚敍父，弑充靚自立，降於苻堅。堅寇晉於陣，降晉詔復西平公。在位十三年。僭號改元者一——鳳凰

十三。

〔後梁〕呂光略陽人氏，爲苻堅滅，西域還涼州，入姑臧，聞堅遇弑，遂據姑臧，自稱涼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卽涼

王位。始東晉太原十六年丙戌，終元興二年癸卯。三主，共十九年。後秦姚興滅之。呂光在位十年，僭號

改元者二——麟嘉六，龍飛四。

呂紹。光嫡子，庶長子，篡昭自立。

呂彞。光庶長子，殺紹自立。三年，光弟寶之子超殺篡而立，兄隆。僭號改元者一——咸甯三。

呂隆寶之子，降於姚興，在位三年，僭號改元者一——神鼎三。

〔南涼〕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暑為廣武郡公，築廣州堡以都之。自稱西平王，武王徙都樂都。又據廣武，

今蘭州金城縣。始東晉隆安元年，丁酉，終義興十年，甲寅，二年，共十八年，西秦乞伏熾盤滅之。

〔秃髮烏孤在位三年，僭號改元一——太初二即太和〕

利鹿孤弟，徙居西平，稱河西王，在位二年，僭號改元者一——逢和二。

擲擅利鹿孤弟，在位十三年，稱涼王，遷樂都，為乞伏熾所殺。僭號改元者二——弘昌六，嘉平七。

〔西涼〕李嵩，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李廣十六世孫。高曾祖仕晉歷郡守，祖仕張軌，父早卒，遺腹生

嵩。北涼王段業以為燉煌太守，又推為秦涼二州牧。涼王奉表於晉稱藩。據燉煌，徙酒泉，始東晉隆安

四年，庚子，終宋永初二年，辛酉，三主，共二十二年。北涼湜渠蒙遜滅之。

李嵩在位十二年，僭號改元者二——庚子四，建初八。

李歆，嵩之子，嗣立為沮渠蒙遜所害。在位九年，僭號改元者一——嘉興九。

〔北涼〕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起兵推建康太守段業為涼州牧，涼王，後蒙遜殺段業自立，據張掖。（今甘

州）始東晉隆安元年，丁酉，終宗元嘉十六年，己卯，三主，共四十三年。後魏滅之。段業在位五年，僭號

改元者二——神璽二，天璽三。

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立，稱涼州牧，張掖王，遷於姑臧，稱河西王。在位三十二年，僭號改元者四——永安十二，充始十四，承充二，義和四。

牧健，蒙遜子。在位六年，爲後魏大武所殺。改元者一——永和六。

〔前趙〕初號漢，劉新，匈奴人，冒頓之後。晉惠帝永興元年，自稱大單于，據離石，庇國號漢，稱漢王，卽帝位，遷都

於平陽，爲「五胡亂華」之首。始西晉永興元年甲子，終東晉咸和四年己丑。凡三主，共二十六年。後趙石勒滅之。

劉淵。在位六年，僭號改元者三——元熙四；永鳳一；河瑞一。

劉和。淵之子，立一月，爲聰弟所弑。

劉聰。淵次子，弑兄自立，在位八年，僭號改元者四——光興一；嘉平四；建元一；永嘉二。

劉粲。聰之子，立一月，爲靳準所殺。劉氏男女無長幼，皆棄於市，發淵聰塚，斬聰尸，焚其廟。

劉曜。聰族子，討靳準自立，改國號趙，在位十二年，爲勒所殺。僭號改元者一——光初十二。

〔後趙〕石勒，上黨人，係羯人，晉惠帝太安中，爲羣盜歸劉淵，以爲平蜀。後自爲趙王，據襄國，滅前趙，卽帝位，徙

都平漳，爲「五胡亂華」之始。從東晉大興二年己卯，終永和七年亥辛，七主，共三十三年，冉閔滅之。

石勒。在位十五年，九年無年號，僭號改元者二——太和二；建平四。（以胡僧佛圖澄創搜胡經，以扶「胡教」）

石宏。勒之子，立一年，爲勒從子石虎所弑。勒種無遺，僭號改元者一——延熙一。

石虎。勒從子，弑石宏自立，遷都鄴，在位十五年，僭號改元者二——建武十四；太甯一。

石世。虎嫡子，立一月，爲庶兄石遵所殺。

石遵。虎庶長子，殺石世自立，十月，爲石鑒所殺。

石鑿虎之子，立二月，改元青龍，殺石遵，自立為虎養孫石閔，殺之。并石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無遺類。殺胡羯二十八萬人。

石祗，虎族子，立二年，因石鑿遇害，稱帝於襄國，為其將劉顯所弑。僭號改元者一——永甯二。

〔夏〕赫連勃勃，匈奴石賢王鮮卑之後，劉淵之族也，統朔方。始東晉義熙三年，丁未，終宋元嘉八年辛未。三主。

共二十五年。後魏大武滅之。赫連勃勃，在位二十年，僭號改元者四——龍昇六；鳳翔五；昌武三；真興六。

赫連昌，勃勃子，立一年，為後魏所擒。僭號改元者一——承光一。

赫連定，昌之弟，擊北涼，為吐谷渾所執，送魏。春，遂亡。在位四年，僭改元者一——勝光四。

〔後蜀〕李特，巴西宕渠人，晉武帝太康中，關西亂，百姓流移就穀，特隨流人寄食。蜀漢晉太安中，遂據益州，自

稱益州牧。子雄稱成都王，即帝位，國號「成」。始西晉太安二年癸亥，終東晉永和三年丁未。五主，共

四十五年，晉桓溫滅之。

李特，在位二月，僭號改元者一——建初一。

李雄，特之子，在位三十一年，僭號改元者三——建興二；宴平二十五；玉衡十四。

李期，雄兄之子，為雄弟壽所殺，在位三年，僭號改元者一——玉恆三。

李壽，雄之弟，弒期自立，在位六年，改國號「漢」。僭號改元者一——漢興六。

李勢，壽之子，在位三年，僭號改元者一——太和一；嘉甯二。（是年降於晉桓溫，偽漢遂亡。）

〔魏〕不在十六國數。始東晉永和六年庚戌，終永和八年壬子。前燕慕容儁滅之。

冉閔，魏郡內黃人，石虎養子，冒姓石氏，殺石鑿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在位三年，僭號改元者一——永興三。

〔前燕〕「五胡亂華」之一，慕容廆，小字弈洛，懷昌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號曰東胡，爲匈奴

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以慕容爲氏。又遼西廆父涉歸爲鮮卑單于，後遷邑於遼東，廆繼立，自稱鮮卑大單于，晉元帝封昌黎公，據鄴都。

慕容廆，在位三十一年，未有號。

慕容皝，廆之子，稱燕王，在位十六年。

慕容皝，皝之子，自卽帝位，在位十三年。先四年，無年號，僭號改元者二——元璽五，先壽四。

慕容暉，皝之子，降於苻堅，尋爲所殺，在位八年，僭號改元者一——建熙八。

〔後燕〕據中山（今定州），慕容垂，皝第五子，慕容皝封吳王，與慕容評相忌，奔秦，仕苻堅，尋寇晉，兵敗，後歸燕，自種燕王，定都中山，卽帝位，始東晉大元八年癸未，終義熙四年戊申，五主，二十六年，北燕馮跋滅之。

慕容垂，立十二年，二年無年號，僭號改元者一——建興十。

慕容寶，垂之子，立三年，僭號改元者一——永康三。

慕容盛，寶之子，立三年，僭號改元者二——建平一，長樂二。

慕容熙，垂少子，立六年，爲馮跋及慕容寶養子高雲所殺，僭號改元者一——光始六。

慕容熙，垂少子，立六年，爲馮跋及慕容寶養子高雲所殺，僭號改元者一——光始六。

高雲弑慕容熙自立二年爲倖臣離班桃仁殺之僭號改元者一——永始二。

〔南燕〕據廣固（今青州）慕容德之少子垂之弟也慕容暉封爲范陽王慕容寶以爲丞相領冀州牧遂

自稱燕王入青徐據廣固卽帝位始東晉隆安二年戊戌終義熙六年庚戌二主十三年劉裕滅之。

慕容德立七年僭號改元者一——建平七。

慕容超德兄之子立六年爲晉劉裕所執送建康斬之僭號改元者一——太上六。

〔北燕〕馮跋長樂信都人與高雲殺慕容熙推高雲爲主雲遇殺衆推馮跋卽天王位國號「燕」據昌黎（

今灤州）始晉義熙五年己酉終宋元嘉十三年丙子二主二十八年後魏太武滅之。

彌跋立二十三年僭號改元者一——太平二十三。

彌宏跋之弟殺跋之子而自立五年後魏太武所滅東奔高麗後見殺僭號改元者一——大興五。

〔前秦〕「五胡亂華」之一苻建略陽氏人世爲西戎酋長父苻洪晉永嘉之亂據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降

於石虎以爲都督關中罷歸枋頭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遂改姓苻氏自稱爲大單于三秦王斬麻秋所鳩子建斬麻秋嗣位入關都長安稱「天王」卽帝位始東晉永和六稱庚戌終宋元嘉十九年甲午七主四十五年後秦姚興滅之。

苻洪立二年無年號。

苻建洪之子在位四年僭號改元者一——皇始四。

苻生建第三子立二年苻堅殺之改元者一——壽光一。

苻堅。洪任之子，殺苻生自立，「稱大秦天王」，大舉寇晉，敗於肥水而還。國內大亂，爲姚興所殺，篡位二十九年。僧號改元者三：——永興二，甘露六，建元二十一。

苻丕。堅長庶子，稱帝於晉陽，爲晉將所殺。立一年，僧號改元者一：——太安一。

苻登。堅族孫，稱帝於隴東，爲興所殺。立八年，僧號改元者一：——太初八。

苻崇。丕之子，即帝位於湟中，爲涼王乾歸所殺。立一年。

〔後秦〕「五胡亂華」之一。姚萇，赤亭羌人，世爲羌酋，仕苻堅爲龍驤將軍，弑堅，自稱秦王，據長安。始東晉太元

九年甲申，終義熙十三年丁巳。三主，三十四年。晉劉裕滅之。

姚萇。在位十年，僧號改元者二：——白雀三，建初八。（以胡僧鳩摩羅什僞造胡經以扶胡教。）

姚興。萇之子，在位二十二年，僧號改元者二：——皇初五，宏始十七。

姚泓。興之子，在位二年，降於劉裕，執送建康，斬之。僧號改元者一：——永和二。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父司繁，降苻堅，使鎮勇士叫卒。國仁代鎮。苻堅敗，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苑

川王據金城蘭州，一云據鄴。始東晉太原十年乙酉，終宋元嘉八年辛未。四主，四十七年。夏赫連定滅之。

乞伏國仁在位三年，僧號改元者一：——建義三。

乞歸。國仁弟，稱河南王，秦王爲兄子公府所殺。在位二十三年，僧號改元者二：——太初二十，更始三。

熾盤乾。歸子，在位十七年，僧號改元者二：——太康八，建弘九。

慕永熾盤子嗣位四年，赫連定滅之，僭號改元者一——永宏四。

〔附魏紀元〕

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有國焉，是爲詰汾。詰汾生力微，力微生猗盧，晉封爲代王。傳至孫什翼犍，爲苻堅所併。什翼犍之孫珪復自立，爲代王，遷居定襄之盛樂，改稱魏王。後居平城，卽位爲帝，以「土德王」。孝文改姓元氏，遷都樂陽，定爲「水德王」。繼西晉金德也。始道武帝丙戌卽位，終孝武帝甲寅棄國而奔長安。十三立共一百四十九年，分爲東西魏。

丙戌。道武帝。姓拓跋名珪，什翼犍孫，以「土德王」。爲子紹所弑。在位二十三年，壽三十九，改元者四——登國十皇始二天興六天賜五。

已酉。明元帝。名嗣，道武帝長子，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改元者三——永興五神瑞二泰常八。

甲子。太武帝。名壽，明元帝子，在位二十八年，壽四十五，爲宦官李愛所弑，改元者六——始光四神鹿四延和三

太延四。太平真君十一正平二。

壬辰。文成帝。名濬，太武嫡孫，在位十四年，壽二十六，改元者四——興安一興光一太安五和平六。

丙午。獻文帝。名弘，文成帝子，爲馮太后所酖，在位六年，壽二十，改元者二——天安一皇興五。五年卽孝平延平元年。

辛亥。孝文帝。名宏，獻文子，改姓元氏，定爲「水德王」。繼西晉金德，遷都洛陽，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改元者

三——延興五承明一永和二十三。

庚辰。宣武帝。名恪，孝文子，魏業始衰，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三，改元者四——景明四正始四永平四延昌四。

丙申。孝明帝名詡，宣武子，六歲卽位，胡太后臨朝，復爲所鴆。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改元者四：——熙平二；神龜一；正光五；孝昌五。

臨孔寶之子，方三歲，太后立之。爾朱榮舉兵至洛，并弑胡太后之子河。

戊申。孝莊帝子名攸，彭城王勰之子，爾朱榮迎立，爲爾朱兆所殺。在位二年，壽二十四，改元者一：——永安庚戌。

東海王名華，太武曾孫，爾朱兆所立，又廢之。改元者一：——建明。

庚戌。節閔帝名恭，獻文孫，廣陵王羽之子，爾朱世隆所立，高歡鴆之。在位二年，壽三十五，改元者一：——普泰二。

安定王名朗，章武王融之子，高歡所立，又廢之，尋見殺。改元者一：——中興一。

壬子。孝武帝名修，孝文孫，廣平王懷之子，高歡所立，惡歡執，及西奔長安，依宇文泰，尋爲泰所鴆。在位三年，壽二十五，改元者一：——承熙三。

〔東魏〕據洛城，後遷鄴。孝武帝西奔，宣甲，高歡迎立，孝靜帝西奔。一主，十七年，高洋篡位滅之。

甲寅。孝靜帝善見，清河王睿之子，武帝出奔，長安，高歡立之。子洋篡位，封中山王，尋殺之。在位十七年，壽三十八，改元四：——天平四；元象一；興和四；武定八。

〔西魏〕據長安，始孝武帝甲寅，西奔長安；乙卯，文帝卽位，終恭帝丙子。三主，共二十二年，宇文覺篡位滅之。

乙卯。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愉之子，宇文泰鴆武帝而立之，初封南陽王。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五，改元者一：——大統十四。

壬申。廢帝名欽，文帝子，在位二年，不改元。宇文泰廢之。

甲戌。恭帝名廓，文帝子，廢帝弟。宇文泰所立，復姓拓氏，在位三年，不改元。宇文泰子宇文覺篡位，尋爲所殺。

〔宋〕始武帝庚申，篡晉自立。料順帝已未，八主，共六十年。蕭道成篡位滅之。

庚申。宋武帝，姓劉名裕，小字寄奴，彭城人。漢楚元王二十一世孫，誅桓玄，滅後秦，南燕，晉封宋公，進爵爲王。遂

篡晉而自立，承晉「金德」以「木德王」。都於建康，篡位三年，壽六十，改元者一——永初三。

癸亥。少帝義苻，小字車兵，武帝長子，在位一年，遊戲無度，爲徐羨之所廢。壽十九，改元者一——昇平一。

甲子。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在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弑。壽四十七，改元者一——元嘉三十。

劭弑父自立，孝武殺之，僭號改元者一——太初。

甲午。孝武帝，名職，小字道人，文帝子，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五，改元者二——孝建三；大明八。

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子，在位一年，無道，壽寂之，弑之而立東湘王彧。改元者一——永和，改景和。

乙巳。明帝，名彧，文帝子，在位八年，壽三十四，無子，以妾與嬖倖李道兒生子繼位。改元者二——泰始七；大豫一。

癸丑。廢帝名昱，實李道兒子也，在位四年，壽十五，爲蕭道成使楊王夫所弑。追廢爲蒼梧王，僭號改元者一——元德四。

丁巳。順帝，名準，明帝子，蕭道成成立之。在位三年，壽十一，爲蕭道成所篡，尋殺之。改元者一——昇明三。昇明三年即

齊高帝建元元年。

東晉演義後二國目錄

- 元帝願詔赦天下
匹磾殺太尉劉琨
劉曜石勒討靳準
石勒自稱後趙王
羊鑿有罪以除名
譙王昉爲湘刺史
代賀僞謀弑其君
王導執表涕周顛
王遜怒甚冠裂卒
成立兄子爲太子
陶侃勸人惜分陰
卞壺父子死忠孝
石虎率衆擊前趙
諸軍討蘇逸誅之
趙王勒卒太子立
- 鄧伯道棄子留姪
代王鬱律破劉虎
石勒獻捷於劉曜
宇文氏攻慕容廆
子遠獄諫趙王曜
段匹鄆死於忠義
王敦舉兵謀逆叛
湘州譙王死忠義
平先以衆擊陳安
王敦舉兵謀逆叛
戴洋風角占通神
亮嶠推侃爲盟主
侃將誅峻於石頭
陶侃舉兵討郭默
石虎殺劉后石堪
- 李矩遣將奪漢營
劉約死去復還魂
劉曜歸位於長安
末杯以兵攻匹磾
祖逖計運土爲糧
帝以戴淵拒王敦
王導待罪於闕下
元帝崩太子卽位
趙擊涼州張茂降
明帝私視王敦營
明帝託孤與王導
郗鑿王舒赴國難
佛圖澄起死回生
趙誅祖約夷其族
張淳假道通建康
- 漢以王沈婢爲后
靳準謀滅漢王粲
祖逖興兵討陳川
趙將尹安降李矩
張賓計修祖逖墳
石勒召封仇人爵
王敦殺周顛戴淵
郭璞葬致天子問
趙封世子永安王
王導計氣王敦死
亮徵蘇峻爲司農
嶠侃會兵討蘇峻
後趙王勒獲劉曜
石勒自問古何主
成王卒李班卽位

石虎弑主自卽位
燕王稱藩於趙國
龔壯上封得失事
趙王發兵伐燕國
慕容皝擊高句麗
燕罷苑囿給新民
桓溫帥師入代蜀
戈仲以兵討梁續
冉閔監主殺胡羯
魏主冉閔圍趙王
江道獻計破姚襄
負殊以舌下西涼
燕王託孤慕容恪
哀帝崩立司馬弈
慕容垂逃降苻堅
秦王堅赦慕容暉
王謝新亭迎桓溫

張駿上疏請北伐
李壽殺其主李期
翳槐卒立什翼犍
劉翔代求封燕王
時擬深源如管葛
漢王殺其弟李廣
漢主面縛輿櫬降
圖澄蘇石歸天竺
冉閔殺鑿攻號魏
桓溫移軍駐武昌
桓溫帥衆出伐秦
太后歸政於穆帝
晉哀帝登龍卽位
司馬勳破攻成都
孫盛作兩晉春秋
王猛辭賞不受封
苻堅舉兵敗漢中

趙作大武東西宮
趙王虎伐慕容皝
何充庾冰恭政事
漢修宮庭殺僕射
燕王皝滅宇文部
涼州謝艾破趙兵
石宣謀父不進誅
晉燕帥師伐趙國
燕王擊趙拔蘇城
燕王興兵執魏主
王猛披褐謁桓溫
苻堅備儀聘王猛
桓溫戲星人王見
苻氏五公皆謀反
王猛舉兵伐燕國
桓溫廢主立新君
王猛疾疏謝秦王

趙王虎殺太子邃
庾亮欲攻王導止
趙人入寇陷沔鄉
成帝崩立瑯琊王
孝宗穆帝卽龍位
其奔舉兵攻成都
趙立子世爲太子
石鑿殺遵而自立
常侍辛謐不食死
殷浩興兵去伐燕
秦苻生妄殺大臣
燕王購虎尸鞭沒
天錫弑君而自立
桓溫伐燕大販還
鄧羌寢協司隸戰
文帝崩立孝武曜
姚萇以兵下涼州

苻浴以兵伐北代
韓氏女築夫人城
秦王集議寇江東
安玄圍棋賭別墅
慕容垂謀復稱燕
苻丕求救於謝玄
秦遣姜讓責燕王
拓拔珪大霸牛川
後秦王還斬荀曜
太子寶敗恭合陂
魏主舉兵大伐燕
慕容德稱主滑臺
孫恩聚衆寇江南
李嵩自種西涼王
劉裕寡兵退孫恩
南涼禿髮傳擅立
馮遷抽刀誅桓玄

北代使不辱君命
苻丕攻陷襄陽城
秦王堅親征江南
八公山草木化形
慕容垂大破秦兵
慕容文殺劉庫仁
苻堅避難五將山
代王會議國號魏
燕王老叩囊底智
燕王鑿道去伐魏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燕王寶走奔龍城

秦王以代分二部
謝玄帥兵救彭城
謝安合肥退秦兵
石玄破秦百萬兵
慕容垂已復燕詐
姚萇以兵攻新興
姚萇執縊秦王堅
呂光考覈殺尹興
姚興舉兵伐苻登
燕太子慕容寶立
慕容盛復登燕位
慕容盛復登燕位
慕容盛復登燕位
慕容盛復登燕位
慕容盛復登燕位
慕容盛復登燕位
慕容盛復登燕位

謝安薦任於朝廷
秦王舉兵討苻浴
安合肥論兵大戰
呂光率兵伐西域
姚萇反秦爲後秦
高蓋謀立慕容冲
呂光還國奪西涼
秦王登與後秦戰
慕容垂舉兵伐魏
孝武暴崩立太子
魏以甲子拔中山
慕容德謀都廣固
涼王卒誠諸子和
蒙遜謀叛弑段業
桓玄陷建業篡位
桓玄挾帝走江南
慕容造立爲燕王

馮跋卽位於昌黎

劉裕入峴「虜在掌」

裕以「往凶」獲燕王

劉毅大破盧循兵

惠度計迎斬盧循

劉裕兵函取城都

劉裕發兵討休之

劉裕假道於魏王

赫連勃勃取關中

勃勃封尸「獨饅台」

燕王以兵拒劉裕

盧循以兵寇建康

劉裕罪斬徐赤特

劉毅出刺於荊州

長民用計破劉裕

魏占「熒惑」在「東井」

魏王賜浩「御嬖醜」

義真尖敗回建康

穆之勸裕刺揚州

劉裕進兵攻廣固

道規焚書固江陵

道覆以兵寇江陵

劉毅據荊州謀反

劉裕東府斬長民

劉裕與兵大伐秦

鎮惡流舟畢糧戰

宋公受晉之禪位

劉裕抗表伐南燕

玄文獻計塞五龍

何無忌握節身死

盧循敗回取番禺

鎮惡百舸土劉毅

熾盤虛乘執虎臺

姚紹督兵拒潼關

劉裕滅秦誅姚泓

宋公劉裕卽帝位

東晉演義（後三國）

起自東晉 建武元年，四月丁丑歲。

止於東晉 太甯元年八月甲申歲。首尾共八年事實。

元帝頒詔赦天下

卻說晉中宗元皇帝司馬睿，字景文，乃宣帝曾孫，瑯琊王司馬覲之子，初爲安東將軍，因愍帝被僞漢劉聰所弑，諸將固勸，乃卽大位於建業，國號東晉，改元建武元年。

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六。（昔魏文帝篡漢，任司馬氏爲相，世執魏政，魏明帝時，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像，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按司馬懿啓封於晉，至愍帝方及七代，應「七馬」數也。懷愍二帝，值五胡亂華，爲賊劉聰所擄，帝乃瑯琊王也。同西陽王義等五王渡江來，父老裹糧而歸之，遂據地建業，而爲都焉。是爲東晉。元帝時有「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之說。其帝實非司馬氏也，乃瑯琊秦王妃夏侯氏，因與小吏牛金通所生，而冒司馬姓，實牛姓是也，是應「牛繼馬後」之讖也。）元帝旣卽大位，乃赦天下，其餘文武增一等。帝與文武商議，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恩爵，以爲晉且可以息檢察之煩，塞巧僞之端也。」帝不從。羣臣又請更立太子，司馬紹爲皇太子，帝從之。紹仁孝喜文辭，好武藝，且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丰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庾亮妹爲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紹。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法聖心。」太子納之。史說劉隗子大連彭城人，少有文翰，因避亂渡

江帝以爲從事中郎。帝既卽位，委以重任，深器重之。時廬江太守梁龕，明日該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當丞相長史周顥等數十餘人，知龕有喪服未滿，而實會非禮，乃會劉隗入見元帝，奏梁龕慢服之愆。因上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古訓猶在。况龕匹夫，暮飲朝除，慢服之愆，宜肅紀律，請免龕之官。」帝納之，減龕俸一月。於是羣臣無不憚之。

鄧伯道棄子留姪

史說初鄧攸字伯道，平陽人。祖父鄧殷，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請人圓夢，占者曰：「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子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後果應其夢，遷爲汝陰太守。及至攸，父早喪，少孤，與弟同居，爲鎮東將軍。賈混甚厚遇之，攸常詣其府，賈混以百姓案訟之事示攸，因謂曰：「卿能爲我一決乎？」攸不悅曰：「孔子云：『德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賈混因此奇之，以女妻攸。至是石勒兵至，百姓皆逃，鄧攸以牛馬負妻子，而又被勒兵掠去牛馬，只得步走，以籬自擔其兒及弟之子，鄧綏而行。攸自度盤纏稀少，恐不得兩全，乃謂妻賈氏曰：「路遙途遠，盤纏稀少，宜減一口，方可保全到南。」賈氏曰：「可棄綏也。」攸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與你年紀未老，後當有子矣。」妻泣曰：「恩不及如夫婦，親不及如父子，君何捨子而留姪耶？」攸曰：「今事急了，不得不棄。若留子棄姪，弟必絕嗣，傍人謂我不義。」由是妻大哭而從。鄧攸乃放子於路，抱綏而走。其子朝棄暮趕，及明日，攸以繩縛於樹而去。來至江東，元帝聞其義，以鄧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太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鄧攸。攸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太守。因稱疾辭職歸。郡有常例，凡守辭職者，送迎錢至數百萬，因此吏民以其錢送攸，攸不受一錢。於是百姓數千人，不忍其去，乃留牽攸船，船不得行。攸乃少停，至夜中密發遁去。故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

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攸歸家，思自棄子之後，妻不復孕，乃置妾某氏，因詢其家屬，妾說是北人，遭亂流落至此，因道父母名姓，乃攸之甥。攸遂嫁之，不復畜妾，因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時晉帝遣使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廆既受其爵，以攸遂爲龍驤長史，以劉翹爲主簿，命遂創朝儀。『裴嶷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郡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爲西討之資，未可便尊以撰朝儀。」廆悅之，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務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皆嶷之力也。」

李矩遣將奪漢營

卻說滎陽太守李矩，聞洛陽太守趙固帥兵攻漢，被漢太子粲兵所敗，乃遣將軍郭默、郭誦領軍一萬來救趙固。誦等既領兵出，謂部將耿稚曰：「今漢太子劉粲屢勝趙固，必不設備，更謂困窮無救，不知我等動兵，你可引精騎八千，曉行夜伏，去到漢營，待夜舉火，燒其積壘，擂鼓吶喊，稱道晉兵百萬，在此劫營，彼必自相殘殺，乘亂而入，可得漢營，彼必逃潰。若得其險要，則劉粲可擒。」稚得令，卽出，引精騎八千，依計而行。來到漢營，果無準備，至夜耿稚令諸將放火，鳴鼓吶喊。漢太子劉粲聞知，晉兵劫寨，乃引腹心踰營先走，特據陽城。漢兵無主，俱各不知是計，以爲晉兵已殺入營，又黑夜並不相認，俱各自相殘殺，亂竄逃潰，耿稚等乘勢殺散其衆，入擄其營，救滅其火。於是稚等獲漢器械軍資，不計其數。漢王聰聞知，大驚，急使太尉泡隆帥騎二萬來助太子劉粲，合兵圍住其營。稚見李矩大兵不至，令軍士殺所獲牛馬而食之，放火焚其軍資，以兵突圍而出，奔武牢關屯住。於是趙固得此一軍爲救，徐徐而退屯住。朝廷聞知，李矩遣將大破漢太子劉粲之兵，使人特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卻說都尉陳安與相國司馬保舉兵逼上邽縣，保便使告急於張實，實遣步騎一萬救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司馬保欲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知而言於實曰：「南陽王輕忘大體，而萌欲自尊，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實從之，遣牙門將軍蔡忠奉表詣

建康及至，晉王已卽帝位，重賞蔡忠而還。然實竟不用江東年號，自稱建興。四月，帝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於是導使從事顧和等行揚州郡國從事，去而復返，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明察爲政耶？」導咨嗟稱善。時漢「螽斯則百堂」，火焚，燒死劉聰之子二十一人，聰痛哭不已。

漢以王沈婢爲后

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劉聰聞知，立以爲其皇后。當尙書令王鑿中書監令崔懿之、曹恂上書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王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后土執饋，皇后必擇世德名媛，幽嫺淑善，副四丁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之追母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祚百世。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奈何！一旦以婢主臣，恐無福於國家也。」漢主不納，鑿又諫曰：「借使沈之弟女形餘卻醜，猶不可以塵椒房，况其家婢耶？」聰大怒，命王沈收鑿等三人誅之。鑿等臨刑，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耶？」鑿睜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鼠輩與斯準耳！」懿亦叱進曰：「汝心梟獍，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言訖而死。朝中無不嗟嘆。

匹禪殺太尉劉琨

卻說劉琨世子劉羣，爲段末杯所得，末杯厚禮之。許琨爲幽州刺史，欲與襲之。兄匹禪密遣人齎羣書，請琨爲內應，使人爲匹禪邏騎所獲，將其書來與匹禪。匹禪以其書示琨曰：「吾意亦不疑公，因以白公耳。」琨曰：「吾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公可察之。」匹禪初無害公之意，將聽其還屯。其弟叔渾諫之曰：「劉琨雖無謀害之心，必定決謀歸之意，若聽其一面之虛詞，放還其屯，決不可制矣。不若留之。」匹禪遂留琨，不與還屯。會代郡太守辟閔

嵩潛謀欲襲匹磾而不留琨。事泄，匹磾令人收劉琨縊殺之。劉琨從事盧諶等聞琨被匹磾所害，帥琨餘衆來依末杯，末杯受之。朝廷已知，以匹磾尙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第宣匹磾之過，溫嶠聞琨被害，上表稱劉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磾死，帝方加贈琨外尉，諡曰「愨」。於是夷晉之人俱恨匹磾。初溫嶠爲劉琨奉表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帝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辭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粲逆未梟，請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不得已受拜爲散騎侍郎。時六月，帝以刁協爲尙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救時弊，每崇上抑下，排阻豪族，爲王氏所疾。諸瑣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

代王鬱律破劉虎

七月，鐵佛國劉虎，名劉武，先與猗盧在并州結仇，及回國，聚數萬衆，前來復仇。殺至北部，北部大人告急於代王鬱律。代王盡起本部軍兵來援。武軍於盤河布陣，代王列陣橋西。於橋上大呼曰：「背主之徒，如何不見？」武亦乘馬而出，指代王曰：「你先助劉琨以殺吾，今特來復仇耳！」代王曰：「昔先帝以汝爲不忠不義之人，助桀爲虐，故約劉琨殺汝，汝不知悔，反逞狼心狗行，尙欲來侵吾地耶？」劉武大怒，策馬挺鎗，直殺上橋。代王看見，忙使東部大人上橋迎敵。東部大人躍馬而出，與劉武交鋒，戰有十合，武抵當不住，撥回馬便走。東部大人乘勢追趕過橋，武走入陣中。東部大人拍馬選入陣來，如入無人之境，往來在陣中追趕。武手下健將四員，接住廝殺，被東部大人刺一將下馬，其二將奔散。東部大人追劉武透陣後，武只得棄衆望山谷而逃。東部大人驥馬在後，厲聲高叫，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一死。武弓箭盡落，頭盔墜地，縱馬逃出寨外而去。其部落盡降於代王。代王遂有西域之地，兵馬精強，復振北方。

劉約死去復還魂

卻說漢主聰子劉約死去，一指尙溫，遠不敢殯殮。忽然甦醒，對宮人言：見祖父劉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山。見諸王公卿將相死，悉在宮室，宮室甚是雄壯，號曰「象珠雕國」。當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王，久待汝父爲之王耳。波父後三年當來，來後中國大亂，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日約拜辭而歸，道遇一猗尼渠餘國國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吾遺漢皇帝。」因謂約曰：「劉郎後年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甦起，使左右去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大王，敬信遮須夷國大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劉約馳將此玉呈上聰看，及見元海之言，一一奏上。漢王聰聽此說，大悅曰：「吾不懼死矣！」後聰死，果將此玉同交之。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或奏曰：「上下當爲三分，願陛下早爲之所。」漢王弗聽，怒入後宮，悶悶不已。遂寢疾，遣使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二人皆固辭不至。於是聰乃以劉曜爲丞相，領雍州牧，石勒爲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劉景，濟南王劉驥，并錄尙書事，以靳準爲大司空，皆迭奏事。次日將危，召太子劉粲，并靳準入臥所，流涕滿面，囑以後事，準亦涕泣曰：「陛下善保龍體，不須煩惱。」聰曰：「朕今日不豫，以太子託卿，卿宜盡忠王室，不懷二心。」準叩頭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志？陛下將息龍體，臣等必盡犬馬之報。」是夜聰崩，計在位九年，改元者三。宮人報知太子，太子與百官舉哀，發喪已畢，靳準與羣臣扶太子劉粲登位，爲漢主，俱各山呼萬歲。君臣禮畢，國號大漢，漢王封靳準爲大將軍，錄尙書事，一應國軍大事，皆決於靳準。漢主粲晨夜恣淫，姦宿劉聰之后，靳氏宣氏樊氏王氏等妃。此五皇后皆年未滿二十，並有國色，故粲貪恣，不出理政。當靳準見漢王粲淫亂無道，陰有異志，私謂粲曰：「邇聞上洛濟南諸王，欲行伊霍之事，陛下宜早圖之。」粲信之，使人收劉景、劉驥，殺之，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

靳準謀滅漢王粲

八月，靳準與弟靳術商議曰：「今漢王粲無道，烝亂宮室，不理朝政，吾欲勒兵誅之，取其天下，你可助我一臂之力，共享富貴，願從兄命。」來日，弟與吾二人勒兵入宮，盡誅劉氏，百官自從。」計會已定，次日，靳準靳術兄弟各披甲執銳，領甲兵二萬人，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闔宮，不論大小，盡皆殺之。靳準斬關而入，樊陵許相出殿來呼：「不得無禮！」術立斬二人，以下盡皆奔走。趙廣夏勝四個，趕在翠華樓上放火，跳下樓，就樓前剝做肉泥。宮中火焰冲天，漢王粲同五皇后，并內省宮屬，復從走北宮。靳準正在宮中，環甲持戟，立於閣下，望見漢王擁五后過來，大呼：「烝賊休走！」喝衆軍向前，將漢王粲并五后擒住。又令軍士入宮，將漢王宗室劉氏男女，少長盡皆殺之。準自出坐殿上，靳術領甲兵環立四邊，命手下軍呼集百官。至殿下謂曰：「今漢王粲不親政事，淫亂太后，吾故殺之，自代其位。諸大臣順者高官，逆吾者必誅！汝等心下何如？」羣臣皆不敢逆，只得山呼萬歲畢。準自謂曰：「吾自稱爲大將漢天王也。」又謂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下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於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又命武士將漢王粲并五皇后宗室男女，少長三百餘人，斬于東市。又使人發掘元海劉聰墓，取出棺槨焚之，燒其宗廟，盡皆滅之。靳準既即天王位，以弟爲丞相，總督中外諸軍事。又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沽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卿等輒率衆扶持梓宮以還，請以上聞。」李矩得其語，馳遣人上聞之於晉帝。晉帝大悅，使大常韓胤等前去奉迎梓宮。靳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弑主逆賊，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再以吾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卻說相國劉曜，聞平陽大亂，每日涕哭，自長安發兵討之。石勒聞知，亦帥精兵五萬，以討靳準。據襄陵北原，靳準探知二處起兵，亦引兵十萬來迎戰。勒堅壁以挫之。十一月，呼延晏私奔來報相國劉曜，時曜兵至壘，延晏迎著，哭說靳準謀逆之事，相國曜大哭昏倒在地。衆將急曰：「死者不可復生，痛之

蕭益曜停哀，命將士舉哀數日，晏入內曰：「今少帝爲賊所弑，殿下宜卽大位，以安衆心。」曜從之，乃卽皇帝。於赤壁，改元戊寅爲光初。元年，下詔以石勒爲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爲遣公。於是勒始進兵攻準，平陽以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從於所部。

劉曜石勒討斬準

卻說斬準，自料不能迎敵石勒，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大怒，將卜泰囚之，使人送與漢主曜。曜釋之，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

使朕及此，其功大矣！并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汝可回以白之。」卜泰還以曜語與言之，斬準

不從。將軍喬泰等見準不從，引兵入城，將準誅之，推斬明爲主。又遣卜泰奉傳國玉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斬明。明帥兵出與勒戰，大敗回城，不敢復後交兵。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晉帝以王敦爲荊州刺史，又詔羣卿各

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曰：「胡賊猾夏，梓宮未還，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求實德，惟尙清談，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

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矯蹇爲簡雅，三失也。世所思者，陸沉泥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以從順爲善，相遠見貶，安得朝有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

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尙書陳頤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

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有到者託疾，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刑者官，尙書郎孔坦謂：「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異於不試，冒昧來赴，若加署，是爲謹除身者失，行僥倖者得官，頹風傷教，忍從

此始，不若一切罷之，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待至七年而試。卻說晉司馬煥乃鄭夫

人所生之子，時年二歲矣。沾疾將危，晉帝甚愛之，封瑯琊王而卒。帝命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右常侍孫霄諫曰：『古者凶荒殺禮，况今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典禮所無，安崇飾如是乎？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從。正欲退殿，忽聞報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帝大怒，即詔下邳內史劉遐、泰山太守徐龕二人引兵討之。卻說石勒見靳明不出，親驅大衆攻平陽，甚急。靳明遣使求救於劉曜，曜佯許之，使人以一萬軍迎之。明不知是計，以爲是實。况石勒攻得甚緊，明乃帥平陽士女一萬五千棄城奔漢，來降劉曜。被曜賺去，收靳氏男女二百人，皆斬之。石勒見靳明奔曜，乃引衆入平陽，焚其宮室，修其故陵，收聚以下百餘口葬之。撥守置戍而歸襄國云。大興二年，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趙京小國二大國一，後趙四僭國。二月，劉選徐龕各以兵二萬來擊周撫，相持月餘，互各勝負。初，掖人蘇峻屢被漢兵攪擾，不能得安，乃帥鄉里結壘自保。遠近之人多來附之，衆至二萬餘人。曹嶷惡其強盛，將發兵攻之。峻覺帥兵浮海助劉選，共擊周撫。是日交鋒，蘇峻驍馬與周撫交鋒，不兩合，撫殺敗。劉遐、徐龕各收兵還鎮。劉遐奏蘇峻討撫之功，晉帝降詔以峻爲進陵內史，鷹揚將軍。峻自是歸晉。

石勒獻捷於劉曜

卻說石勒既克平陽，遣左長史王修持書獻捷於漢。漢主曜大悅，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使人去訖。王修亦還。先王修同舍人曹平樂來漢，劉曜留之爲常侍，因此平樂爲漢，私言於曜曰：『勒使王修來獻捷，實窺陛下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今陛下宜防之。』時漢兵疲敝，曜聽其言，乃使武士追及斬王修於市。探聽人回報石勒言漢斬修之故，石勒大怒曰：『同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彼既得志，將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彼也？』自此勒不受僞漢之用命矣。時三月，禮宜祀天地南郊，未曾建立。元章東羣臣會議郊祀，刁協等以爲宜待還洛陽祭之，今且罷。

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何必洛陽？』元帝從之，乃立丘於建康城之南地，帝觀祀之。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禮。帝詔瑯琊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帝旣而罷之。四月初，蓬坡塢王陳川，自稱陳留太守。先祖逖攻柳雍也，陳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旣還，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之，以頭背己，與逖有謀，將頭殺之，遂大掠豫州諸郡縣。祖逖大怒，自將兵來擊陳川，川以衆與戰，被逖破之。川大敗，只留一千餘人，恐不能敵，乃以凌儀縣使人降於石勒。勒受其降，拜爲將軍。卻說先徐龕與劉遐共討周撫，周撫被蘇峻殺敗而走，徐龕部將近及斬之。朝廷論功，劉遐爲先，徐龕居次，因此徐龕大怒，以泰山郡叛，亦降於石勒。勒受之，加龕秩位一等。

劉曜卽位於長安

漢劉曜旣卽大位，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爲皇后，立世子劉熙爲太子，立宗廟社稷。南郊北郊，改國號爲趙，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由是稱爲趙也。羊氏諱獻容，乃惠帝后，遭奸人之廢立，杯帝卽位，羊氏爲惠帝皇后，後洛陽敗，投於曜，執以爲妻。曜旣僭位，立爲皇后，政事皆與決之。因問后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天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百主，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是侍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因此言，趙主曜甚寵愛之，每日宴飲，不思遠圖之計。卻說南陽王司馬保自稱爲晉王，保旣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光謀叛，保遣兵擊之，遣使告急於張實。實亦遣韓璞以五千兵助之。陳安恐獨力不敵，乃使人降於成王李雄，雄納之，遣兵來助。於是陳安以衆來逼上邽，保堅守不出。會城中大饑，又爲安所困。會張實使韓璞引兵來救，因此城中得此消息，保出兵來應，兩下夾攻，殺敗陳安。陳安勢窮乃退，上邽百姓方纔得安。是時江東亦大饑，元帝詔百官各言時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尙道，以玄

盧玄夷爲放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也。」元帝納之詔命崇儒。

祖逖興兵討陳川

卻說祖逖帥五萬步騎攻陳川於蓬關石勒聞知遣石虎桃豹將兵三萬來救。祖逖始遷屯淮南石虎既至蓬關今陳川帥衆徙居襄國留桃豹守陳川故城自勒兵與川退還襄國去訖。卻說石勒又得陳川之衆遂帥兵五萬來寇幽州幽州無備被攻陷之。段匹磾在薊城聞幽州失守心中大懼恐來攻薊乃帥衆奔樂陵縣而據之。卻說梁州刺史周訪擊杜魯魯勒衆拒戰兩下交鋒戰四五十合魯措手不及被訪斬之其衆盡降。初王敦患杜魯因謂訪曰：「足下若擒得杜魯當相論爲荊州。至是訪破斬杜魯而回敦不用。又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朝廷已知元帝徵廙爲散騎常侍而以周訪代之。王敦忌訪威名難制從事郭舒亦說敦曰：「荊州雖荒僻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周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聞大怒敦引盡營解并玉璽玉枕遺之。訪擲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耶？」因此訪去襄陽務農訓兵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卽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卻說徐龕既降石勒以衆寇來掠濟岱諸境近臣奏知元帝甚憂之問羣臣誰去討之王導奏：「以太子衆衛率羊鑿乃龕之州里冠族能制之令其師兵五萬去討。」元帝從之封羊鑿左都督令帥軍討之。羊鑿辭謝曰：「臣才非將帥恐不克効望陛下另選良將。」郗鑿亦上表言羊鑿不可使。王導不從以羊鑿爲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及劉遐鮮單段文鴛等討之。於是鑿不得已領旨出朝點過精兵五萬擇日起行。

石勒自稱後趙王

卻說石虎與張賓等上言於勒曰：「今劉曜僭大位棄漢自號趙是逆宗統荒淫不理政事是無德也。吾等觀其久必敗定自爲人所擒。王侯本無植帝王豈有根明公宜加尊號以安百姓絕劉曜耳。」石勒曰：「孤本氏人得諸君相扶僥倖至此天下未定何敢爲之？」張賓又曰：

「今有內十二郡，趙國十二郡，合有二十四郡。爲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地方數千里，將士數百員，主公若登大位，命將佐出討，何堅不破？何敵不滅？主公再執不行，將士解體，民各生心。晉氏復起，誰人肯用命乎？不如主公且登後趙王位，以安衆心，可謂萬全之計。」於是勒始從之。石勒既卽王位，稱元年爲後趙元年，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詞訟，禁胡人不得凌侮華族。號胡人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農桑，朝會使用天子禮樂，加張賓爲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驃騎將軍，都督諸軍，賜爵中山公。時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謹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率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嘗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既以天子禮樂饗羣臣，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時有醉胡出入止車間，勒大怒，卽召宮門小吏馮翊至，責其不報白之故。馮惶懼忘諱，因對曰：「有醉胡乘馬馳，某呵禦之，而又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因是怨而不罪翊耳。」

宇文氏攻慕容廆

十一月，平州刺史崔愨，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甚不平。乃密遣人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約使起兵共攻之。愨所親高瞻力諫曰：「慕容氏部下軍多將廣，習足深謀，更兼地踰千里，糧料山積，攻之難克，退之結怨。莫若含忍以候其變，然後可爲之。」愨不從，發使去二國，說不旬日，皆執兵而至。於是宰牛殺馬，犒勞二國之兵，訖三國合兵，共五十三萬。次日起行來伐慕容廆。兵至城下，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愨所從，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未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默然。於是三國進兵攻棘城。廆令將士閉門自守，並不出戰。過數日，計以牛酒使人獨勞宇文氏，請兵退和。宇文氏受之。崔愨段氏二國，果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時宇文氏士卒二十餘萬，連營四十里，其大將悉獨官曰：「二國獨歸，吾獨取之。」因是進兵，慕容廆使人召使其子慕容

翰將兵入屯於徒何。翰入歸城內，見父廆曰：「彼衆我寡，難以取勝，兒欲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爲一，取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翰選精兵三千騎，屯於五十里之外，悉獨官聞之曰：「翰遠歸而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於是分遣五千騎擊翰，計以三千精兵伏於暗谷中，又使人假爲段氏使者，逆於道，假說大路有伏兵不可行。宇文氏信之，引兵從小路進兵，至翰設伏之處，將過大半，一聲鼓響，伏兵從暗谷中殺出，翰自以兵出迎，塞住去路。宇文氏兵被翰殺死，十停去其七停，餘者盡被殺之。翰忙使人入城報廆，使出兵擊其前，又使部將乘勝徑進，襲其後，自於中間接應前後，於是廆知翰勝，進兵，乃自披掛，帥衆出城大戰。前鋒始交，後兵接戰，兩下夾攻，殺傷甚衆。戰至十五合，翰率二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風起火發，宇文之兵燒死大半。宇文之衆大敗，折去三十萬人，悉獨官僅以身免而還。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悤聞之，懼奔高麗。廆入于平州，不忍絕其類，反以其子崔仁鎮遼東，官府百姓安堵如故。廆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其家，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彼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濟世難，擁戴帝室，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何如耳。」瞻猶不起，廆頗不平。瞻以憂卒。於是廆引衆還鎮，使裴嶷奉表，并將所得玉璽詣建康獻之。

末杯以兵攻匹磾

三年，趙光初三年，張茂先永元元年，後趙二年，二月，段末杯嫉兄匹磾仕晉，以十萬兵攻兄。匹磾以五萬兵出迎，兩下交戰，不三合，匹磾大敗而逃，被末杯追殺，傷去大半。不敢入城，走至冀州城下，叫冀州刺史邵續曰：「爾本夷狄，因慕義爲晉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聞言，卽帥三萬生力軍出城助匹磾，與末杯相戰，未十合，末杯大敗。匹磾與邵續追及，大破之。匹磾因勝，與弟文鴛帥衆來攻薊城。邵續收屯軍兵回冀州。後趙王勒探知邵續勢孤，况匹磾自去攻薊，冀虛無援，遣石虎將

兵攻冀州。石虎領兵將至冀州，分一萬人潛伏於青山之內，自引兵去攻城。邵續自出擊虎，交戰二十餘合，石虎佯敗，落荒而逃。邵續以兵追趕，走過伏兵之所，被伏兵殺出其後，虎引兵殺回，兩下夾攻，邵續遂被石虎執之，押至城下。令其招城上出降，續大呼：「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禪為主，勿有二心！」時匹禪聞石虎攻續，帥衆來助冀州，匹禪殺入城，共續子卻緝固守冀州。石虎見城不下，使人送續還襄國，白之後趙王勒，以續爲忠臣，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令克敵獲士，必生致之。初時吏部郎劉盾聞卻緝被石虎所攻，乃入內言於元帝曰：「北方藩鎮，惟餘卻緝一人，如使爲虎陷之，孤義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從。及是聞續屯沒，乃使人持詔以續仕位，以授其子卻緝。於是緝領冀州刺史矣。

趙將尹安降李矩

郤說趙將尹安及宋始四軍屯洛陽，乃以城降於青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後趙主勒聞知，帥胡虜守將未始一軍北渡河而去。於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矩，洛陽遂空。時三月，裴嶷至建康，呈上表及玉璽，元帝大悅，因問虜之行狀。嶷甚稱虜之威德，賢雋皆爲用之。朝廷始重之。帝欲留裴嶷在朝，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間，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情響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深惜也，故不敢從。」帝然之，遣使趙，嶷去拜虜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虜受命，極其歡悅。五月上，邽諸將謀殺晉王保，保不能撫衆任人，故遇害。保乃司馬模之子，體重八百觔，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是以及於難耳。先司馬故將陳安降也。成國保已死，乃自據隴右，聚衆五萬餘人，降於趙。趙王劉曜以陳安爲泰州刺史。

羊鑿有罪以除名

卻說王導舉羊鑿爲將討徐龕。鑿帥衆頓兵於下邳，不敢進。獨徐州刺史蔡約得命，帥騎兵二萬來擊龕。龕引衆拒迎，戰不十合，龕大敗，遣使求救於後趙主石勒。使其將王伏都帥兵一萬來救之。時王伏都淫暴不進助戰，龕疑其襲己，請其來赴宴而斬之，令使人來後趙，稱伏都罪狀，請別爲救。後趙王怒而不受，朝廷救鑿進兵，鑿猶疑，憚不敢進。於是刁協劾鑿之罪。元帝從其說，除名，詔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自慚以失譽，奏帝乞自貶。元帝不許。卻說京兆人劉宏，客居涼州，以妖術惑衆。張實左右皆信而事之。宏自言天與神靈，應王涼州。張實帳下，問涉等欲謀殺實而奉之。初實弟張茂，密知其謀，告之。實大怒，使兵五百去收宏。未及至，閻涉等已知，入殺實。實死，前所使五百之兵，已入天梯山，將劉宏執之而還。見實被害，衆遂將宏斬之，誅其黨閻涉等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實子張駿尚幼，推其弟張茂爲涼州刺史。茂以實子駿爲世子，茂代領其衆，安撫涼州。

子遠獄諫趙王曜

卻說趙將尹車解虎謀不一，巴魯氏徐庫彭等至，以酒相結謀。至半酣，車與庫彭言曰：「今主上不思遠圖，專寵女色，不久必敗。吾欲統所部之兵，出屯平陽，別作良圖。」恐獨力難爲，今請閣下同去與議，公意若何？」庫彭曰：「吾熟思久矣！無人戮力，故遲至今。既將軍亦有此謀，我等願作前驅。」車曰：「既閣下肯相附待，正月元宵夜，同引兵遁去。」言訖，二人飲得大醉，至三更始散。時庫彭二人飲酒之間，言來語去，說勝道強，早有察事人竊知，來報趙主曜。曜大怒，次早設朝，文武皆集。君臣禮畢，趙主命武士將尹車庫彭擒下，大罵曰：「朕何負汝，汝今二人謀反！」命武士執尹車斬之，又令太保呼延晏領御林軍，殺其部下五千人。又令殺庫彭。光祿大夫游子遠告赦不聽，又將庫彭等部下五千人，囚於阿房。過數日，趙主使領兵欲去殺庫彭五千人。游子遠固諫：「聖主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巴魯徐庫彭雖得罪，宜赦之，削其兵權。」

若殺之，其黨必然謀反，關外之地，非復國家之有！趙主不聽，子遠叩頭流血苦諫。趙主大怒曰：「你亦同謀，故相教耳！」使武士執子遠，幽於天牢。命御林軍去盡殺徐、庫、彭五千人。於是巴、會氏人聞知盡叛。關中應者三十餘萬，因此關中大亂，城門盡關，人不敢行。子遠在獄，不知庫、彭已殺，又使人上表苦諫道：「若殺庫、彭，非安社稷之計。巴、會氏人必然爲亂。」趙主愈怒，呼左右曰：「速與朕入獄，將子遠殺之。」中書劉雅、朱紀呼延晏諫曰：「子遠幽獄尙諫，所謂忠於社稷。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殺之愆。天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趙主意乃解，赦出子遠，封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趙王曜欲將討氏，子遠又諫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刑欲逃死耳。莫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有罪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爲不降？若其自知罪重，屯結不散，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爲陛下梟之！」曜大悅從之，即日大赦。遂使子遠領兵征討巴、會氏人。太平至雍城，城下屯住。次日二軍相迎。子遠單騎出陣，謂氏人部長曰：「前日徐、庫、彭大逆，故趙主誅之。君等如能棄兵前來，倒戈投降，不致滅族之患。若拒逆命，必點傾國之兵，使汝、氏人無種類矣。吾不與戰，汝等三思回話。」言未盡，氏人皆下馬投降，惟無氏宗黨保，爲陰密，不降。子遠帥衆陷其城，盡執而戍之。於是關外悉平。子遠振旅還都，從氏羌二十餘萬於長安。子遠入見趙主曜，曜大悅，以子遠爲大司徒，錄尙書事。子遠請立大學，趙王曜從之。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以教之。趙主曜作鄴，明觀及兩宮，凌霄臺，又營堯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鄴，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鹿臺而起凌霄，其爲費萬億。鄴明若給以軍，則可以兼吳蜀而並齊、魏；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棺金飾，其深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古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趙主曜大悅，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今悉罷

諸役壽陵之度，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二人領諫議大夫，又著鄴明固，以與貧民矣。

祖逖計運土爲糧

七月，晉祖逖與將韓潛，以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韓潛與豹相守四旬，逖軍糧盡，恐豹視虎來攻，逖計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將數千人擔米息於道，待兵逐之去，棄之而走。以其是實，時豹兵亦糧盡，士卒久饑，見逖運糧千餘人過去了，後又數十人擔米至，豹兵逐而獲之，是米將來見豹。豹果以爲逖士卒豐飽，因是大懼，連忙使人回襄國運糧，使人去了。運得糧米將至，祖逖聞知，又遣人密使韓潛帥精兵五千，從小徑邀之。運糧軍人見兵至，皆棄糧車而逃，潛盡獲其糧米，回以饋三軍。桃豹糧盡數日，運來的糧，又被韓潛奪去，恐士卒散去，令衆至晚遁走去。訖，逖知使潛回，帥兵進屯封丘，以逼之。逖自以衆鎮雍丘，於是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使人去和解，示以禍福，二人遂皆受逖之節度。於是朝廷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給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得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士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以相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主聞知邊境戍守之人，返已附逖，心甚患之。

張賓計修祖逖墓

勒問計於張賓曰：『邊境之人，近將附逖，將奈之何？』賓曰：『祖逖范陽人，極有勇略，若與戰，難以取勝。臣聞祖逖祖父母葬在吾成皋縣東，大王使成皋縣官吏修祖逖父母之墳墓，立起祠堂，使人看守之，代其四時享祭，彼必感吾之德，而不爲邊患矣。後趙主勒大喜，使人持書來成皋，以其意示縣官吏，知悉。其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素有丘首之思，其下幽州，可代修其祖父墳墓，爲置祠，四時祭享，彼必感恩不擾其境矣。宜速施行。』成皋縣官吏見書，卽尋訪逖之祖父墓，而修之，立

祠祭享，使人看守。早有人來報知祖逖，祖逖感激不已。時祖逖衙門童建，因與蔡內史周祕有仇，至夜連潛殺周祕。祖逖聞知，即欲拘童建治罪。重建乃逃來降後趙。主勒審知是祖逖部下之兵，即令斬之。修書一封，使人持童建首級，并書來報祖逖。逖大喜，折其書看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故不容而戮，使人呈之。外將軍祖氏之墓，雖在吾界，即吾父母之塋，已令人營祠守而祭之矣。」逖見書大喜，重賞使人，回書與去。自此以後，後趙有人來降者，逖皆不納。始抽回境上之兵。於是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朝廷知之，使降詔以甘卓代之。訪字士達，汝南人也。少沉默而能讓，周及元帝渡江，命訪參鎮東將軍事。智勇過人，討賊屢建大功。每入朝見帝，未嘗論功。同僚問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汝勳功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因此朝野之士皆重之。而訪善於撫綏，士卒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及卒，敦遣王舒監其軍。元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爲左丞。敦留不遣，却說徐龜戰敗，遂來降後趙。後趙王勒受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定九品，公卿及命各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正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譙王丞爲湘刺史

十二月，元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王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崇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驕

恣，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遠。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元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真澹如也。而敦亦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兇狡，知敦有恩志，陰畫策呈敦，敦寵信之。而敦上疏爲導訟屈，詞語怨望。佐軍譙王司馬丞忠厚有志行，元帝親信之。帝得敦疏，夜召丞入內，以敦衣示之。丞曰：「王敦權重心異，久則爲患，今觀其疏，詞意怨望不遜，陛下宜早防之。」劉隗爲言曰：

「敦疏謂陛下推腹心於我，其意將以我爲名爲亂也。不若委臣權而招義兵，待其顯而討之。」元帝不從。因是二人在宮中未出。次日會王敦使人表沈充爲湘洲刺史，元帝謂丞曰：「敦奸逆已著，朕爲惠帝，其勢不遠。湘洲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敦欲以充居之，爲亂何抵之？朕且逆其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此，雖身灰無益也。」帝然之，詔以丞爲湘州刺史。丞領詔命而行，過武昌，王敦聞知，只得出迎入內，以宴待之。酒半酣，因謂丞曰：「大王素雅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湘州久叛地面，恐致之難。」丞曰：「公未之見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耶？丞雖不才，且看吾之治湘耳。」敦無以對，聽其自去。送丞去了，入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爲也。且看如何。」譙王丞既至湘州，時湘土連年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湘地稍安，甚有能名。四年，趙光初四年，後趙三年，正月，徐龕復使人入朝降，晉帝受之。三月，日中有黑子，元帝甚憂，著作郎郭璞上疏曰：「陰陽錯謬，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昔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宜赦之，理亦如之。帝從之，發詔大赦境內。」

段匹磾死於忠義

却說後趙主勒使石虎以軍五萬攻匹磾於厭次。又使孔長以軍三萬攻其統內諸城，諸城悉拔之。虎兵至厭次圍之。匹磾使弟文鴛領兵出拒，與虎交戰，自旦至夜，連戰一百合，鴛力盡，被虎執之。鴛尤罵賊不已。虎使兵人監之。次日又攻城，匹磾見弟文鴛被執，已去右臂，心下大懼。集諸將商議，擬自單騎歸晉。邵濟之弟邵泊主降，不聽。復欲執朝廷，使人送虎請降。匹磾正色謂之曰：「卿不能以兄之志，遇吾不得回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臣，我雖夷狄所未聞也。」邵泊與緝竺等不聽其語，乃使人立降旂，開城門，與石虎之軍而入。虎入城，召匹磾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敵也。」虎先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見匹磾至，卽起迎之。及見其語，令人送匹磾文鴛邵泊緝竺等還襄國去。於是幽冀并三州皆

入於後趙。四殫等既至後趙，後趙王勒以四殫忠義，故不害之。而四殫見勒不爲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勒怒，乃將四殫文鸯邵洎皆殺之。

帝以戴淵拒王敦

七月，元帝見王敦兇逆，將顯爲亂，與刁協計議，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青徐四州諸軍事，以鎮淮陰。皆假節領兵，軍事以鍾合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四州諸軍事，以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征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淮陰，朝廷機事，進遠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教聞隗領兵鎮陰，使人遣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靖海內。隗亦遣人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見其書甚怒之。元帝知敦有異，故以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當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不宜聽佞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旣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之。史說戴淵字若思，廣陵人，有丰儀，性軒爽，少好游俠，不拘細行。常至洛爲劫盜，因遇機赴浴，若思見陸機船裝甚盛，遂與幫徒掠之。若思自登岸，據胡牀，指麾同伴取物，皆得其宜。機察之，皆非常人，在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劫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艫，還其行李而就此之。機與言，遂深加賞異，而與之絕交焉。後若思改舉孝廉，入洛陽，薦之於趙王倫。曰：「戴若思誠東南之遺寶，朝堂之奇璞也，何不用之？」因是倫乃辟之爲主簿，及倫敗，始過江歸元帝。帝深信之。由此有重任焉。却說豫州刺史祖逖，聞朝廷以戴淵都督六州，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智遠識，且已剪棘荆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是忡忡。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成，感激發病。至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無不流涕。皆爲立祠而祭之。其弟祖約發喪，申奏朝廷。至十月，元帝聞奏，祖逖身死，恐羯人犯境，乃使人奉詔，以逖弟祖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代領其衆。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佑國也。」俄卒於

雍丘故史臣謂：「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王敦聞祖逖死，益無所忌，專意謀貳。逖弟祖約既領其衆，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范陽李產被亂依逖，至是見約忠軀異常，乃帥子弟十餘人，閒行歸鄉里。

石勒召封仇人爵

却說後趙王勒，乃上黨武鄉羯人，思欲歸以省親。張賓諫之乃止。勒乃使人悉召武鄉耆老諸人赴襄國，耆老諸人皆至。後趙王勒大排筵宴，自與耆老論年齒而坐。歡飲語及平生，無不快活。先是石勒未遂時，與鄰居李陽房歲常爭麻池，迭相歌擊。至是李陽不敢來見，勒因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走吾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甯仇一匹夫乎？」卽又使人去請李陽。李陽乃至，拜伏於地請罪。勒喜扶起，與共醉。謔引陽臂而笑曰：「孤昔壓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言訖，賜甲第一區，拜陽爲參軍都尉。又與衆曰：「武鄉吾之豐沛，壽歲以後，魂靈當遊之耳！」復以貲帛給賞父老，以鄉比豐沛。從三世時，後趙王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乃重禁釀。郊祖宗廟皆亂酒行之。於是數年間，無復釀酒者。慕容廆聞中國無主，遣使過海入建康，勸元帝卽位。元帝既登大位，以廆忠慎，今始遣謁者去大棘城，以慕容廆爲都督。吉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謁者得詔，前來棘城封公。廆聞知，使人迎接入城，排香案跪聽披讀詔書，受其印綬。望南謝恩訖，大排宴會，款待謁者。次日以金寶名馬，與謁者還朝，以作進貢之物。廆乃始立郡，以統流亡。淮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兵郡，并州人爲庾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廆始承制除官府置僚屬，立子皝爲世子，作東賢，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覽政之暇，親臨教之。皝雄毅多權略，善經術，國人稱之。因是廆從子慕容朝鎮遼東，以慕容仁鎮平郭而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

代賀傳謀弑其君

却說代王鬱律大會羣臣，聞探事人回報，中華晉愍帝被劉聰所害，聰亦死，粲即位，亦被靳準所弑。今劉曜僭位，都於長安，石勒稱於襄國，晉元帝立於江南，天下大亂。時，近臣又奏趙王石勒，亦遣使至，乞和結爲兄弟之國。代王曰：『吾正欲取中原，豈與汝和？』皆命不納，斬其使而紀之。自此代王乃講武練兵，欲平南夏。有拔拔猗施之妻推氏，忌代王鬱律之強，恐不利其子，乃令其子拓拔賀傳陰結代王鬱律左右將佐，至夜入內，執律弑之，而立爲代王，盡領其衆。代王既被害，其次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知變，乃將什翼犍匿袴中而出逃。因祝之曰：『天苟存汝，汝則勿帝。久之不啼，因此私自逃奔外家，乃得免其大難，後長成人。』

王敦奉兵謀叛逆

永昌元年，隨光初五年，後趙四年，正月，王敦舉兵謀叛。史說王敦字處仲，乃司徒導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先王愷石崇以豪侈自尙，愷嘗置酒會客，王敦與導俱在席，愷令女伎吹笛，小失聲，愷便毆殺之。一座人咸改容。敦神色自若，愷又使美人行酒，分付道勸，客飲不盡，輒殺汝。美人行酒至敦前，敦故不肯飲，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美人得罪，遂勉強盡暢飲之。王導還而歎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岳見敦而嘆之曰：『蜂目已露，但喻聲未振，若不噬人，亦必爲人所噬。』先時王敦初事元帝，日漸驕厲，雅尙清談，口不言才色，因是負重望，專任閫外，控強兵，遂欲專制朝廷，而有問鼎之心。因是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酒後輒咏曹孟德樂府歌章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於是敦幾欲懷異。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廷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謝是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事。

時敦欲作亂，因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卿意如何？」鯤曰：「隗誠胎禍，城狐社鼠，豈能爲患？」敦怒曰：「庸汝才耳，豈達大體？」遂不聽之。史說王充之，字深猷，父王舒，丞相王導之從弟也。充之少最知名，總角來從伯王敦，敦甚愛之，謂其似己，恆以相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其時王敦與錢鳳、沈充及充之在帳中夜飲，充之佯醉辭曰：「姪已醉，欲去臥耳。」敦曰：「你快帳後涼牀上去睡，吾欲說話，一時間來。」於是充之就帳後涼牀上去睡。王敦以充之睡了，乃謂錢鳳曰：「吾欲以兵入建康，殺天子，誅大臣，自取帝位，其事何如？」鳳曰：「今天下洶洶，人懷異望，欲得晉鼎，明公若不首謀，恐天下英雄先有此心。若他人先起，則鹿走未定，今夕之策，宜早爲之，則大業必成。」敦曰：「然過旬日，可與吾調兵。」計議已定，錢鳳辭去。王敦欲來同充之宿歇，先時王敦與錢鳳之所謀議，是時充之已醒，悉聞其言，充之恐敦見疑，乃詐爲醉，便於臥處大吐，衣服便污。時敦果疑充之聽見，乃以燈燭入照，視充之，見吐於臥處，遂以充之爲大醉，不復疑之。至次日，充之辭敦曰：「姪來此日久，欲回視親。」敦曰：「你既回，吾使人送你回去。」言訖，喚十數軍人護送王充之還建康，却說充之還家，以伯王敦與錢鳳謀反之議，報知父舒。王舒驚曰：「吾兄何得行此滅族之事？」舒忙報與從兄司徒王導。王導曰：「可速奏於主上，以作準備，免吾一族之人，被其連累。」於是王導、王舒二人入朝，以其王充之所言，王敦與錢鳳謀反之議，奏知晉帝。晉帝曰：「既王敦謀反，可與兵討之。」王導曰：「宜准備守護防之，未可以勒兵擾民耳。」因此帝令諸將調兵守護城池，日夜巡視。却說王敦叛謀計定，乃使諸葛瑤、周撫等領兵爲前鋒，自與錢鳳爲後，共帥兵二十餘萬，次日，前驅大進。當吳興太守沈充亦引兵來應，迎著王敦曰：「明公與兵入建康，先宜正名，然後可以起行。」故兵法曰：「兵出無名，所以不勝。」故諸侯起兵，宜先以正名，可使人先上疏。劉隗不臣，臣故起兵，上可以制羣臣，下可以慰百姓。」敦曰：「卿謀正合我心。」敦自武昌舉兵，先遣人入建康上隗，撫曰：「劉疏佞邪，奸

賊禍福自由，臣故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等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元帝覽之大怒，忙調兵守禦建康。敦兵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元帝見表，愈加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幸，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朕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降詔遍示百官，訖，即使使往合肥，召大將軍戴若思領兵入衛建康。却說春陵令易雄字興長，乃長沙瀏陽人，聞王敦作逆，朝廷下詔有誅敦者，封五千戶侯。雄聞知，恨無兵力，寡不能去，乃自作檄書，數王敦罪惡，使人馳報。隨即起兵，王敦聞探事人報知，大怒曰：「豎子安敢無禮！」即使將軍魏義以兵五千來攻春陵。城陷，易雄被義所執，送至敦營。敦以檄證易雄叱之曰：「汝乃一邑小人，何敢妄誣大臣罪愆？今日見我，有何分辯？」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誅汝之首。今日之事，雄安望生，請即賜戮，得作忠魂，乃所願矣！」敦聞其言直，乃釋之。時太子中庶子溫嶠，謂璞叶荊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仁，當無及之耶？」顛曰：「今主上非堯舜，何能無之？安可舉兵以敦之衆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卻說敦初舉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諸將問之，卓曰：「且偽許敦，待至都下而討之。」衆問其故，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順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敦見卓軍不來，乃遣參軍糧罷士說譙王司馬丞，請爲己軍。丞不從，怒曰：「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丞聞長沙虞悝賢而多才，使人持檄召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不至，不親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且宜收兵固守，傳檄四方，四方兵動，其勢必分。軍而圖之，庶幾可捷也。」丞謝之，回，即囚桓罷以悝爲長史，以其弟虞望爲司馬，移檄遠近，列敦之罪惡。州郡內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爲湘東太守，不從命。丞使望帥衆五千人，攻陷湘東，執澹斬之，以殉四境。悝曰：「必須得辯士入梁州，說甘卓同譽，可濟大事。眼前無可往

者。」丞曰：「主簿鄭騫有辯才，可往之。」惺乃遣騫往說甘卓曰：「劉大連、劉隗字雖矯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敦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今譙王舉義討敦，邀明公共行此事，何如也？」卓欲從之。卓參軍季梁謂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西河以奉光武，受乃其福。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萬人，如朝廷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不可戰耶？」騫卽向前言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不可以從容而行，今將軍之於王敦，非竇融之比也。表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臣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襄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以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仗節鳴鼓，以順討之，舉武昌若拉枯朽耳。武昌既定，據其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之所以克關公也。」卓從之曰：「非先生之見教，則孤失其妙算也。」未及發，敦聞之，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來梁州，反說卓曰：「王敦使某邀使君同討劉刁，而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關，君身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爲逆臣，死爲愚鬼，不亦惜乎？爲今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機將檄數敦逆狀，帥所統大兵十萬致討。卓又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同攻武昌。侃遣參軍高寶帥兵二萬北下，時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聞譙王丞檄卓侃攻己，大怒，乃遣魏義帥兵二萬來攻長沙城。時長沙城池不完，倉儲又闕，人情震恐，諸將說丞曰：「今城池不完，兵甲不堅，糧草不敷，人心不固，何以迎敵？不若去投陶侃，或退據零桂爲上也。若沉吟死無葬身之地矣！」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走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櫻城固守。魏義攻城，虞望旣亦出戰，大敗而死。城中甚急，甘卓知之，使人遺丕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汙口，截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丞卽復書與卓曰：「足下能捲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之。丞只得固守湘

東爾時元帝封子司馬翬爲瑯琊王，命其領兵出守城池。却說趙王劉曜，自以兵十萬，去擊楊難敵。難敵帥衆拒迎，與曜逆戰，曜不勝，乃退保城池，絕難敵糧道。難敵只得遣使稱藩於趙。趙王曜許之，以楊難敵爲武都，而難敵自此歸趙。於是曜令退兵還長安。却說趙秦州刺史陳安帥衆入長安，求期於曜。曜恐其入爲亂，乃疾辭不與入。安大怒，大掠而歸。隴上氐羌人皆附之，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趙王曜便呼延晏及魯憑二人引兵出追，被陳安獲之，安招其降，二人不屈，安命左右斬之。

王導待罪於闕下

元帝聞王敦兵將至，使人徵戴淵、劉隗領兵入衛建康，二將皆應命而至，使百官出迎於道。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與百官刁協等入朝。元帝君臣禮畢，隗協平身。帝

曰：「王敦作逆，故召卿等還迎王敦。」是時劉隗刁協大驚，急奏曰：「王敦作逆，其弟王導并家屬數百人，今在建康城內，若敦兵至此，導必爲內應，不如先誅王導等族衆，然後以兵去迎。」帝曰：「容朕三思後行。」隗協見帝不許，心中愈驚。司空王導聞兄王敦作亂，見劉隗刁協奏請盡誅王氏，心中大恐，乃率其從弟中領軍王邃、左衛將軍王虞、侍中王侃、王彬及宗族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闕待罪。值僕射周顛入朝，導呼僕射謂曰：「伯仁吾以百口累卿，望速救耳！」顛直入不顧，而見帝奏曰：「司空王導聞兄王敦謀逆，今領兄弟宗族二十餘人闕下待罪。臣見王導平素忠誠，必無叛心，若與敦私有異志，安肯身留建康自陷也。望陛下看其草創之功，以赦如今無貳之愆。」帝曰：「朕亦思王導無叛之意，可原其心。」納其言而赦之。周顛用是飲酒而入，及辭出，還未醒。當周顛見納其奏，卽出，王導猶在闕前待罪。見顛出，又呼而向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金大擊肘後。」言訖卽出，乃使人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王導不之知，而心甚恨之。元帝又見周顛上表，乃下詔赦王導等二十餘人無罪，賜朝服，召入朝見之。導泥首奏帝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日近

出臣族。』帝下殿執導手曰：『茂弘耶？朕方寄卿以百里之命，安忍罪之？』於是君臣惠愛如初。三月，帝以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大將軍。詔曰：『王導以大義滅親，可以之爲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又以周顛爲尚書左僕射，王遠爲右僕射。』次日，帝乃命劉隗、刁協、戴若思等領軍去迎將軍周札。素愛儉好利，帝使劉隗領兵屯金城，使周札屯石頭城。二人領詔去訖，時隗軍至石頭，欲先攻劉隗。杜弘謂敦曰：『劉隗死士卒，未可易克。周札少謀，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若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使弘爲前鋒將軍。以軍二萬先攻石頭。周札果開城門納弘，弘軍一湧而入，於城屯住。於是王敦入據石頭，嘆曰：『吾不得復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己往日忘自去耳。』元帝聞石頭失守，詔命劉隗、刁協、戴淵、周顛、王導等分頭接戰。於是協、隗、淵等領兵來石頭挑戰。王敦聞探事人回報，王導爲都督驃騎大將軍，總領諸軍事，又令刁協、劉隗、戴若思領兵十萬前來迎敵。自今軍馬將到石頭，敦忙喚周撫、鄧嶽二人，整軍馬去戰。於是二人以軍出城排陣。是日兩軍相遇，劉隗出馬大罵：『王敦，朝廷何負你，故敢謀反？』周撫大怒，拍馬出戰，更不打話，挺鎗便刺。劉隗以刀來迎，三人交戰，戰到二十餘合，隗敵周撫不住，走回本陣。戴若思忙持刀接住周撫交戰，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鄧嶽見周撫贏不得若思，亦拍馬掄斧沖出陣，幫護周撫。三人在垓心交戰，戰不過五合，若思敵不過二人，勒馬便回本陣。被王敦麾兵一舉，殺得晉兵大敗，拋戈棄鼓，倒旂失金，亂潰奔走，各自逃生。王敦等連追數十餘里，方始下令收軍還城。當劉隗、刁協、戴若思保護走回建康，入太極殿，見元帝曰：『王敦勢大，難以迎敵，因此大敗而回。』是時劉隗、刁協二人，在帝前流涕。帝亦攜二人手垂淚，因謂隗、協二人曰：『今王敦謀逆，爲汝二人，汝二人乘其未還，可引本屬，朕給與兵避禍，免遭其難。』刁協泣曰：『臣當死守，不敢有避。』元帝曰：『事逼矣，安可不行？』乃命有司給兵符人馬與二人，二人流涕拜辭元帝，出領家屬，帶人馬出城而逃。後劉隗走至淮陰，爲劉選所擊，乃攜妻子二

百人降於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刁協年老，不堪騎平，乘素無恩惜下，逃至江邊，爲人所殺。元帝見二人去了，心中憂悶，無人去退敦兵。當太子司馬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鞚乃止。敦雖知劉刁走了，仍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待中二人侍帝側。元帝遣使謂敦曰：「劉刁二人皆奔外國去矣，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共安矣！如其不然，朕當歸瑯琊，以避賢路。」敦部下禁兵未肯退，當司空王導奏曰：「陛下不須煩惱，臣請詔加王敦爵位，臣與百官去說其罷兵，彼自退矣。」元帝從之。

王敦殺周顛戴淵

於是帝令王導與百官俱至石頭，見敦講禮訖。導曰：「朝廷詔兄罷兵。」許之。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恨力之不足耳！」王敦曰：「吾作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負我！」周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答，心下以太子有勇略，爲朝廷所響，欲加其不孝而廢之。次日大會百官，敦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阻。元帝召周顛謂曰：「近卿見王敦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耶？」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元帝曰：「王敦懷逆，必害卿，卿遠避之。」顛曰：「臣備位大臣，朝廷喪敗，豈肯草間求活，投胡越耶？」當敦參軍呂猗素以奸險爲淵所惡，因謂敦曰：「周戴皆有高名，以惑衆心，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射。」又不答，又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顛并淵部將，領五千兵收周戴二人。回經太廟門首，顛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

當速誅之！收人以戟傷顓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敦令押入市曹，并淵殺之。元帝使敦弔王彬，以牛酒勞敦，而彬素與顓善，聞顓被殺，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而問之。彬曰：「因哭伯仁，情不得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伊爲人奸佞，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其詞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由是王導勸散去訖。

王導執表涕周顓

自此王導復預朝政。後因入中書省，行檢中書故事，忽見周顓救己之文，殷勤款至，詞意懇切。導執表流涕，歸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也！」言訖，子數十人皆信，個個流涕。史說周顓好酒多失，元帝初立時，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大興初，轉尚書太僕射。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顓曰：「何刻畫無鹽而唐突西子也？」帝譙公於西堂，帝酒酣從容謂百官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顓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王，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爲醒日，時人號爲一石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爲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識從北來，顓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人視客，已腐脅死矣。而愷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其弟高嘗困酒，顓處謂鎮曰：「兄才不及弟，何乃橫得盛名？」以所蠟燭投之。顓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先王導甚重之，嘗枕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顓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爲忤。王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恆藉顓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敗絮而已。及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顓遇害時，年五十四歲，人人盡嘆惜之。史說祖納字士元。

乃祖遜之兄也。約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時王敦聞之，乃使人遺其二婢，代奉養母。辟爲從事中郎。時人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應之曰：「百里奚何必輕五羊皮耶？」王敦既爲相，以爲軍諮祭酒，時納好與人弈棋。王隱言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棋數。」納對曰：「以忘憂耳。」隱曰：「百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君少長五部，遊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胡不記述，面其裁成，何必憂圍棋而後忘憂也？於是納不復下棋，旦日入朝，乃奏於帝曰：「自古小國之有史官，况於中華，安可不置？」帝納之，使納修晉史。其弟平西將軍祖約，領軍鎮守豫州，不能馭衆，邊地多叛，聞長城戴洋善風角，有才識，使人召至，以爲中興軍。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有大風起自東南，飛砂折木。洋出聞之，入謂約曰：「今年十月，必有賊獄治罪，到譙城，將軍宜防之。」約未應，當主簿王振言曰：「天道高遠，豈人先知？今戴洋妄造謠言，扇惑民心，宜以洋收。」約從之，乃命左右執戴洋收獄治罪，不得與食，待其自死。於是左右執洋入獄中，連絕食五十日不死。左右與說話，言語如昔。左右人報知，祖約曰：「吾知其有神術，安能害之？」乃赦其出，卽罵王振曰：「你進讒言，險害神人！」令左執振斬之。洋急救曰：「若殺此人，臣請歸山。」約曰：「振昨日曾愬君於我，何反救之？」洋曰：「振不識風，非有夙嫌，振往時垂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尙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者，固其難矣！」約義而釋之。却說王敦在石頭，聞卓起兵大懼。時卓兄子甘、邛，爲敦參軍，敦乃遣邛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而多疑少決。及邛至，說猶豫逗遛，及聞戴淵、周顛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知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不敢復危社稷也。」於是卽令旋軍。樂道融曰：「今公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敦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卓不從，道融憂憤而死。卓本寬和，忽更強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知其將死也。王敦既得志，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鯨

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相和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竟還武昌。

湘州譙王死忠義

却說魏義攻湘州，百日拔之。義兵入城，執譙王司馬丞囚之，又執虞悝子弟於市曹。子弟皆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常有死，今一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言訖，被弑之。義既得湘州，遣人以檻車送丞往武昌。主簿桓雄僚佐韓階從事，武延皆毀服爲僮，從丞不離左右。義見雄姿貌舉止非凡，憚而殺之。時王敦聞義執丞送至武昌，乃使弟王廙先候于道，將丞殺之，不與入武昌，恐人議論。丞既被害，韓階武延二人收殮，送丞喪至都葬之而去。五月，却說甘卓既班軍回鎮，悉散細作。其家人皆勸曰：「今王敦賊臣，意在圖謀社稷，而忌公居上流，故不敢行也。既還武昌，必有害公之心，豈可散兵釋戎而不爲備也？」宜三思之，免累及族。」卓不從。王敦還武昌，深恨甘卓，陰使人持書命襄陽太守周慮攻卓。慮承敦指，乃點軍三萬來襲甘卓。卓無備，措手不及，被襲殺之。使人傳首於敦，敦大喜，賞重來使，以從事代卓鎮江中。敦既得志，暴奸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帥守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二人所譖無不死者。却說郝鑒在鄒山二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飢饉。爲後趙王勒不時遣將帥兵所逼，於是引衆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鑒雅清德，宜從容臺閣，上疏請帝徵之。於是元帝遣使徵鑒，拜爲尙書。鑒始入朝時，徐兗聞諸塢多降於後趙王，趙王置守宰而輔之。十月，却說祖逖既卒，後趙屢遣支雄、桃豹寇河南，拔襄城、城拔，又帥衆圍譙城。祖約不能禦，退屯壽奉。雄豹等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初，戴洋以風角占十月當有寇至，至是果然。約始信洋占，遂以禮待戴洋矣。

元帝崩太子即位

元帝因王敦作逆，憂憤成病，將篤，乃召司空王導入內，受遺詔輔政。王導入內，囑曰：「朕自瑯琊得遇卿至此，不幸病篤，諒已難逃天命。朕聞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吾以

天下不能討五胡，而雪三帝之恥，朕所恨在此。愧見先帝於九泉之下耳。」言訖而昏，徐徐又醒，謂王導曰：「太子篤厚恭謹，可任大事，汝等宜輔佐之，各盡忠義之心，以圖滅胡之計，勿少忘焉。」言訖而崩。帝年四十七歲，在位十六年而崩。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不爲然，酌引觴覆之，於是遂絕不飲。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宜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推帳將拜，責人有司請市雀斂，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彩耳。始先秦時，有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王者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其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替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正應在於此矣。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平之際，童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識者以爲吳越當興王者。是歲元帝與四王司馬氏共渡江，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說，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以一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食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三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矣。元帝既崩，司空王導與百官舉哀發喪，葬於建平。喪事畢，乃扶太子司馬紹登基於太極殿，百官山呼萬歲。禮畢，分列兩班。改年號爲太甯，百官上尊號肅宗明皇帝。羣臣皆上賀，帝命光祿寺排宴，宴畢，羣臣加封王導爲郡公，進位太保，劍佩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辭。導受職謝恩，忠盡王室，竭力輔政。太子卽位，尊所生母荀氏建安君。史說明帝諱紹，字道幾，乃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歲，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幼時，帝坐置膝上，適長安有使來，元帝因問之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臣，又問之，明帝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前問之言？」明帝又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元帝爲晉王太子，及卽帝位，立爲皇太子。帝性至孝，有文武才。時王敦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而問中庶子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

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達，蓋非淺局所量。以福觀之，可稱爲孝矣。』敦謀逆遂止。今元帝崩，乃卽帝位。

郭璞葬致天子問

却說尙書郎郭璞，因母死居憂，去職在家。將母柩櫬下葬於暨陽，近河漫水百餘步。當友人王用謂璞曰：『君何葬母地近河，他日洪水漂蕩，則母將爲魚矣。』璞曰：『卿不必憂，不久當卽爲陸矣。』用不信，後因洪水走推，別處反沙漲去墓十里，皆爲田。於是用深敬之。父棺未埋，亦請郭璞代他擇吉安葬。璞與擇地，葬其父後，郭外東陵龍耳上埋訖，私謂王用曰：『其地甚吉，不出三年，當致天子相問也。』於明帝聞知郭璞當與人擇葬吉致如神，由未深信，乃自微服裝作庶人，引從者私出宮門，來觀其所葬之地如何。恰好來至東陵，遇王用掃墳，帝問曰：『此墳誰替你擇葬？』用曰：『乃是郭璞。』帝佯嚇之曰：『何以葬於龍角？此法當夷族！』既是璞葬，有何吉應？用曰：『郭璞道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用曰：『當致天子問耳。』帝異其效，乃歸宮。次日詔郭璞起復，以爲尙書郎。凡事皆與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常造之，或璞在廁間，便入相見。時值歲除，璞釐燈知來年有大難。至正月，欲行掩法，怕人窺見，正在廁間請祝，彝又至，璞曰：『卿來他處自可，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笑辭歸。旦，璞在廁行掩法，彝飲得大醉，詣璞家，數尿不見。至廁果遇璞，正在廁行掩法。彝竊而觀之，見璞裸體披髮，口銜刀，設醮回首，忽見彝，在撫心大驚，出曰：『此天命不可逃也。吾每囑卿勿來廁間，反更如是，但禍吾，卿亦有殃，不能免。』彝聽言被嚇，酒已半醒，因曰：『我被酒誤矣。』二人款款一回，各別去。是歲璞因王敦反被害，後彝因蘇峻反死。史說璞撰前後策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撮，更撰新林一篇，卜篇韻一篇，註釋爾雅。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并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後世。卻說後趙右長史張賓卒後，趙主勒哭之，慟曰：『天不欲』

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因謂文武曰：「張賓闕達大節，謀無不中，算無餘策，成吾業者，賓之勤也。雖子房蕭何，不過其才耳。卿輩年齒與朕等輩，惟右侯年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如此天滅，便朕心腹崩裂矣！」言訖，又淚如雨，親往弔時哭之，而歸，以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謀，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舍我去，豈非酷乎？」因是流涕彌日矣。肅宗明皇帝，太甯甲申元年，趙光初七年，後趙六年三月，後趙王勒使桃豹、孔長等寇彭城、下邳等處。徐州刺史卡敦退保，祭始四月，王敦欲謀篡，使人諷朝廷徵已，明帝舉手詔徵之。敦遂徐移鎮姑熟，屯蕪湖，以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弟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殺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之。

王遜怒甚冠裂卒

却說成主李雄，使李驥帥兵五萬來攻甯州，刺史王遜已知，遣將軍姚嶽領軍三萬拒戰。次日二軍相遇，交戰不十合，成軍敗走。嶽催軍追至瀘水而還。回見王遜，遜以嶽不窮追李驥，乃大怒，鞭嶽，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士民得安，於是朝廷已知其卒，詔以其子王堅爲甯州刺史，代領其衆。

平先以衆擊陳安

十月，趙主劉曜占據隴城，遣將軍平先帥勁騎十萬前來隴右討陳安。趙軍至隴右，陳安引兵迎，其時安身騎高頭駿馬，左手提七尺鋼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屯陳。平先亦身騎黃驃馬，手持點鋼長鎗，出與陳安搏戰。三合勝負未分，次日二人又戰，當平先與陳安一來一往，無有勝敗。三番四復，沒有輸贏。看看戰了五十合，陳安以丈八矛用力刺着平先左脅，被平先用手一接，奪住一扯，把陳安扯落下馬。平先見安落馬，便執其矛來刺，安棄馬步走，走至澗曲，被平先拍馬追著，斬之，殺散餘兵。方令鳴金接軍，回長安去訖。其時趙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而隨安在隴右，愛惜士卒，法令嚴明，今戰死，故隴上作

歌痛之曰

隴上將士有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士卒同心肝，躡驄交馬鐵鞍環，七尺鋼刀奮如湍，

丈八蛇矛左右盤，

盟盪十決無敢前，戰始三合鐵蛇矛，棄我躡驄竄岩幽，爲我外征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

一去不還爭奈何？

平先旣斬陳安，回見趙王曜，以隴上之人，作歌言奏知。曜問之，哀傷，因命樂府歌之。安旣死，羌氏之衆，皆歸降於晉。晉明帝以赤亭羌酋桃戈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使其領之。八月，明帝畏王敦之逼，以郗鑒領兵爲外援，使鎮合肥。王敦忌之，乃使人上表，表鑒爲尙書令。明帝不得已而從之，詔鑒還臺。郗鑒旣還，過姑熟，入見王敦，敦待之，飲罷，與論西朝人。士敦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蒲武秋耶？」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恐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時危機交迫。」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遂入內不復出見。鑒亦辭而歸。歸時，敦手下將士登勸敦殺鑒，敦不從，曰：「若殺鑒，則失朝士心。」鑒始得還臺。次日入朝，遂與明帝道王敦謀逆，欲宜圖先之。帝默然，却說後趙主勒遣石虎帥騎步四萬，擊青州，郡縣多降，遂進兵圍廣固。廣固糧盡，曹嶷出降，被虎殺之，得其衆三萬。虎欲盡殺其衆，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馬牧，徵將歸耳！」於是虎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使鎮廣固。

趙擊涼州張茂降

郤說趙主曜自隴西得勝，乃以其衆西攻涼州，戎卒二十八萬，號爲五十萬。是日啓行。涼州士卒大震，參軍馬岌勸張茂親出陣戰。長史紀緯請斬之，出降。岌請茂曰：「紀公精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體，以副秦隴。」

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帥衆出屯石頭，乃問計於參軍陳珍。陳珍曰：『曜兵雖多，乃氏羞烏合之衆，恩信未結，且有山東之危，安能曠日持久與爭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敵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沉吟時，曜衆至河西，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按甲勿動，以威聲振之，若出中甸，茂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至是，茂果疑寡不敵衆，密使人上表稱藩於曜。曜大悅，遣使拜茂爲太師，封涼王，加九錫。茂使人貢財物勞軍，曜始振旅選軍。却說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趙主曜來攻，乃自請降於陳主李雄。李雄未允，難敵以金百觔賂將軍李稚，李稚與成主說之，雄方受其降，遣其還武都。難敵既還，聞曜主曜兵已退，遂稱兵據險，不服於成。李稚自悔失計，亟請成主帥兵討之。於是成主遣李稚同兄李舍攻難敵，稚舍率兵長驅至下辨，難敵聞知討，遣部將引兵一萬，斷舍稚路，自將分三陣出迎。舍稚深入難繼，被楊難敵三面攻之，大敗而還。又被難敵先使部將斷住歸路，不能出進，被難敵四下夾攻，舍稚皆被難敵所殺，其衆悉降。

趙封世子永安王

却說初趙王曜世子劉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曉捷如風，斬準之亂，胤逃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旣敗，乃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使人送還於曜，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多歷艱難，吾欲法周文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兆民，何如？』左光祿夫夫卜泰進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先，則可，光武以母失恩，以廢其子，豈足爲法？嚮以東海爲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材力，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爲承平賢主。况東宮神明所繫，豈可輕動？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胤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胤以承聖業？平臣請効死於此，不之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后已卒，不忍廢也。卜泰卽胤之舅也，曜喜其公忠，以泰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而封胤爲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尙書事。命熙盡家人之禮而見胤，却說趙涼王

張茂築大城姑臧，興役修靈鈞臺，以備寇。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築城修台者，蓋徵既往之患耳。愚以爲恩苟未洽於人心，雖處履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志，示怯弱之形。』張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恃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言訖，大興工役，卒爲成之。十一月，王敦欲謀反，先強宗族，故徙其兄王舍都督江西諸軍事，以王舒爲荊州刺史，以王彬爲江州刺史，各執重兵。甲申二年，趙光初七年，後趙六年，正月，王敦欲反，忌周氏宗族強風，周氏一門五侯，况周嵩以兄周顛被敦所殺，心常憤恨。敦甚惡之，會道士周脫以妖術惑衆，敦誣周嵩、周札、周筵等與脫同謀，收而殺之。於是從事周嵩、周筵皆與害，惟札在會稽。敦又使沈充領兵一萬去襲會稽。札聞知，領兵出城交戰，札軍少大敗，死戰於陣。因此充等收兵還鎮，遂起霸鼎之心。

成立兒子爲太子

却說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不立爲嗣，乃立兄李特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文。羣臣固諫不可，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亡，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當太傅李驥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故事亦足以觀矣。』雄不聽，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李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預之。時五月，趙涼王張茂疾篤，執其子張駿手而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衣入棺，勿以朝服殮也。』言訖而卒。茂既死，趙王曜遣使立其子駿爲涼州牧，封爲涼王。

王敦舉兵謀逆叛

六月，王敦謀反，以沈充、錢鳳爲謀士，鄧嶽、周撫爲左右先鋒，統兵二十萬，準備待行。王敦偶發疾，傳令駐住三軍。時王敦無子，養兄王舍之子主應爲嗣，敦疾甚，乃與錢

鳳商議，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代敦權領三軍，以兄王舍爲驃騎大將軍，令其督戰。當錢鳳謂敦曰：「今丞相疾甚，設有不諱，便當以大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吾有三計，君等宜行之。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第一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此第二中計也；及吾尙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此第三下計也。」鳳欲作亂，乃謂其黨曰：「今丞相下計，乃上策也！汝等各宜監忠，休懷二心。」

明帝私視王敦營

明帝在營，密聞近侍報：「王敦復作亂，兵至湘陰。」帝不與百官計議，自密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湘陰，探察王敦營寨。正觀之際，敦營中有軍士出，見帝單騎窺伺營寨，而軍士見帝顏貌頗不俗，疑非常人，卽入報王敦。時敦病正晝寢，夢紅日環其營寨，王敦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乃燕氏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故敦謂黃鬚鮮卑奴也。正欲使人訪察捉之，忽軍士入報，適間有一人黃鬚單騎，在營外窺探，至今未去也。王敦曰：「正是鮮卑奴也！」急喚傅玩至，說與帝狀，令其出領五騎，各帶利刃，追著殺之，取得首級來，封千戶侯與你。五人得令卽出，各騎駿馬，帶長槍利刃，領五騎來追明帝。明帝見營內紛紜，想有人追，乃急馳去。時馬有遺糞在地，帝恐追人察冷熱，追著不便，取水輒灌之爲冷，見逆旅賣食老嫗在門首立，以趕馬七寶鞭與嫗曰：「吾將此寶物送與婆婆，倘後有騎馬來追者，可以此鞭示之道，吾去遠也。」老嫗接鞭在手，明帝怕馬忙去。俄而傅玩五騎追至，問老嫗曰：「適有一黃鬚後生，並無跟隨之人，騎一大馬，在此過麼？」老嫗以七寶鞭示之曰：「去得好遠，失落此鞭在地，被我拾得。」傅玩等認之，乃帝之七寶鞭也。因此傅玩在此稽留遂久，心猶未信。因見馬糞在地，以手試之，糞已冷矣。遂信老嫗之言去遠，而止不追。勒馬而歸。明帝僅得免其大難，自回轉營去訖，傅玩引五騎回營，報說明帝去遠，追之不及。王敦聞知，病反加增。時沈

充錢鳳定謀，以宿衛尙多，使人上表，奏令三番休二時。明帝已回宮，親以溫嶠爲中書令，議討王敦。王敦使人探知，心甚惡之，恐其爲明帝謀已，乃使人請溫嶠爲左司馬，嶠不敢辭，乃朝拜明帝辭別，帝欲阻之，嶠曰：「陛下休留臣，臣自能復返，就觀動靜耳。」嶠卽行事，敦悅之。嶠僞爲勤敬，乃綜其府事，時爲密謀，以附其欲。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溫薦錢鳳可。錢鳳薦溫嶠可。溫嶠僞辭，敦不德，遂使人表用嶠，使胡伺朝廷消息。時王敦行事，不待朝廷應允，表入卽除。朝廷亦不敢逆敦，遂使溫嶠爲京尹。嶠恐人云，而鳳後聞之，乃因王敦作宴飲，嶠餞別，酒至，鳳未卽款，嶠佯醉，以手版擊鳳，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乃敢不飲！」鳳意不樂，敦以嶠爲醉而釋之。嶠將別拜敦，佯爲涕泗橫流，出閣後，復入者再三，似不忍離去之狀而行。後鳳果謂敦曰：「溫嶠爲朝廷甚密，與庾亮深交，今此去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卿何得便爾相讒耶？」言罷不聽。溫嶠旣得脫身，當建康，盡以逆謀告知明帝，與庾亮畫策討之。王敦聞知，嶠洩己之謀，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因遣人與弟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是事，當募人擒殺之，以拔其舌。方息吾丹田一點火耳！」導以是書見明帝，帝乃加導爲大都督，領揚州刺史。又使溫嶠與將軍下敦，應援郗鑒，分督諸君討敦。鑒奏請曰：「臣等出討，望陛下詔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帥軍入衛京廷。」帝然之，詔峻遐帥兵入，明帝自領禁兵，屯於中堂。

王導計氣王敦死

其時朝野將士，皆憚王敦，不肯向前去戰，各自相推。當時復王導密謂帝曰：「今敦在將士畏憚，不敢向前。今聞敦病甚，其性極急，陛下可作詔書，使人送去見敦，暴敦罪惡，被心受氣，不死將次九分！臣歸家率子弟，稱敦見詔氣死，代其發哀挂孝，然後下詔，只討錢鳳王舍休書王。」

敦則將士認王敦已死，必然奮志向前，可討王敦，彼之將士亦自散矣。」帝大喜，用其計，即使人持詔去，暴王敦之罪。敦得書，果嘔氣病增，臥床不起。使人催王舍進兵。王導歸家數日，帥子弟挂孝發哀，稱說王敦死了。兵以爲王敦已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省膽詔遣人送下敦府曰：「敦輒立元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兇相弊，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已隕斃，鳳復煽運，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兩年，違離家室，朕甚憫之。其單丁遣還，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使人持詔下敦府，敦見詔大怒，而病愈篤，欲卽起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疑璞助溫嶠，欲殺之，恐人議論。敦尙曰：「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在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甚，收璞殺之，乃卽召兄王舍及錢鳳入告曰：「吾疾篤，難以御衆，汝等可與鄧嶽及周撫帥衆五萬先向京師，吾隨後接應。」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可保護東海王裴妃而已。」七月，王舍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人情恟懼。溫嶠恐其兵遇，放火燒了朱雀橋，以挫其鋒。明帝欲盡將兵擊舍，聞朱雀橋已焚，大怒於嶠。嶠曰：「今宿衛寡弱，後兵未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明帝方息怒，命嶠等同屯橋岸矣。司徒王導遣使遺書王舍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忿，如導之徒，人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行，凡在人臣，誰不憤難？導門戶大小，世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甯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也！」舍見書怒而不答。明帝集諸將商議，諸將曰：「王舍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趁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延日久，必起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

蹉跎，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哉！」明帝從之，明帝乃帥諸軍出屯，而帝當夜募壯士，使將軍段秀等帥千餘人渡水，掩其無備。秀等領計帥一千二百人夜渡河，平旦與舍軍相遇於越城。兩下交鋒，未戰十合，王舍敗逃。被秀大破之而還。段秀乃匹殫弟也。王舍既敗，領殘兵退屯於別所。王敦聞知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仆。乃謂兄子王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塋葬。」應拜受其言。至夜王敦憤惋而死。諸葛瑤謂王應曰：「今丞相歸天，不可發喪，若三軍聞知，則在外將士不肯盡心出戰，不如秘之，將鋪蓆裹屍埋於廳中，只管飲酒調將，去攻建康，待取得京師，然後發喪。」應曰：「其計甚妙。」於是使近侍將王敦屍以蓆蠟塗其外，埋於廳中。每日與諸葛瑤飲酒淫樂，不理軍事。明帝雖勝一陣，心中猶疑寡衆不敵，乃使人說沈充降，許以司空。沈不奉詔，遂起兵與王舍合兵來攻建康。當司馬顧颺說充曰：「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挫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錢塘，因湖水以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供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此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入議事，因斬之以降，此下策也。」沈充不能用，劉遐蘇峻得詔帥精兵二萬人至。次日沈充錢鳳分兵出戰，兩下交鋒，充鳳大敗，被遐峻大破之。時潯陽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營求見王敦，王應辭以疾重，不能出見。光料得敦已死，乃退謂兄周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耶？」衆愕然，撫方以實告光。光遂出，佯以爲發兵助鳳，因而入斬錢鳳，付撫詣闕，自請其罪。沈充爲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王舍見事不成，與王應燒營夜遁。次日明帝聞沈充錢鳳之死，王舍燒營而逃。方始收軍回宮，却說王舍欲奔荊州，其子王應曰：「不如投江州叔父彬處。」舍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不睦，何如欲歸之？」應曰：「如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國，異此非常人所能及，今觀困厄，必有慙惻之心。荊州叔父舒守文，豈能意外行事乎？」舍不從，遂與應奔荊州。荊州刺史王舒遣軍迎之，懼朝廷見罪，乃以酒款待王舍。

父子二人飲得大醉，王舒使人執縛，沉其父子於江死之。遣使奉表入朝，却說江州刺史王彬，聞應大敗，當來奔己，密具舟待不至，深以爲恨而退。於是敦黨悉平，有司奏明帝，使人發敦屍，焚其衣冠，踣而斬之。與充鳳之首，同懸於南郊，百姓觀者，莫不慶郗鑒曰：『前朝誅昌擒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法，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明帝許之，敦家人收敦尸首，乃葬之。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帝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誅，明帝下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當百世稱之。况彬等皆其親近乎？悉無所問！』帝詔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履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恆懼危亡，原其初心，豈遑安處其贊導兇悖，自當正以典刑，奸其枉陷，奸黨官施之寬宥。』明帝覽之，未及問。郗鑒曰：『先王立君，臣之教責，下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正其逆叛，退不能脫身逃遁，準之前訓，宜卽義責。』明帝不從，乃聽嶠議而行矣。

陶侃勸人惜分陰

乙酉三年，趙光初三年，後趙七年二月，明帝設朝，君臣禮畢，詔故譙王司馬丕戴淵、周顥、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因王敦謀逆，丕等死於國難，故皆贈諡其官。時周禮亦死國難，未蒙詔錄，因是周禮故吏上表爲禮訟冤，尙書下壺議禮開門迎寇，不當贈諡。王遵上議曰：『往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禮迎異，旣識其奸，禮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曰：『周戴死節，周禮迎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懲？如同後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旣褒，則禮宜貶明矣。』尊曰：『禮與譙王周戴，雖屬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謀逆，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相交，則先帝可爲幽厲耶？』諸臣雖各異不合，明帝卒用導議，認禮與周戴同例有差。羣臣請立太子司馬衍爲皇太子，明帝大悅，從之。五月，詔以陶侃都督荆襄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於是陶侃復領荆州，次日帥衆去鎮。時荆州士女聞陶侃來鎮，各各懽悅，以香花迎接。侃至荆州，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諸事，檢攝

無遺，未嘗少停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嘗造船，以木屑竹頭，侃皆令人收拾而藏之，不許失落。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階以前餘雪猶存，乃令人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船，其綜理微密，人皆不知也。初侃參左有博戲廢事者，侃命取其酒器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蒲樗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豈可蓬頭跣足，自謂宏遠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受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侃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來，人曰：『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懶不佃，而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勸百姓農作，家給人足矣。

戴洋風角占神通

卻說司徒王導有疾，經月不愈。長史李仁因視導疾，因說曰：『近聞長城有一人，姓戴名洋，字國流，年十二，遇疾死五日而甦，說死時天使其爲凡藏吏，授符籙給吏從。』

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大室恆慮衡等山。旣而遣歸，逢一父老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一風角。爲人短陋而樸野，妙解占候卜數，無不應驗。天下人人敬之如神。司徒何不使人召來，問卜吉凶？』導曰：『旣有此人，煩卿召來。』於是李仁去請戴洋來見王導，參拜畢，導問疾之因。洋對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王而爲申，石頭空治，火光照天，要爲金火相燦，水火相煎，以故受疾耳。若能遷喬，病卽瘥耳。』導移居東府，病果瘥。重賞洋。卻說後趙王勒遣將軍石生，帥衆三萬，寇掠河南。青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引兵拒戰，數敗於生。矩默乃使人持書降於趙。趙王曜使劉岳呼延謨，帥兵五萬圍石生於金鏞城。石生被困，遣人回襄國求救。後趙王勒又使石虎帥二萬精騎，求救石生。直虎兵至金鏞，與劉岳交鋒，大戰五十餘合，劉岳大敗而退。呼延謨又出戰，不十合被虎斬之。趙王曜聞呼延謨被殺，自帥精兵二萬前來救應，與金鏞交戰，未上三合，曜軍無故。

而潰。曜亦敗走，遂居長安。劉岳被石虎執而殺之。趙王曜因此忿怒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帥衆南歸，卒於魯陽。於是青豫徐兗之地，咸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卻說代王儁始執國幾，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本根山，徒居之。

明帝託孤於王導

閏七月，明帝疾，召右衛將軍虞盾、左衛將軍南頓王司馬宗至。明帝親任典禁兵，直入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入內視疾，頗以爲然。帝愈厚，宮禁管鑰，委之宗等。時帝寢疾，庾亮夜有所表，使人從司馬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人曰：「此汝家門戶耶？何敢夜深而入宮？」使人回告與庾亮，亮益忿之。及次日，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庾亮疑宗、盾二人有異謀，乃拉王導等，排闥入見明帝，請黜宗、盾，帝不納。是夜，召引太宰西陽王司馬義、司徒王導及尙書令卞壺將軍、庾亮、郗鑒、陸華、丹陽令溫嶠，並受遺詔輔佐天子。王導、庾亮、卞壺等入宮內臥所，帝囑付曰：「朕欲與卿等平復天下，掃清海內，不幸遇此危疾！今太子年幼，不得不召卿等，託以大事也。」言訖，淚流交頤。王導亦涕泣曰：「愿陛下萬歲，以副天下之望。將息龍體，臣等少盡犬馬之勞。」帝又曰：「卿等早晚看覩幼子，勿負朕言。」乃執太子付與王導曰：「可念朕躬，勿效王敦。」導汗流滿身，手足無措，泣拜於地，以頭叩地流血曰：「臣等安敢不竭盡忠之心，效元節之志。繼之以死難，報今日託付之重耳！」帝命太子扶起王導，又謂庾亮、卞壺曰：「吾死之後，褒進大臣。」又曰：「諸大臣，朕不能一一囑付，皆當保愛。」言訖而崩。在位三年，壽二十七。諡曰明帝。帝敏有機，故能以弱制強，剪除逆臣，克復大業，規模宏遠也。明帝已崩，卞壺等率百官收殮，舉哀發喪，孝事畢，葬於武平陵。時太子司馬衍生五年矣。羣臣扶其卽位，請太后臨朝稱制。是日羣臣進玉璽，司徒王導辭疾不至。卞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大行未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耶？」導憫之，乃卽扶病而至。上璽，太后臨朝。命王導錄尙書事，與卞壺、庾亮

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尙書郎樂廣子謨，爲郡中丞。庾珉子怡，爲廷尉評。二人各稱父命不就。卞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而有命，居職必有侮。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今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况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太子衍既卽大位，乃大赦天下，改元咸和，廟號一顯宗。史說：顯宗成皇帝名衍，字世根，乃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史說：葛洪字稚州，句陽句容縣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通宵，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謹訥，不好榮利。杜門卻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跋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先吳時從祖玄，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吳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先司徒王導，知其儒名，召補州主簿，亦有節政。時導又選入朝，爲散騎常侍，頗多著作。葛洪至，入朝朝見帝，固辭曰：「臣今年老，不堪重用，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句漏縣有丹，臣請出爲其令。」帝見洪姿高質異，乃曰：「交趾遠隔，雖有奇寶，朕不捨卿遠行。」洪曰：「臣此行非欲爲榮，以其有丹，故求出耳。」帝見其辭懇，始從之。洪遂出，將子姪俱行。行至廣州，廣州刺史劉岳，聞知其至，欲往交趾，使人留之，意欲受學其煉丹之術。洪不聽而去。到了句漏縣，遂入浮羅山，積年煉丹，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著內外丹經一百一十六篇，作序曰：「洪體乏進輒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攻霍騁，足則能追風跋影，猶欲戢勁鬪於鶴器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知者審，不能者止，豈敢效蒼蠅而慕冲霄之舉，策跛跋而追飛兔之執哉？是以身望於榮華之盛，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寶之甘，蓬蘽有藻稅之樂也。世儒但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見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余所著之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經，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經，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給倫。著述篇章，富於

班馬。又精辨玄蹟，折理入微。年八十有一，自知天命試返，宅談心事外，名重當時。乃徵衍爲尙書令，廣爲河南尹，二人談論終日，義理愈精，言如瓶瀉，口若懸河，是故朝野之人，多慕效之。

王衍專意事清談

史記王衍字夷甫，乃司徒王戎之弟也。少有奇才美貌，明悟如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惟談老莊爲事。每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卽便更改，故世人號其「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後進之士，莫不景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幼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尤善談論，每以訥言折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斤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初衛瓘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因命諸子造焉。曰：「此人如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見其天也。」時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至見廣，便覺己之繁，爲識者所歎羨如此。而廣善言而不長於筆，廣爲任滿，欲爲表見上，不能寫。請潘岳爲岳曰：「當得君意，方可上書。」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意。岳因取棄，便成名筆。世人咸云：「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先赴任有親客造去，久不復來。年餘乃至，問其故。客答曰：「前歲在貴座，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一蛇，意甚惡之。旣飲而成斯疾，因此久失奉調耳。」時河南廳事有角挂壁，漆書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號待客，因而問：「杯中復有所見否？」客答曰：「杯中所有，蛇復如初。」廣乃告之曰：「此蛇非真，乃角影也。」因指與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其明辨如此。廣於王衍齊名，故天下人言風流者，以王樂爲首也。其時樂廣與王澄、阮咸、阮修、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棹，皆以任放爲達。史記王澄字平於，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及長，勇力絕倫，與王敦、謝鯤、庾微、阮修最善，號爲「四友」。後爲荊州刺史。

阮咸叔侄效放達

阮咸李仲容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雅歌酣飲而已時咸與叔阮籍居道南宗室居道北時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俗例曝衣北阮盛曝衣服錦綉炫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問之咸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人皆悅之後出補始平太守放達無稽阮修字宜子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酌酣暢雖遇富貴之人亦不肯顧修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居自得林泉之趣修居貧四十餘年而未嘗有室王敦等名士斂錢爲婚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王禍將及矣次日入朝奏帝求出爲廣州刺史成帝從之遂刺史廣州矣

卻說南頓王司馬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無罪不敢行而宗亦欲執政亮等中不鍾雅劾宗謀叛亮乘之使人收宗殺之降其兄太宰西陽王義爲弋陽縣王義宗室近屬乃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亮之死也成帝不知久之帝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庾亮對曰「因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而退朝卻說後趙主勒用陳段之謀營鄴宮使養子石虎鎮之字鄴城虎自以爲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王臺遷其家室而居之虎由是怨望十一月後趙主勒使石聰帥二萬騎攻壽春祖約堅守不出使人屢表求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士民大震蘇峻聞知當遣將韓晃引三萬騎前來拒戰石聰聞救兵至乃走之朝廷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聞知曰「朝廷爲此是棄我也」益疑憤恚二年趙光初十年後趙九年五月朔日食卻說張歧聞趙兵爲峻所敗乃去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辛岩領二萬攻趙秦州趙王曜劉盾將兵五萬出擊辛岩二軍交鋒不上數合辛岩大敗而走盾乘勝追奔濟河故令故處振武因此河西大駭金城抱空降之峻遂失河南之地而進朝廷已知庾亮大集文武於朝堂而議之當時尙書左丞孔坦司空陶回同言於司徒王導曰「及請峻未至宜斷阜

陵守江西當涂諸處，彼衆我寡，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亮不從。至是峻遣其將韓晃攻陷姑孰，取其鹽米以給諸軍。亮始悔，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三萬人，據蕪湖以拒之。時直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曰：「郡兵實弱，山民易擾，且宜按甲以待之也。」桓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何敢坐視也！」慷慨流涕，遂將兵屯蕪湖。峻即使韓晃將兵前往至蕪湖，與彝交戰。彝兵寡弱，不三合大敗而還。退回桓城，晃乘之，因攻桓城。桓彝不能敵，又退保廣德。時徐州刺史鄒廩帥所鎮之兵赴國難，朝廷知之，恐北寇來侵，下詔不許。於是鄒廩得旨，遂按兵不敢前行。

卞壺父子死忠孝

戊子三年，趙光和十一年，後趙太和元年，溫嶠欲救建康，以軍集屯於城外。峻將韓晃兵至蕪湖，司馬流素懦怯，聞峻兵至，將出戰，食飯不知口處，慌忙驅兵出陣。未及兩戰，兵潰大敗而走。時蘇峻自將兵橫江而濟，亮軍出拒屢敗。陶回謂亮曰：「蘇峻頗達兵機，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大兵邀之，可一戰而擒矣！」亮又不從。時峻懼石頭有重戍，不敢下，乃令諸軍棄舟從小丹陽步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至天明方尋路徑而來，方列隊伍，至青溪柵屯住傳食。早有人探知回報，亮始悔曰：「吾不聽陶回之計，果中賊人之謀！」言訖，以兵列於宣城湖內待戰。是時朝士多遣家人往東避難，惟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以安上心。成帝大驚，急詔卞壺大縱諸軍出戰。壺忙集諸將出西陵，與峻交戰。壺大敗，峻兵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台省諸營皆盡。卞壺背離新愈，槍猶未合，聽詔即起出兵拒戰，至是力竭苦戰，與峻交鋒，不上十合，背哉瘡發身死。其二子卞豎、卞盱，聞父戰死，遂領部從赴戰亦死。其母撫三屍而哭之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哉！」時徵士翟陽聞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蘇峻奸臣亂建康，惟有卞壺是忠良，單身爲國爲民死，二子俱同忠孝亡。英名烈烈

揚中國。赤胆乾乾獨上蒼。可憐一家摧主難。教人怎不淚汪汪。時蘇峻既害卞壺父子，引兵殺入城來。亮見峻兵混殺入城，急令軍士排開待戰，未及交鋒，衆軍見峻兵勢大，皆棄戈潰走。亮見軍士逃散，料不能敵，乃引心腹數百人，奔走潯陽。將行，願謂侍中鍾雅曰：『吾之此去，後事敢以相委。』鍾雅曰：『棟折樓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爲荀林父耳。』言訖，亮去。雅入宮內，成帝大驚，左衛將軍鍾雅、右衛將軍劉超、均侍帝左右。有黃門李義欲逃，私謂鍾雅曰：『見可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今蘇峻入亂，何不隨時之宜，與吾同去，而在此坐待其斃也？』雅曰：『國難不能救，君危不能濟，若遁避以求免，吾懼董狐執而書矣。』遂不行。當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道、廬江太守陶瞻、陶侃之子，竭力戰峻而死。峻兵入台城，司徒王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直殿。』褚直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嵩、尚書張闔，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褚翼皆率百官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入朝，叱翼令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於是軍人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剝士官，宮有布二十萬疋，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疋，峻皆賞之。又領軍士數百，至太極殿前，司徒王導叱曰：『聖上在此，不得無禮。』蘇峻與軍士同呼：『萬歲。』當成帝問曰：『卿兵不待宣召，遂入京師，欲何爲也？』峻乃奏曰：『中書令庾亮爲政不均，賞罰不明，苦虐羣黎，亂殺小臣，臣今起兵，亦爲社稷之計。豈敢叛亂朝廷？』帝曰：『今庾亮逃不在朝，卿等何不退兵？』峻曰：『臣今入朝輔政，陛下未曾封爵，故不退兵。』帝曰：『卿欲何授？自擇奏請。』蘇峻曰：『司徒王導德望於民，宜復舊職。』祖約廉能，可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臣爲驃騎錄尚書事。其餘百官守舊爵。獨庾亮兄弟不許，以原例立於朝。帝從之。祖約、蘇峻把握朝政，極暴殘酷，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楚。逼令担土負泥，登築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枯草自障坐地。以土自覆，以此哀號之聲，振動中

外。弋陽王司馬義先被庾亮廢之，至是詣峻，稱峻功德。峻復以爲太宰西陽王，卻說庾亮被蘇峻殺敗，無處安身，乃引從人來潯陽，投奔友人溫嶠。史說溫嶠字太真，性敏捷，有識量，能屬文，豐儀秀整，善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鯤舉爲參軍，元帝初鎮江左，鯤誠繫王室，遣將命旣至，引見帝器而嘉焉。於是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欣然曰：「自有管夷吾，復何慮！」會琨死，徐嶠爲散騎常侍，溫嶠奉將命辭母，崔氏崔氏以老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葬母，詔不許。嶠不得已乃受。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預焉。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在鎮見王敦盟衆，言曰：「敦六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諡，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先嶠與亮同爲侍講東宮，因爲布衣之交。是時亮敗無處奔投，特來潯陽見溫嶠曰：「蘇峻與祖約謀叛，攻陷京師，建康傾覆，吾奉太后明詔，以卿爲驃騎將軍，命開府儀同三司，檄與義兵共討逆賊。嶠聞之號慟曰：『汝今雖建康主上幼弱，倘被賊害，何有所憑？』太后雖詔爲今之計，當以滅賊爲急，吾未官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吾不敢當。」言訖，因與庾亮相對悲泣。士人聞之者，莫不流涕。溫嶠素重亮，亮雖敗奔至此，嶠愈推奉，分兵給之。三月，皇太后庾氏因庾亮違衆議，生厲階，及爲元帥，兵敗身竄，恐禍及族，憂慮而崩。百官舉哀葬之，諡曰「明穆皇后」。蘇峻恐諸鎮起兵，自帥衆南屯於湖，深慮後變。

亮嶠推陶侃爲盟主

五月夏溫嶠將與兵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二宮無事，而峻政令不一，貪暴縱橫，雖強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范汪參軍事。次日庾亮

推嶠爲盟主，請與義兵討峻。嶠不敗當推及於亮，二人互相推讓。當嶠從弟溫充曰：「今汝二公相推，誰肯爲之盟主？恐不敵峻也。吾聞征西大將軍陶侃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可濟大事。」於是二人從之，乃遣都護王愨期至

荊州推奉陶侃，稱說：「溫平南及庾公推明公爲盟主，同討峻約之事。」言訖，呈上書，緘侃折觀之。書曰：「峻約跋扈，欺天謀逆，入亂宮庭，鞭撻百官，貪暴縱橫，人不忍言。朝野士民，豈樂其生哉！嶠今集兵選馬，欲爲掃清帝室，恨力不及，未敢輕舉。公乃仁者，忠義慨然，素爲江左士望，請爲盟主。望乞起兵同赴國難，兵討不義，如有驅使，卽當奉行。」侃見書，猶以先帝不預顧命爲恨。答王愨期曰：「你見溫平南說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以興大兵。」愨期領其言語，回報溫嶠，報說陶侃不肯起兵之事。庾亮聞之曰：「今主上有燃眉之急，社稷有倒懸之憂，彼不肯爲，吾與卿當自興兵，不然幼主何安耶？」嶠曰：「旣如此，吾一面使人請起興兵，吾與公先行。」乃又吩咐使人見陶侃曰：「明公且守，僕當先行。」使人得其語，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入見嶠曰：「聞公使詣陶侃，稱自先行，大不可也。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尤當外示不覺。公可急遣人追使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始遣人星夜追回先書，改稱與俱進。於是侃得嶠書，遣督護龔登帥兵一萬詣溫嶠，嶠自師衆七千人，與庾亮龔登等起行。先使人列上尙書陳峻約罪狀，移告各鎮，共發討峻。嶠旣登舟，泣涕諭衆欲行。陶侃使人追龔登，引衆還鎮，嶠苦留之，又使王愨期去與侃書曰：「行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俱進耳。今乃返退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假令此州不守，則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業，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還，是爲敗於幾成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雖悔難追，愿公察之。」侃得書猶豫，愨期上言：「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安有容身之地耶？依吾之言，明公火速自行，則諸鎮同赴大功可成。」於是侃感悟，卽戎服登舟，起兵而行。時侃子瞻因與峻戰死，家人收骸殮棺，送還荊州。是日到舟，侃遂不顧兼道而進。

郝鑒王舒赴國難

卻說郝鑒字道徽，高平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初鑒值永嘉之亂，在鄉里貧甚，飢餒。其鄉有黃長者，以鑒名德，傳請供給之。時兄子邁，外

甥周翼，幼小，鑒常攜之就食。黃長者曰：『今各自飢饉，吾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於是鑒後獨往食，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家吐與二兒食，因此養得二人復存。後同過江，邁位至衛軍，翼位至剡縣令。鑒事元帝，帝遂以爲廣陵太守。其時鑒任廣陵，城兵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俱各散心。忽得檄書至，卽流泣謂衆曰：『今主上幼小，被蘇賊叛逆，污亂朝廷，吾欲起兵以死報國，汝等盡忠，同赴國難，不得推延。』於是將士爭勇向前。因是遣軍將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邑，又斷其糧，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攻野無掠，必自潰矣。』嶠聞其計，深以爲然。五月，陶侃自將兵至潯陽，溫嶠同庾亮商議出兵。當諸將謂嶠曰：『陶公此來，必誅庾公，以謝天下，然後討賊。庾公宜避之。』庾聞其言大驚，欲往別鎮去。溫嶠止之曰：『不可！公宜負荆自責見侃，侃必不傷於公。今欲去，反搆成冤。於是亮用嶠計，出迎詣侃拜謝。侃驚止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黃君侯修石頭，以禦老子。今日反求見府。亮引咎自責曰：『主上遺詔，託輔司徒王導，及中書令卞壺等，親王大臣，親自所見，豈敢裁除修築石頭，以防諸胡，豈疑於君？若有此意，天子不容。』言訖淚下，侃乃釋然曰：『前言戲之耳。』因此溫嶠亦來相見會議。次日三人遂同起兵，直奔建康。共率精兵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知恐建康不固，乃自姑孰還朝，次日入內，集百官謂曰：『今陶侃起兵，要劫天子，必傷百姓，今建康兵甲未精，城郭不固，難以堅持，不如暫徙石頭，候太平還都。』王導出曰：『建康雖則兵城未備，乃興王之所，况太廟諸陵在邇，豈可一旦離之？石頭雖固，宮省台司，全無可居，甚不可移。』蘇峻要徙，王導固爭不從。峻曰：『吾意已決，逆令者斬。』於是百官不敢吐言，成帝哀泣從之。次日，峻備車請帝升車，時大雨

沉潭，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與之，二人皆不肯乘而慨慷悲哀，峻心惡之，帝與羣臣既至石頭，峻以倉屋爲帝宮室，與成帝居之，峻黨日肆醜言，當超雅與荀崧華恆虞潭等常侍不離左側，值飢饉米貴，峻間遣超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困厄之中，猶啓成帝授孝經論語，王導見峻逆衆而劫上遷都，乃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以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得太后詔，使督護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前來討峻，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起兵應之，虞潭之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忽聞各處起兵討峻，乃謂潭曰：『主上受困於石頭，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念，火速起兵討峻。』言訖，乃遣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給軍費，蘇峻聞知大驚，忙遣部將管商等引兵五千拒之。

嶠侃會兵討蘇峻

時嶠侃軍至笏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軍便步，傳令軍中將士，不許上岸，有逆者死。時蘇峻遣人送來一萬斛饋祖約，嶠參軍毛寶聞知，乃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溫公雖令將兵無得上岸，今賊送米與祖約拒吾，又無大將護衛，安可視其相擊，而不上岸擊之耶？』言訖，乃引兵大喊上岸，往擊取之，峻送米人忽見毛寶兵至，乃盡棄輜重糧食而逃，毛寶獲之以濟三軍，祖約由是匱乏，溫嶠錄寶之功，乃表毛寶爲瀘江太守，陶侃亦表王舒虞潭監斷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朝廷從之，於是郗鑒遂帥衆渡江，與嶠侃等會，舟師直詣石頭，蘇峻望嶠侃亮鑒等兵大至，面有懼色，乃令其弟蘇逸守城，自執兵五萬出城屯住，以爲犄角，陶既大集各路軍馬皆至石頭，侃部李相謂築白石壘，使人上岸守之，於時陶侃傳令三軍，築壘於白石，使亮將兵一萬守之，蘇峻屢遣人去攻白石壘，不克而退，蘇峻心下大憂，急集諸將士商議，當參軍匡孝曰：『今陶侃築白石壘，甚得其宜，進可攻我，退可爲居，雖得其計，然白石南寨，其將趙胤守之，勢孤易攻克，今夜我引一軍抄小路去取寨後，明公可使公子碩，以攻其前，兩下夾攻，則胤便成擒矣，若克南』

小寨，則白石壘，卽易破也。」蘇峻然之。至夜，匡孝帥三千士卒抄小路而去。峻使其子碩，帥五千人去攻寨前。碩兵至半夜，鼓譟直進。肩愴忙披掛上馬，正遇蘇碩，兩下交鋒，不上數合，寨後匡孝兵已大至，放火。趙盾軍人四下大亂，盾回馬走四十里，喊聲不絕。衆軍相殺，止有祖茂、跟定王舒，共出圍而走。背後匡孝趕來，盾回馬又戰十餘合。盾連放二矢，被孝閃過。盾又竭力放第三箭，用力太猛，折了弓與箭，棄弓縱馬穿林而走。去遠，與匡孝始放火燒其營寨。蘇碩、鳴金收軍而還。蘇峻大喜，重賞諸人。溫嶠見南寨有失，救之未及。於是使王愨期領軍船一百隻，兵五千名出戰。峻使匡孝來迎，與愨期交戰，不上二十餘合。愨期大敗，損去軍船三十隻，水軍千餘人。趙盾等失南寨，至晚見陶侃，侃甚憂之。侃將孔垣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京口，雖晚猶勝也。」侃然之，乃令郗鑒帥衆還據京口，立起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分峻兵之勢。鑒從其計。峻果疑之，分兵去攻三壘。又使人持書命祖約攻之。祖約得書，使祖渙、桓撫帥七千兵攻湓口。渙撫兵至，毛寶急令民兵二千人與渙撫交戰。毛寶中矢流血，流牌徹鞍，寶忍痛急使人踢鞍拔矢，血流滿鞍。又復出戰，勇敢當先。於是士卒竭力一攻，渙撫大敗而走。毛寶追數十里，傷其衆五千餘人，方始收軍還屯。史說王育字伯春，少孤貧，每讀小學，必歛歔流涕，嘗爲人牧羊，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以錢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女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貲業。因是本州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杜宣左遷萬年令，有社令王攸過詣其邑，宣不出迎，攸見而怒曰：「卿往爲二千石，攸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出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鶴乎？」王育在旁，執刀叱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乎？」以刀欲前殺之。杜宣懼，乃跪下抱育而止。自此知名。後遷爲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又遷并州督護，後征討有功，朝廷拜以爲破虜將軍。聞知蘇峻作逆，溫嶠奉檄起兵，王育遂以部兵五

千人來會溫嶠討峻。溫嶠以爲先鋒，却說蘇峻使韓晃帥兵去攻宣城，內史桓彝聞知，以軍進屯涇縣。方知京口不守，被峻所下，心中煩惱，朝夕憂國。時長史裨惠勸桓彝曰：「蘇峻勢大，朝廷莫能制，今吾孤軍在此，焉能拒戰？不如使君遣人致書，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可保吾軍民耳。」彝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羞與蘇賊相通？如其不濟，此乃命也。」言訖，即遣副將軍俞縱，以兵三千出屯蘭石，以拒峻軍。時韓晃以兵五千來追桓彝，兵至蘭石，正遇俞縱軍至，兩軍大喊，兩下交鋒，不上二十餘合，俞縱大敗，退守蘭石，不敢出戰。晃軍以未知地理，亦不敢前進。當俞縱左右勸縱曰：「今韓晃之兵十分精銳，與戰不利，不如退回桓城，另作良圖。」縱以刀砍案曰：「吾受桓侯大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有再言退兵者，定按軍法。」言訖，即驅兵出戰。縱親與韓晃力戰五十餘合，縱力怯，被晃斬於馬下。麾軍大進，來攻桓城。彝調兵守護城池，並不出戰，與晃相持，卒歲糧盡，城中大亂。韓晃探知備細，大驅人馬攻城，城陷，桓彝被晃所害。彝妻劉氏，次子桓沖，五人逃走外家，得免於難。韓晃既得桓城，使人戍之，自以兵還石頭。七月，卻說祖約部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主勒遣將軍劉聰帥兵二萬，濟淮攻取壽春。祖約聞之，即勒兵回戰，大潰。於是祖約領家屬奔走歷陽。

石虎帥衆攻前趙

八月，後趙主勒使石虎帥兵四萬攻趙。虎軍至蒲阪，趙王曜聞知，自爲將，領十萬餘人來迎。石虎大懼而退，曜催軍追及，與虎交戰，又大破之，斬其將石瞻，橫屍二百餘里。虎奔朝歌，曜以衆回攻石生於金蒲，石生堅固閉守，不出與戰，使人回國取兵來救。使人去了，曜見石生不出，計令諸將決千金堰，引水而灌之。於是榮陽野王諸城皆降，襄國大震。

侃將誅峻於石頭

九月，卻說蘇峻心腹路永買甯二人，勸峻盡誅朝中諸大臣，更樹腹心，而峻雅敬司徒王導，故不許之。於是永甯二人以峻不聽其計，更貳於峻，乃有離峻之心。王導竊

知之，使袁耽誘永甯曰：「卿二人忠事蘇公，蘇公無重於卿，故卿等雖進忠信，反見逆耳。今天下兵集，豈能拒之？不久必敗，卿爲其黨，將安歸乎？依吾之見，不知早投西軍，則身安而家可保也。」永甯二人默然，至晚皆奔白石。西軍降，溫嶠受之。嶠與峻久相持不決，而嶠軍食盡，見貸於侃，侃怒曰：「若屢戰失機，糧草又盡，焉可以決勝負？吾雖有糧草，留應自軍，若少更假於誰？君旣食盡，暫且罷兵，吾自西歸，在君何如？」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明公奈何舍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懷，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與公盡受國恩，事若克濟，則主臣俱存，如不其捷，當灰身以報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警騎虎安可中下哉？以一違衆西返，人心必沮，衆必敗事，則義旂將迴指於公耳！」毛寶亦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惟真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其說，委兵五千遣之，斷絕峻之糧草。寶旣引兵去了，金陵太守李陽謂侃曰：「溫公貸糧，仁公執不假與，設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乎？」侃然之，乃分粟五萬石以餉嶠軍。於是嶠軍得食，衆心始安。卻說毛寶引兵五千，使人探知峻軍糧草皆積聚於句容姑孰，寶帥兵直抵句容姑孰，屯所放火燒之。於是峻軍乏食，侃遂不去。時蘇峻使韓晃領兵二萬進攻大業壘，郗鑿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若不固守，則賊兵至。故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鑿大怒，會僚佐責納，將欲斬之。久而哀告，衆請釋放，因此衆心固守，使人求救於侃，侃將分兵去救大業，乃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峻必抽回其軍，則大業不救自解矣！」侃然之，於是侃督水軍二萬攻石頭，庾亮溫嶠見侃向石頭，亦帥步兵一萬，從白石南上攻峻。早寒，峻見嶠亮步兵南上，自同將匡孝引兵二萬來迎。時侃將趙盾當先掩至，峻令匡孝出戰，兩馬相交，不上十合，趙盾敗走回陣。峻見匡孝殺敗，盾言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時峻先未出陣，飲

酒大醉；及見孝勝，乃親自持刀拍馬將入，數千人迎戰，乘醉突陣，三冲不得入。忙跑馬趨至白木板，馬逆，被侃部將彭世李千等見之，遂帥步兵三千，追及斬之。衆軍皆稱蘇峻死，峻軍大潰。世千等即斬蘇峻，碎割之，以焚其膏。世千持首級來見陶侃，侃令號令軍門。蘇峻既死，其部下司馬任護等立峻弟蘇逸爲王，聽其自守。峻雖已死，其衆猶強。溫嶠乃創建行台，廣招兵馬，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台，告祭皇天后土。蘇先帝之靈，以期三軍要得石頭城。於是至者雲集。嶠與侃亮，祝祭訖，聲激揚，流涕回覆，情動三軍，皆歛歔願以死戰。

佛圖澄起死回生

卻說後趙主石勒，愛子石斌，暴病身死，勒悲泣不息，連日不出宮門。當大臣程遐等入內，見其泣涕，因問曰：「大王何故發悲？」勒曰：「昨不幸，愛子石斌暴病而死，因此傷慟，將欲葬之。」遐等曰：「近聞有一異人，姓帛氏，名佛圖澄，天竺人也。少學道，能通元術，在洛陽自言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圖澄腹上有一孔，大如酒杯，常以絮塞之；夜每讀書，拔去孔中之絮，則孔中出光，能燭一室如晝。又常於朔望之時，平旦致流水於腹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人人皆說：「此人能起死回生。」既殿下病死，何不使人召來救之，或可活也？」勒曰：「此人現在何處？」答曰：「現在城外雲游。」勒即使人召至。既至，問曰：「卿乃當世神仙，必有奇術，有何妙法，請試一觀。」佛圖澄曰：「貧僧無法，聊作一戲耳。」言訖，取出鉢盂一具，盛水一盞，焚香誦咒，須臾鉢盂內生出青蓮花一朵，光色耀目。勒信之曰：「卿乃活佛耳。昨日愛子石斌暴病身死，將殮葬之。孤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此子亡，大和尚能救之乎？」圖澄曰：「大王勿憂，能令即生，可抬屍來。」勒即令人將石斌屍抬至。圖澄取楊柳枝，沾水洒而救之。執斌手，喝曰：「可起矣！」傾之，隨手自甦。因此勒深敬重佛圖澄，使石斌及宮中諸子，拜謝圖澄，又命有司起造寺院，與圖澄居之。又以諸子在圖澄寺中養之，凡有機事，必謀於澄，而後行之。石勒既得圖澄，救活石斌，心

中甚喜，次日出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目今禾苗滿田，農夫甚艱，今大王出狩，人馬紛紜，踐踏田畝，百姓何堪！况此山谷崖嶺峻峨，恐不吉。』勒不納，領百官護行，行至山谷，忽見羣鹿銜花前過，勒放獵犬逐之，犬畏之不敢往，乃令左右趕御馬逐之。左右得令，即大驅馬，誰知御馬奔猖狂，皆觸石而死。勒見之大悔，乃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而有此咎，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封爲關內侯，領衆還都。於是朝臣謁見，忠臣競進。

後趙王勒獲劉曜

冬十二月，後趙王石勒欲至將兵去救石虎，石生程遐等固諫曰：『大王乃一國之主，不可擅離，宜命將住救之。』勒大怒，乃按劍叱遐等，謂記室參軍徐光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昔日劉曜爲將時，引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吾以初銳擊之，一戰可擒矣！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北捲席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徐光曰：『劉潛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偏守金鏞，此其無能爲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旂奔敗。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一乎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之言是吾志也！』勒又問於佛圖澄，佛圖澄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又何必問耶？』於是勒乃使內外戒嚴，令石堪去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卒四萬，濟自大碣，謂徐光曰：『劉曜盛兵於成臯關上，乃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矣。』大碣先巨江，流澌風猛，人皆難度。及勒軍至冰泮，風停浪息。及勒軍渡畢，流澌大至，狂風亦起。勒大喜，以爲神靈之助，乃改其地名曰：『靈昌津。』魚兵復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此天助我也！』傳令士卒捲旂銜枚，詭道兼行，出於繫營之間。時趙王劉曜與嬖臣等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好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釋金鏞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之，喜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令石虎引步卒一萬攻趙中軍，石堪以精兵二萬擊其前，石勒自將後應。次日見洛陽城

丙兵出料必來戰。曜見石勒大驚，急使平先領兵三萬爲前鋒，自統大衆後應。平先與石堪大戰於西陽門，石勒亦自貫甲冑，引兵五千出閭闔門，夾攻之。曜聞之，乃自飲酒數斗，帥步兵一萬，至西陽門，兩軍吶喊交戰。忽山後面一彪軍出，旌旗兩路分開，一隊馬出，打龍鳳日月旗，四斗五方旌旆，金爪銀鉞，黃鉞白旄，黃羅銷金涼傘，蓋下石勒渾身金甲，腰挂寶刀，立馬陣前，罵：「曜弑君逆賊，背主奴家！」曜大怒，挺戟向前來殺石勒。副將李豐挺鎗出馬來迎，不上三合，曜被傷其手，棄戈而走。曜少時，酒末年更甚，是日交鋒，又飲酒而出，因此昏醉，大敗奔逃。走至石渠，醉墮冰上，被石堪追及執之。當石勒見執了劉曜，乃急下令曰：「吾所擒者劉曜耳，今已獲之，其餘衆兵，隨縱其歸命之路。」於是其衆都降。前趙王曜之太子劉熙，見父被執，乃帥百官領家屬，餘兵開城門，奔上邽去訖。石勒使鳴金收軍，將劉曜監歸襄國，使多兵嚴守。勒使劉曜與其太子熙書，諭其來降。曜乃不聽，但囑熙與諸大臣維持社稷，勿以我爲念。勒大怒，令左右殺之。乙丑四年，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是歲趙亡，大國一小國二。先蘇峻叛時，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至是，光祿大夫陸華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鍾雅曰：「奉帝出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劉超、鍾雅二人，成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因此成帝不能出，却說祖約聞峻死，備據歷陽，溫嶠使冠軍將軍趙盾帥一萬之衆，攻拔歷陽。約勢窮，乃奔走後趙，降於石勒。却說趙王曜已死，其太子劉熙恐勒再至，乃與南陽王盾商議走保秦州。當尚書令胡勳曰：「今雖居喪，境土尙完，將士不叛，當併力拒之。若不能拒，走未晚也。」盾以胡勳阻衆謀，激天子斬子，遂領百官奔上邽，關中大亂。右衛將軍蔣英擁衆十萬，據長安，遣使遂降於後趙王勒。勒使石生帥衆赴之。

諸軍討蘇逸誅之

二月，陸侃、溫嶠、庾亮、郝鑒等諸軍攻石頭，連三日不下。建威長史滕含募健卒五千，在城中東擊蘇逸，與任讓交戰，任讓大敗，其兵自潰，合兵獲逸及韓晃，斬之。大開城

門引諸軍入城。含引將士入保后妃。公卿百官，令部將曹據抱成帝，奔溫嶠船，使請侃、亮、鑒等以兵衛之。成帝既登嶠舟，侃、亮諸大臣頓首號泣，請罪曰：「臣等不能早發義兵，使陛下爲賊所困。」帝泣曰：「若非卿等盡忠，朕安得復有此今日？」言訖，君臣皆喜。時滕舍執任讓，及西陽王義至，帝命殺之。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不死。成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劉鍾者，不可以赦之。」於是乃殺之。司徒王導等請成帝入城，百官隨王導，既接帝入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似不如此。」導有愧色，心甚不悅。卽日成帝與百官還建康。是時宮闕被峻燒爲灰燼，帝以建平園爲宮。當溫嶠謂羣臣曰：「今宮闕被峻賊燒爲灰燼，若將營造，民皆貧乏，苦無餘積，國以不足，吾欲奉鑾駕西遷都於豫章，公等以爲何如？」三吳之家，皆請都於會稽。司徒王導出曰：「夫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孫仲謀、劉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失民之望，俱非良計。今宜鎮之以靜，則羣情自安。」羣臣皆曰：「司徒見者是也，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褚翼爲丹陽尹，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三月，成帝宴會羣臣，論平蘇峻之功，以陶侃爲太尉，郗鑒爲司空，溫嶠與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爲豫州刺史，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諡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眇早及劉超、桓彝、鐘雅、羊曼、陶瞻、俞縱，皆加贈諡。又以滕舍爲襄陽太守，路永、匡術、賈甯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王導擬欲官永，嶠曰：「不可。永等首爲亂階，晚雖悔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於是乃止。」侃以江陵偏移鎮巴陵，朝廷從之。時溫嶠欲還江陵，羣臣朝議留嶠輔政。嶠以王導乃先帝所任，固辭之。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頓首謝罪，欲閣門投竄山海，成帝以手詔諭之曰：「此社稷之難，非舅氏之責也。」因是亮入內奏曰：「前臣誤及國難，今幸復平而不罪臣，臣願鎮武昌，撫其士民，積草屯糧，以伺北鄙。當前驅效死以報今日。」成帝從之，於是亮領豫州刺史，出鎮武昌。亮出朝，陶侃謂曰：「公與侃戮

力破賊，同起共功，何故辭之？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公何獨怪隱然？亮曰：「此功乃元帥指揮，武臣効命，亮何功之有？因然獨出一方耳。」庾亮出鎮武昌，拜殷浩爲參軍。史說殷浩字深源，陳郡之長平人也。浩識度清遠，善於談論。人或問曰：「將蒞官而夢棺尸，將得財而夢糞土，何也？」浩曰：「官本是腐，故將蒞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年四十，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十餘年。時人擬之管葛。長山令王家江夏相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之事，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於是亮知其名，召至。當浩見亮所乘的驢馬，浩告亮曰：「使君所乘之馬，乃的驢也，不利於主，可賣之耳。」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大不義也！吾不爲耳。」浩慙退之，而不出。時亮染病，聞戴洋善風角卜候，乃使人召至而問曰：「吾初鎮武昌，聞卿善於風角，敬召卿至，以卜吉凶，切莫隱謎，幸直言之。」洋曰：「武昌地方，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木土，創立功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示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善處，武昌不可久居。」亮曰：「卿言甚是有理，吾今病作，代吾卜之。」洋觀風訖，便曰：「昔蘇峻亂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願至今未解，故爲其鬼所憑，宜速還之。」亮曰：「卿是神仙也，此愿果有，未去酬之。」言訖，使人以牛酒向白石祠解愿，解後，亮病果瘳，敬重於洋矣。却說初侃之討峻也，獨湘中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曰：「請檻軍收赴廷尉。」司徒王導曰：「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敦自知悔，乃憂愧而卒。時庫藏空虛，無有支給，止存練帛三千端，使人出售，民皆不愿。道計因謂百官曰：「今庫藏無有支給，止存練帛三千端，吾使人鬻之，民皆不願，來日諸賢，俱各要製練布單衣著之，則練必有人增倍而買。」於是百官朝罷即散，歸各作練布單衫而著。因此士庶看見，翕然爭買。服之練遂湧貴，導使人將庫內練帛三千端出賣，每一端賣金五兩，得金一萬五十兩，易銀八萬餘兩，以充國用。

而以葺宮殿始完。四月始安温嶠既受江州刺史之職，領軍還藩，行至牛渚磯，自登舟行，令軍踐水過去。左右稟曰：『其下多怪異，其水不可測度，人難以渡。』嶠不信，遂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畢現，奇形怪狀，乘馬車著赤衣者而過之。嶠見，遂令軍人討舟而渡，其夜夢一人謂之曰：『與君幽明道別，今何意相照也？』醒覺齒痛心甚惡之。因拔其齒而中風，至江州一旬而死。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嶠卒時，年四十有二。朝廷諡曰「忠武」。

嶠既卒，王導奏以劉楨爲江州刺史。楨乃嶠軍師也。侃鑒出曰：『楨恐非方伯之才，不若易之。』王導不從，其子王悅謂之曰：『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餘，國之南藩要害之地。今信任楨，而南以泰侈，臥而治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亦不聽。

八月，趙南陽王劉楨聞石生入據長安，乃自帥衆十萬，自上邽至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楨兵至長安，石生據城自守。石虎聞之，領步騎二萬來救，與劉楨交戰，楨大敗，被虎大破之。乘勝追擊，枕尸十里，追至上邽。上邽軍民盡皆棄城大潰。石虎入城，執太子劉熙，及南陽王劉楨等共二千餘人，皆殺之。徙其台省文武圍東流民，秦雍大族於襄國。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於石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徒夷氏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前趙王曜在位十年而敗，自漢元海至曜三世，共二十載，沒於後趙。十二月，晉劉楨既領了江州刺史，遂矜量縱酒，不卹政事。時郭默被徵爲右將軍，求資貸於石河，會有司奏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漕運，而楨商旅不繼，以私廢公，於是成帝詔免楨官。楨方自申理，默誣楨大逆，領部衆襲斬之。遣使傳首京師，招引樵國內史桓宣爲黨。桓宣固守不從，却說初代王鬱律被賀儔所害，其長子拓拔翳槐出奔別部，招集勇士數萬。至是來取大位。代王紇那聞知，乃出奔宇文部去。百官復迎翳槐，立爲代王，以統朔方，兵威復振，諸部來應之。

陶侃興兵討郭默

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郭默使人傳劉楨首於建康。王導明知郭默誣害劉楨，而以默饒勇難制，乃梟楨首於大枕，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奮袂起曰：「此必詐也！」卽自將兵討之，上表言罪狀，與司徒王導書曰：「默殺江州，卽用爲江州，害宰相，卽用爲宰相乎？」導收楨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容以同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得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兵至江州，默部下將縛默以降。陶侃命斬之，收兵還鎮。二月，後趙羣臣請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私爲太子。宏爲大單于，中山公虎爲太尉，進爵爲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子，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復駕後，不足復留種也！」

趙誅祖約夷其族

却說祖約被趙楨攻陷歷陽，無處安身，乃奔襄國，降於趙主勒。勒容納之。時僕射程邈言於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以正法律。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姚弋仲上書亦以爲然，勒始命誅族。初，祖約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立，邃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汝宜奔之，必有榮顯。」於是厚資遣之。王安出奔，仕後趙，爲左衛將軍。至是，誅約，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逃。庶子道重匿之，養大成。後石氏亡，復歸江南。五月，朝廷詔太尉陶侃兼督江州，侃遂移鎮武昌。六月，張峻因前趙之亡，以復收江南地土於狹道，立五屯護軍，與趙分境。趙主勒遣使拜駿爲言州牧，駿不受命。趙主勒大怒，遣徐光以兵攻破休屠王羗。駿始懼，乃使人稱臣入貢。九月，趙羣臣又勸勒始稱皇帝尊號，大宴羣臣。宴畢，郭敬帥兵五萬去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帥衆拒之。敬退兵，乃屯於樊城，計令掩藏旗幟，寂若無人見。愼者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戒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

日夜不絕；慎者還告撫，以爲趙兵大至。撫懼奔許昌，郭敬遂得毀襄陽，遷其民於沔北城。樊城戍之，朝廷聞之，撫坐免官。辛卯六年，趙建平二年三月，趙主勒令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令舉人更得相見，因以廣求賢之路。以起明堂，與雍辟靈台於襄國城西。九月，趙主石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不可。勒大怒，勅御史馮嘉執咸去，斬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回怒作喜而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耳。」匹夫家資滿百，彼尙欲市別宅，况富有天下萬乘之君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言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置行台。聞參軍樊坦清貧有才，乃擢授英武吏。坦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何貧之甚耶？」坦惟誠朴，猝然誤對曰：「項被羯賊，貲財蕩盡。」勒知其敦篤，不怪之也。乃笑曰：「羯賊乃暴掠耶？今爾當相償耳。」坦知失語，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當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反賜車馬衣服錢三百萬，以勵貧俗。冬，成帝蒸祭於太廟，詔歸胙於司徒王導，且命不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曰：「帝應敬導以博士郭熙以爲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以爲天子臨雍，雍拜三老，况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曰：「三朝二首，宜明君臣之禮，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却說慕容廆僚屬會議，具表進廆官爵，參軍韓恆駁曰：「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還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聽。於是遣使與陶侃書，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而東夷校尉封加等疏上。陶侃府請封侃爲燕王，侃復回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規也。車騎雖未能爲國推助，然忠義竭誠，今瞻牋上聽，不可遲延，定在天臺也。」

石勒自問古何主

七年趙建平三年趙主勒大宴羣臣於宇文殿酒酣乃謂徐光曰：「朕方自古帝王何等主也？」光曰：「陛下英勇籌略邁於高皇雄偉卓犖超於魏祖自三王以來無

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苦不自知卿言亦太過若遇漢高祖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比肩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妖媚以取天下也。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敢擬乎？」羣臣頓首呼萬歲曰：「陛下神武雖二劉不及也！」石勒雖不學然常使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至於有天下也？」及聞留侯諫止乃曰：「賴有此耳！」卻說趙太子石弘好屬文親敬儒生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大雅弘之字也。光曰：「祖漢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說曰：「中山王虎雄暴多詐陛下一二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中外諸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矣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食血矣！」勒不聽徐光他日乘間言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不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下以吾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然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肢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柄而取之常有不滿之心近見東宮有輕慢天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如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侍中常嚴震參綜可否維征伐斷斬大事乃奏之於是震權過於王柏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快快卻說郭敬既克襄陽使人戍之乃引兵南掠江西太尉陶侃使人探知謂桓宣曰：「郭敬爲寇陷襄陽而掠江西樊城必虛卿以一軍先拔樊城敬聞失驚回救敬衆必潰然後乘勝而擊之襄陽可復也。」桓宣然其言於是陶侃遣中郎將桓宣帥兵

一萬乘虛去攻樊城。桓宣得命，引一萬詣樊城，果無備，遂攻拔其城，悉俘其衆。郭敬聞知，卽抽兵回救，至則城已破矣。敬遂挑戰，宣卽領所部人馬出迎。兩軍會戰，湟水之上，敬衆自潰，遂被宣大破之。敬懼遁而去，宣乘勢復拔襄陽而守之。宣使人持書報侃，侃復命桓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農課桑，或載鋤耒於輅軒，親率衆民耘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桓宣以老弱拒守，趙不能攻而去。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郤說趙涼州牧張駿，僚佐皆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要待朝廷之命，此非人臣所敢言也！如敢言此者，罪不宜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眞駿，乃立重華爲世子。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春，趙王勒遣使來修好，成帝大怒，詔焚幣，使者被辱而還。五月，遼東公慕容廆病危，召其子慕容皝等至榻前謂之曰：『吾今病重，不可復事，聽吾囑咐，獄者人命之重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德亂之基也，不可以不戒；吾死之後，休忘此言。』言訖而逝。百僚舉哀葬訖，乃立慕容皝爲遼東公。史說慕容皝字元眞，廆之第三子也。龍眉虎目，深謀有幹略，習經學，善天文。廆旣卒，而嗣其位焉。郤說趙王勒正服於東堂，召百官問曰：『朕昨得西河郡守表章，道天下大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深三尺，洿下深丈餘，行人被打，禽獸死者巨萬餘數，不知主何吉凶？』侍中徐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陛下禁寒食，介子推帝卿之臣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然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前百姓封之。』時黃門韋諛駁上曰：『按春秋藏冰，夫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近寒之地，多在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曰：『汝二人之言，亦各有理。』於是使人遷冰室於沔寒之所，令并州復寒食之節。

趙王勒卒太子立

自此趙主勒寢疾，中山王石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石宏、彭城王石堪，將兵在外，虎恐其擁兵在外，不能行事，乃計使其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汝二人處藩鎮，正備今日，汝何故在此耶？」虎懼，前奏曰：「秦王思慕陛下，暫還視疾耳，今遣還之。」宏出，虎仍留之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輩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言訖卒，年六十歲，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大和建平，勒未卒時，天靜風輕，而塔上一鈴猶鳴。佛圖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是果應其言。大臣徐光等，領百官舉哀發喪，將勒靈柩於東陽山谷，未及安葬，是夜權瘞，忽不見，莫知所往。意者以其爲神，因是光等復備其饑餼文物，虎葬於高平陵，卻說石虎，欺勒已死，乃與子邃誠劫太子宏，使人收程，遐徐光下廷尉，使其子邃誠將兵入宿衛，弘大懼，急讓位於虎。虎曰：「汝休辭讓，且登其位。汝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卽位，改元延熙元年。時虎卽殺程遐，徐光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

石虎殺劉后石堪

石虎既自爲相，以舊臣皆補散，任虎之親黨者，皆居要職。勒太后劉氏，謂彭城王石堪曰：「先帝甫晏駕未久，而丞相遽相凌藉如此，將若之何？」堪曰：「省之內，無可爲者，請奔兖州，興兵誅之。」言訖，辭太后，微服輕騎，以兵百人，襲兖州，不克，南奔譙城。石虎聞之，遣將軍林因帥兵五千，追而獲之，解還襄國。虎大怒，執太后劉氏及石堪殺之。文武暗嗟，莫敢誰何。太后劉氏有胆略，佐勒建功業，有李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石郎鎮洛陽，聞勒死，石虎爲變，殺太后及彭城王，各舉二萬討虎。石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峻。石虎乃自帥兵攻郎，郎與虎交鋒，被執斬之。虎乘勝向長安，來攻石生，石生麾下將吏叛，斬生降虎。關中既平，虎遣麻秋領其兵，去討蒲洪。洪懼，來降虎，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虎從之，徙十萬餘。

戶於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以弋仲爲奮武將軍，西兗大都督居躡頭。虎自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郤說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之不聽。皝兄翰母弟仁，皆有勇略，屢立成功。得志有寵於皝，皝忌之，遂有相圖之意。翰知，乃與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甚愛重之。仁據平郭，皝遣去討大敗而還。於是仁遂有遼西之地，段遼及鮮卑皆應之。皝無奈彼何，追思真言，以真爲平州別駕。郤說段遼得慕容翰，甚愛重之。翰亦傾心吐胆，說皝國中虛實。因是段遼遣其弟段蘭與慕容翰領兵二萬，共攻柳城。二人領命引兵起行，來攻柳城。慕容皝聞之，以慕容汗爲將，點兵一萬來救。與蘭軍相遇交戰，汗軍大敗而還。蘭欲乘勝追之，翰恐遂滅弟國，乃止之曰：「吾欲受命之日，只求其捷，若貪進取，敗有何顏面不若罷之。」蘭曰：「此追則汗已滅擒矣，時卿慮遂滅弟之國耳。」翰曰：「吾投身何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與我何有？但我爲大國計，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回兵來見段遼。遼喜重賞二人。

張淳假道通建康

郤說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使人求問成主。成主李雄不許，駿乃遣治都中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去建康。雄與百官計議，欲僞許之，將詐使盜西復東。郤說張淳計議已定，次日，淳入見成王，說稱藩假道之事。雄曰：「汝主旣稱藩於吾，任從卿去往返，誠恐西復東。郤有盜阻卿不前。」淳聞言，知其有謀，乃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琊，主聖臣明，發將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前言戲之耳！」於是罷其計矣。當司隸景鸞言於成王曰：「張淳壯士，請留仕成。」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鸞謂淳曰：「卿禮豐大，天熱可少停，遣下吏光往待涼而行。」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蕩，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能救，故

使臣通誠上郡。所論事機，非下吏所能專；使下吏可，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亦謂淳曰：『貴主英明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仇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慚，厚禮而遣之。淳至半路卒，下吏遂致命於建康。甲午九年，趙石弘延熙元年正月，仇池楊難敵卒，其子楊毅嗣位，遣使稱藩於建康。成帝從之。二月，張淳之下吏奉表詣建康，朝見成帝，及奏淳假道與途卒之事，成帝嘆息不已，重賞下吏，復以張駿爲大將軍，命其立國。於是使者每歲往來於建康。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回國，佐使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還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傅，并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婆正坐君。』薨，諡曰「桓」。侃在軍中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陸訖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尙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機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尤得法外意，安琨之從子也。

成主卒李班卽位

郤說成主李雄，生瘍於頭，身多金瘡，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日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自料不起，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謂壽曰：『卿乃朕之至親，國之元忠，今朕將歸，託汝後事。吾聞傳國以嗣，嗣不肖卽以德。今諸子皆非鼎器，故不立而立班。班有仁孝，可以爲君，卿善事之，勿負朕言。』言訖，又謂班曰：『建甯王起有智謀，卿可舉國委之。』言訖而卒。李班治喪訖，居數日，壽等扶班卽位，政事皆委於壽。司徒何點尙書令王懷，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百官備禮，班舉哀發喪，卻說李雄在位三十二年，雄寬厚，簡刑約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殷實，門不閉戶。雄常無事，出外遊行，忽見丞相楊褒在後，持矛馳馬，雄怪而問之，何如？佐作褒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所乘惡馬而持矛也。』

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自失，故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卽還而不復出。班旣立爲后，蜀成都主李雄庶子李越先已屯江陽，聞雄死，乃奔喪成都，與其弟李期欲謀作亂。成主班弟李忤竊知，密告於班，勸遣越還江陽，免其在此爲患。及以期爲梁州刺史，使往鎮，庶無內變。成主班以雄未葬，不忍推誠待之，且曰：「二人旣爲謀，卿可代吾領兵五萬，出屯涪城，彼必不敢爲變。」於是忤領兵出屯於涪。李越謂期曰：「蜀地乃吾家天下，今班嗣立，你有何計策將班殺之？我雖居長，願讓位與汝，汝意下如何？」期曰：「吾有此意久矣，明早待班來殯宮，朝哭父王，吾與兄領兵心腹二十餘人，各藏利刃，伏而殺之，而後取其大位，其可麼？」越曰：「此計雖善，恐百官不服。」期曰：「易耳，誣班謀殺君父，自奪大位，吾欲殺之，誰敢忤之？」二人計議已定。次日平旦，越期二人領了心腹二十餘人，各藏利刃，入殯宮埋伏。不一時，班至，望靈柩拜哭在地。被李越一刀砍在地下，左右欲持兵器向前，被李期大喝曰：「不得無禮！」李班謀殺君父，吾故殺之，吾等受太后詔，故殺之，其餘人等，都皆赦免！於是衆隨宮人各散。李越卽出前殿，聚集文武百官，謂曰：「李班欲速得位，謀殺君父，吾故殺之。我弟李期有仁有德，今可以登基。汝等羣臣，速行君臣之禮，有不服者，以班爲例。」言訖，扶李期上坐。期推讓再四，方上龍座。越率羣臣，山呼萬歲。期旣卽位，改號爲玉恆元年。以兄越爲相國，加大將軍。李嘉爲大都督，皆錄尙書事。壽乃驥之子也。郤說成帝設朝，加庾亮爲征西將軍，假節，督江荆益豫雍梁六州諸軍事。亮在武昌，得詔旨，受征西將軍印綬節，重賞使人還都，以殷浩爲記室參軍，以褚裒爲豫章太守。社父爲丹陽丞。史記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昔譙國桓彝因見，常謂之曰：「季野有一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藏否，內有褒貶也。時謝安亦推重之。桓曰：「裒雖不言，四時之氣備矣。」初，裒總角謁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莫非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之卦，不知少年何以得表斯祥。此乃大貴之卦，二十年后，吾言方驗。」後其女爲康皇后，乃拜侍中，錄尙書事，其卦果驗。杜乂字

弘理，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面，目謂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殷浩乃陳郡長平人，羨之子也。褚裒陽翟人也。杜乂桂陵人，預之孫也。此三子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故庾亮錄甲而重之。

石虎弑主自卽位

十二月，趙丞相石虎欲篡位，乃集百官於朝堂，謂曰：『孤自受將略以來，南征北討，東蕩西除，百戰而有千傷，十死僥倖一生，論吾之勳，足高一時，成大趙之業者，乃我也。若無一人安得至於今日耶？今聖上晏駕，不遺詔立我，而立弱弘，倘外窺兵，誰能當之？我欲廢之，汝諸大臣，其意云何？』斯時石弘懦弱，石虎強盛，黨多，父子並執大權，衆臣皆畏其勢。乃對曰：『臣等正欲上請廢立，未敢發言，丞相言之，無不可也。』虎見百官聽從，乃退還府。趙主石弘聞知其議，恐禍滅族，乃自齋璽綬，步詣魏宮，請禪其位於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耶？』虎不受璽綬，弘見推卻，乃流涕回宮，謂太后程氏曰：『石虎欲謀大位，先帝眞無復遺種矣。』言訖，母子對泣。於是尙書省奏魏臺，請依唐禪讓之事。虎曰：『弘愚暗昧，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宜廢之，何禪讓也。』言訖，卽領府兵入，命武士扶弘下殿，曰：『汝素居喪無禮，不諳政事，難奉宗廟，是以廢之。』弘並不辭，乃下階立於臣列。於是丞相虎自登御座，百官與弘同拜山呼。虎以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改元建武。時尙方令作「司南車」，成構思精微，虎賜其爵關內侯。時衆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因此殺貴金二斤，買米二斗。虎聞長樂魏國有田疇未闢，桑業不修，下詔貶其主宰。虎既卽大位已定，陰使人弑程太后及石弘一家，不留一人。果然苗種無遺。姚弋仲聞之，稱疾不賀。虎累使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耶？』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矣。卻說慕容仁反據遼東，慕容皝親帥三軍去討，軍至遼東城，仁亦帥衆出迎。兩下會戰，仁大敗，乃棄城引家屬出奔。

別處。既遂，領衆入城，欲悉坑遼東之民。高翽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不若赦之爲安。」既以爲然，止之。乙未，成康元年，趙太祖石虎成主李期建武元年，王恆元年正月朔，成帝加冠，羣臣朝賀。三月，司徒導羸疾，不堪朝會，成帝與羣臣達其府，導排宴待帝，與朝臣於內室。帝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曰：「陛下初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境日躋，宜博納朝臣，詔諮善道。」而導惡之，卽出坦爲廷尉。坦明知，卽辭以疾去職，還第。於是罷宴，成帝還宮。時桓景詔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一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熒惑」犯「南斗」，而「南斗」乃揚州分野，今妖孽處之，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明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象，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略疎桓景，使人辟太原王濛爲椽吏，王迷爲中兵屬。史說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痴。時導以門第爲中兵屬，及見導，無他言，惟問江東米價如何。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椽不痴，人何言痴耶？」嘗見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王濛，字冲祖，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美，遺以新，謂不問取價。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大協齊名友善，協嘗稱濛性明通，而自然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司徒王導，聞二子之名，而辟之。四月，趙王石虎親令百官及六軍南游，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劉耽大驚，以爲石虎必來爲寇，忙使人入建康，上表稱虎軍至近，不言多少，宜速爲救。朝廷震懼，成帝既加司徒，王導爲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令其備拒趙兵。是日，帝自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去救歷陽，及分兵戍慈湖南渚。郗鑒聞知，亦使廣陵相陳光將兵五千入衛朝廷。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了。成帝遂解嚴，導亦解司馬，詔責耽輕妄，免官。九月，趙王石虎與百官商議，乃遷都於鄴城。初，趙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能預言成敗，屢有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

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於是百姓或避賦役爲奸宄。詔中書曰：『佛國取奉里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奉著作，卽王度等議上言曰：『王者祭祀典禮俱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祀也。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佛寺燒香禮拜。且漢魏惟聽西域人入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令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不聽，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會應從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於是百姓都爭入朝出家。卻說成主李班之舅羅遠等，欲殺成主李期，復立班之子，事覺，遂收留等及班母羅氏殺之。期自得志，輕舊信任景褒、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而褒無他才，先嘗勸雄立期爲太子，故此有寵。由是朝綱隳紊，雄業衰矣。卻說代王紇那先入宇文部，招集亡散五萬人，復來爭位。翳槐聞之，莫敢當其鋒，乃引衆奔趙去了。於是紇那復占朔方。

張峻上疏清北方

初張軌及實茂保捷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廢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爲賢君。駿遣將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而駿有意兼秦雍之心，乃使人特入建康上疏曰：『勒雄旣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知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則大業得以大興矣。』丙申二年，趙建武二年，成帝與羣臣議而未行，由然寢矣。卻說慕容皝欲討其弟慕容仁，與百官議之。當司馬高翔曰：『仁叛棄君親，神人共怒，前北海未嘗冰，自仁叛以來，冰凍三年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大王宜速應天意也！』皝曰：『卿言正合孤意！』於是皝從之，將兵五萬，從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赴平郭，去郭七里屯下。侯期見皝兵至，乃馳入城以報仁。仁忙整兵出戰，被皝令大將高翔伏兵於路，詐敗獲之。皝驅兵入城，先收仁黨，斬之，後賜藥與仁自裁。仁因怒飲藥而死。皝始分兵戍守，自勒兵回國。二月，晉成帝立皇后杜氏，帝自

臨軒遣使備六禮迎之。羣臣賀畢，帝宴之。杜后乃杜預孫女也。卻說前廷尉孔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慄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哭耶？」冰謝之而問曰：「吾見使君病重，未敢輕觸，君百歲後，中原可復否？朝中誰可爲將也？」坦曰：「勒雄雖死，餘黨更強，二都急未可得，莫若愛民養兵，分戍險要，屯田講武，待十年後，可議北矣。」水曰：「承此金石之言，銘刻肺腑。」言訖謝之而去。坦歎數聲而卒。

趙作大武東西宮

卻說趙主石勒興工作大武殿於襄國，又作東西宮於鄴，皆砌以文石，以漆灌瓦，金鏤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之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雲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蜀錦袴，執羽儀，鳴鼓吹打，游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粟二斗值金一斤，百姓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虛」「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工費數千萬億，竟不能成。其時白虹出，是大社鳳陽門。虎大驚，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鈞平爲首，化以仁義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人物。朕以眇傳，君臨萬邦，台輔百官，其上封事，極言無隱。」虎雖書下示，人無敢言。丁酉三年，趙建武三年，趙主石虎自稱趙天王，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盤」炙人。虎試而悅之，至是五百餘人，人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卻說晉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入朝請興學校。成帝從之，而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尙老莊，儒術終不能用。

趙王虎殺太子邃

卻說趙太子邃，虎甚愛之，謂羣臣曰：「司馬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於如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乃太子邃小字。羣臣皆默而不言。旣而邃驕而殘忍，好裝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時虎亦荒耽酒色，喜怒不常，因使邃省司尙書事，誚責笞捶，月至再

三。遂私謂中郎子李顏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計遂稱疾不視事。虎欲去視遂疾，佛圖澄謂曰：「陛下不宜往東宮。」虎問之，澄故不答。虎思其東宮有謀，乃自還宮，命所親信女尚書親爲己往視察之。遂以虎至，抽劍擊之。虎知大怒，收顏等，詰之。顏具言虎狀，遂殺顏三十餘人，卽詔廢遂，殺之。并其男女二十六人，并埋一坑。虎於是召次子石宣，立爲東宮。

燕王稱藩於趙國

卻說慕容皝威名日盛，當鎮軍長史封弈等說曰：「今雄傑並起，天下紛爭，大王以千里之卿，當五湖之勁，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自稱尊號乎？」皝從之，乃涓吉集僚佐於殿堂，乃自稱爲燕王，封弈爲相國。乃謂羣臣曰：「吾欲伐段氏，汝等有何高見？」封弈出曰：「段氏數侵趙邊，虎必惡之，大王若能稱藩於趙，趙必納之。然後使人率師討遼，趙必從吾，可破必矣。」皝然之，乃修書使人稱藩於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期以明年大舉。卻說代王將槐，因紇那入侵，乃逃遣人降趙。趙王納其降，以兵助之。紇那聞之，奔趙，因此翳槐復立於代。卻說楊難敵初殺毅，自稱仇池公，降於趙。趙王納之。四年，趙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健建元年春。卻說趙王石虎欲攻段遼，使姚豹等將舟十萬，出於水津，與惟等將兵七萬爲前鋒。燕王皝聞知趙王動兵，亦引兵五萬，攻掠令支城之北。段遼集諸將商議，以兵追之。當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宜併力禦之，而更共燕國，萬一失利，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說，以成今日之患，今不復墮計中矣！」言訖，乃率衆追之，被皝設伏邀擊，大破之，掠五千戶而歸。段蘭始悔不聽慕容皝之言。趙王虎兵進屯金臺，與皝軍長驅入薊遼，所署漁洋上谷代郡守將皆降。於是虎取四十餘城。時北平相楊裕率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言降，無能爲也。可速進兵，且勿攻之。」諸將遂引兵直過燕山，段遼亦不敢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慕容翰乘亂再

走，投降宇文部去了。於是虎得令，支官徙其民二萬戶，於公雍襄豫四州。其士大夫之有才行者，虎皆擢絃之，虎分定署守，振旅還都，其署城皆被斃取而戍之。

李壽殺其主李期

四月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皆不自安。而期忌壽之威名，使其出屯涪城。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既而使出涪，趣裝卽行。卻說李壽，字

武裝，乃李驥之子也。官封車騎將軍，因成主期疑忌其威，使出屯涪，心甚怨望。於是欲自立，恐力不及，問長史任調曰：『主上託孤於我，以期不堪嗣國，是以班爲東宮，吾立之。今期弑班代之，驕虐殘殺，果應主上易簣之言。吾欲廢此殘主，自取天下，其事若何？』任調言曰：『李期逆仗弑主驕虐，殘害百姓，明公若興義兵討之，孰不來應？』壽曰：『吾恐謀事不成，反招其咎！』任調曰：『可使卜者占之。』壽曰：『然！』於是遣使出府，召卜者入內筮之。卜者投卦成曰：『乾卦。』因賀曰：『將軍主有數年天子之分，恐後不延！』任調曰：『一日尙爲足，而况數年乎？』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因此每日論計畫策，商議自立之計。而猶豫未發。初巴西處于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聞其賢，數以禮辟之，而壯不應。其時聞期刑政紊亂，而來見壽，壽問自安之計，壯曰：『蜀民本皆晉臣，足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臣於晉，不但自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哉？』壽然之。次日領兵五萬來襲成都，時壽世子李勢爲翊軍校尉，聞父起兵，至乃開門，帥衆納壽。遂克成都，屯兵宮門，奏殺大臣數人，縱兵大掠，數日乃定。用調之計，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縣公。幽之。期愧，自縊而死。當羅恆解思明等，勸壽用壯策立壽，遂從任調等之言，自稱爲帝，改國號曰漢。興元年，尊父驥帝號，更以舊廟爲大成廟，盡殺成王李雄諸子，不留一人。以李勢爲王太子，以任調爲大將軍，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不至，誓不出仕。壽見其不詣，又以厚贈。壯無所受。

趙王虎伐慕容皝

卻說趙王以燕王慕容皝不會而攻段遼，自崑其利使趙地爲左將軍，以侯昭爲右將軍，遣使四徵，詔誘民夷二十萬，分爲二隊來擊遼東。時燕遼東諸郡縣，返應趙者三十六城。因此趙兵不血刃，直抵棘城。城下屯札，分兵四面進攻。時慕容皝大驚，欲逃往東胡避之，急吩咐其子慕容恪帶兵保護家小先走。其父慕容廆，遺有駿馬一匹，其色赭白，有奇相逸力。時皝避難，欲乘此馬，其馬悲鳴踉蹌，皝不能近。皝意決，乃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得濟大難，今不欲孤騎者，蓋是先帝之意，不許吾出也。」言訖，卽出將軍慕容根，開皝欲出奔，忙諫曰：「彼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奔走之勢氣遂成，不可復振矣！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曰：「孤欲取天下，何有出走？」皝遂止，然猶懼形於色。玄允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皝從之，佩將敢死騎兵七百人，出冲趙兵，所向披靡，斬獲二百餘人而還。於是士氣百倍，皝意乃安。佩等日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戰而退。皝喚其子慕容恪來謂之曰：「汝可領軍追之！」又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若一不捷，則吾等無種類矣！火速用心！」於是恪帥五千精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首三萬餘級而歸。趙兵皆潰，惟游擊將軍石閔獨全一軍。閔本姓冉，虎養以爲子，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諸孫。虎既敗還鄴，以功拜蒲洪爲都督六夷諸軍事。閔言於虎曰：「洪雄略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強兵，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卻說慕容皝使子恪追殺石虎之兵去遠了，乃自整兵取諸叛城皆下，誅叛甚衆。虎聞之，道曹狀將青州之衆戍也，當運糧米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詣高句麗，使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謀復擊燕。時冀州八郡大蝗，司隸奏請坐罪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言罪己之音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也。而

欲妄陷無辜，政可白衣領職？」司隸滿面羞慚而退。

庾亮欲攻王導止

卻說成帝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更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而導性寬厚，任用諸將趙盾、賈甯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聞之，欲帥衆入朝黜導，先使人奉會牋郗鑒同起。其書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受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奏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其主哉？今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導居師傅之尊，多養無益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託，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鑒得書，知亮欲共起兵廢導，乃不聽。急使人奉書止亮曰：「聞公帥衆黜導，僕以爲不可。何也？昔王敦入討劉隗，天下以爲謀反，蘇峻嫉公事，卻亦然。此二者，公親見，非遠聞也。公宜罷之。」亮得其書，猶未止。鑒急來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攸攸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備哉？」因此二人不成大隙。而亮嘗欲有黜導之意，孫盛諫曰：「王公嘗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之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始止。是時亮雖居外政，而遙執權，既處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然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元規乃庾亮字也。卻說王導爲丞相，以李充爲椽。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精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愈遠，乃作舉箴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由然士大夫亦不能改其前俗。

龔壯上封得失事

卻說秋漢霖雨百日，百姓飢疫。漢主李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因上封事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霖雨百日，飢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鑒示陛下，故愚謂宜遵前盟，推奉晉室，彼必不愛高爵，以

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漢主壽省書內慚，祕而不宣。十月，晉光祿勳顏含以年老遜位，致仕在家。時論者以王導爲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敬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軍事宜，鄙人老矣，今不識時務。』懷諾諾而出。人問其故，何不答之，含告之曰：『吾聞代國不問仁人，何馮祖思問禮於我，我豈有邪聽乎？』初，郭璞嘗欲爲之策，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而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因不與策，含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歲而卒。

翳槐卒立什翼健

郤說代王翳槐之弟什翼健，因先被紇那來攻，與翳槐俱奔投趙。槐以什翼健質於趙，請師擊走紇那，而復北代。弟得歸國，至此翳槐疾病，召各部大臣入臥內受顧託。

曰：『朕今疾篤，恐未能起，召卿等囑之。朕弟什翼健，豐骨不凡，才智高度，若亡後可立此人，則社稷可安耳。今幸質在於趙，卿等可使人召之。』言訖而卒。諸部大人以什翼健在趙，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度不可，乃自詣鄴見趙王虎，已身留爲質，替兄什翼健歸國領衆。趙王虎心悅其仁義，而俱遣之歸國。兄弟二人歸國，諸部各集，立什翼健爲王，卽位於繁峙。乃分國之半與弟孤也。郤說什翼健，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垂地，臥則兩乳垂簾。旣立爲代王，乃改號建國，始制百官，分掌衆職。代王猗盧卒，國內多難，部落分散，什翼健雄勇有智略，修祖業，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制叛逆，殺人奸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明，無鞠招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十二月，郤說段遼自敗於燕，趙逃入密雲山，不能歸故地，懼燕來攻，乃遣使降於趙，使人去了，旣而又悔，復遣使降於燕。燕旣自將兵來迎，段遼未及行，趙王先得其降狀，乃遣將軍麻秋帥衆一萬迎之。秋將行，虎敕秋曰：『卿去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秋諾去，段遼探知燕趙皆來相迎，乃遣人與燕謀，西復趙軍。於是躑遣慕容恪伏精騎於密雲山，麻秋不知。

有謀，未爲防備，引衆而入，被恪指揮伏騎齊出，麻秋措手不及，大敗而逃。獲其司馬楊裕，盡得其衆而還。段遼既歸燕，旣待以上賓之禮，以裕爲郎中令。後遼謀叛，旣知斬之，此後事也。己亥五年，趙建武五年，三月，庾亮與僚佐商議，欲開復中原，遣使上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鎮魏，與弟翼鎮江陵，毛寶鎮峽，戍朱城。又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以爲費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運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候時，時之可否，係胡之強弱，胡之強弱，係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倚爲牙爪，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而誅將相，內難旣平，剪削外寇，四海之內，不及尺土。以是觀之，爲虎能將，必不能也。今征西欲帥大軍，席捲河南，虎必親帥其衆，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郭，何如金鏞？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已將關中精兵西征之戰，殆不能勝也。金鏞險固，兵數十萬，衆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起兵擊虎，今此三事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乃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日，曾於城北界豫置屯軍，以禦其外，穀熟，胡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急燒以未急，利燒設而走。如此數年，竟不獲利，當是時，胡惟距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未乃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論征西旣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而未陣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戰，以我之所短，擊彼之所長，懼非妙勝之算計也。」帝覽之默然，而問羣臣，朝議與謨皆同。於是帝使人持詔止之，而亮不聽，乃移鎮石城。卻說代王什翼健會集諸大人，商議欲遷都於壘源，問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遷陟爲業，今國家多難，徒無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

「因此乃止。時什翼健初質於趙，未曾婚娶之。至是使人求婚於燕王。燕王執以其妹妻之。由此兩國通婚，結爲唇齒。」

何充庾冰參政事

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以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卻說王導先臥病在牀，上書薦妹之子丹陽尹何充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大丈夫之望，其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蒼唯總，而社稷則無餘矣。」成帝覽疏從之，卽以何充爲侍中，使人召充至，以爲侍中。充謝恩領之，導於是月而卒。年六十四。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二世，倉無儲穀，衣無重帛。王導旣卒，帝不勝哀感，詔喪葬參用天子之禮。諡「文獻」。以其長子爲中書侍郎，遣使徵征西將君庾亮爲丞相。亮固辭不詣，始以充及亮弟庾冰爲參錄尚書事。冰經營時務，不舍晝夜，尊禮朝賢，陞擢後進。於是朝野翕然稱爲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冰頗立威刑。丹陽尹諫之，殷融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宜盡銷禦之道。」冰曰：「玄象宣吾所測，正當盡人事爾！」又隱實戶口，察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爲緝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遠，復寬縱。疎密自由，令律自用矣。是月，改丞相爲司徒，太尉南昌公郗鑒疾篤，上疏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游待親問，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國思，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安貼。聞臣篤疾，衆情駭動，若當北復，必啓寇心。太常臣蔡謨，平簡眞正，素望所歸，可爲徐州牧。」成帝覽畢，問使人病軀若何，奏已死矣。帝傷悼不已，敕命葬之。拭淚以蔡謨代鑒都督兗軍事。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代趙帝進攻壽陽，蔡謨上疏曰：「壽陽城堅而固，又王師左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河北之騎，足以來趕，况停舟水渚，引兵造城，前難堅敵，後難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以國之爪牙，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重，而反以益寇，非

長策也！帝省之乃止。

趙人入寇陷沔邾

九月，趙王虎將軍夔安帥兵七萬來攻沔南及邾城。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木橋，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當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貧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衆服其言。至是，庾亮欲伐趙，使毛寶、樊峻戍之。虎果然使夔安等將兵來攻。毛寶使將陳忠五人，帥兵五千出拒。兵至江北岸畔，忽見塵頭起處，一軍阻住，爲頭首將夔安，挺鎗拍馬而出，與陳忠並不打話，互相交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忽聞東南角上，喊聲大振，姚豹引兵沖突而來。忠急分兵不及，又與雄一軍沖橫而來，忠與四人共五將，竭力死戰，不能抵擋，大敗而逃。忠同五將被二路軍馬抱圍而來，皆被殺死。餘兵無主，俱皆逃走。二人得勝，將二萬輕騎來攻邾城。毛寶聞前軍已陷，不敢出戰，急遣人求救於庾亮。亮不卽時遣兵去救，因此被安等攻陷邾城。毛寶、樊峻二人突圍出城，趙兵後追，前無船渡，皆赴江而死。夔安既陷邾城，帥衆進寇江夏、義陽，二城皆降。安等又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以兵七千人拒敵，大敗而退。時庾亮猶移遷鎮，聞邾城陷乃止。卻說趙王貴戚豪恣，石虎患之。知李臣忠直，不懼豪惡，虎擢臣爲御史中丞。由是內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豹避路，今得中丞信然。」十月，卻說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使長史劉翔來建康，獻捷論功，且言權假王位之意，更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晉帝從之。時慕容皝又遣慕容恪、慕容擊、宇文弼，年十三，勇冠三軍，所向無敵。丁亥六年，趙建武六年正月，司空庾亮疾篤，召弟庾翼至臥所，囑之曰：「吾歷年官至司空，人臣之位極矣。汝於吾死之後，善事主上，勿生異心，負吾清名也。此權今交付於汝，其柄不可移於他人，自取禍也。」言訖而卒。史說庾翼字稚恭，乃庾亮弟也。丰儀秀逸，少有經綸大略。因是庾亮臨

死以權付彼翼。既代亮率領其衆，舉哀成殮，殯葬於武昌定金山。此時友人何充聞知亮死已葬，歎歎嘆曰：「埋玉樹於池中，使人情何能已！」庾亮既死，成帝卽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等州事。時人疑翼年老不能繼其兄翼，乃悉心爲治，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皆稱其才。卻說慕容翰至自密雲山外，入宇文部降於逸豆歸，豆歸忌翰才名，欲害之。翰佯往乞食，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往來自由。山川形勝，皆默記之。時燕王皝以翰因猜嫌山川，雖有他國，常潛爲燕計，乃使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因而得入。宇文部見翰稱說燕王使車迎殿下歸國，翰與王車遂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逃歸。皝大喜，厚遇之。翰亦無二志矣。三月，卻說趙王虎遣使遺漢王壽書，欲連兵入興壽晉，共分江南。壽大喜，卽回書賞使，約定大舉使使去了。壽集舟師大閱於成都，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豹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羣臣亦皆叩頭泣諫，壽乃止。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叔父之仇，又欲使壽仕晉，壽不從，乃詐稱病，龔壯遂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到成都矣。

趙王發兵伐燕國

卻說趙王虎恨燕與段遼，在密雲擊敗其將麻秋，乃合兵五十萬，具船一萬艘，自河通海，運糧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徒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堯，豫雍洛城，自幽州

以東，至西狼山大興屯田，括取民馬，如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匹，帥衆大閱於宛陽，欲擊燕。燕王聞知大驚，集僚佐商議拒虎之計，而謂其子慕容恪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謹，薊城南北，必不設備。汝宜帥衆由詭道出其不意，去燒其積聚，屠其城池，可盡破也。不然兵至。」恪然之，卽密出統兵一萬人，自蠡螭寨直抵薊城，遂破武津，入高陽，所至皆焚燒，積三萬餘家而去。石虎聞知大驚，恐失巢穴，勒兵退還。伐燕之謀始停。虎既回國，命太子石宣及其次子石韜爲太尉，與石宣迭相省可。尙書奏事，不復啓旨。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

實重，不可以與人，庶可以防奸杜漸，以示軌儀。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邊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宣亦昵韜，使與機密。虎既不省事，不復啓旨，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之權，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望塵而拜。卻說漢主壽致書於後趙王虎，石虎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既僭大號，今以詔制與之，彼必酬返，不若便爲書與之。」今挹婁國獻柝矢石努於陛下，何不以之遺漢，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然之，遣漢亡將李閔，以書物持歸，報閔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使庭貢其柝矢。」賞其來使，使人歸告石虎。虎聞之大怒，黜波以白衣領職。

劉翔代求封燕王

卻說燕使劉翔至建康，晉帝命黃門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劉翔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未聞其苦。」翔因就啓爲說，求大將軍燕王章璽之事。帝命羣臣參博，羣臣朝議曰：「先王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其實不可。」翔對曰：「自劉石備亂，長江以北，剪爲戎數，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推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中國，千里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也？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尙書諸葛恢乃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謂翔曰：「惜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而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願焉？」翔曰：「婆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危險，君位侔元愷，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心恆念之，而君更倡邪惑之言，四海所以不一，良由君輩耳。」因此朝命未下，翔留歲餘，朝議終不決。會燕王復遣人上表，罪庾氏兄弟，又與冰書責其當國不能雪恥，冰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說爲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以翔爲燕郡太守，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尙，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世，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

沱奢靡傲誕，譽謬之言不聞，攻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偕北。公卿餽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仇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衆公卿皆無以答，惟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是日席散，各各還第。次早強趣裝，同天使望本國而行。

漢修宮庭殺僕射

翔歸燕，呈上璽綬，百官朝賀，蹶大悅。燕王蹶既受封爲王，乃以子恪爲度遼將軍，帥一萬五千人去鎮平郭。恪既受命，至鎮撫舊懷，新屢破高麗之兵，高麗畏之，不敢入境。自此邊地安然，民皆樂業。卻說成主雄，初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服。李闔還，盛稱說鄴中繁庶，宮殿裝飾，又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鏡內，壽慕之，亦大修宮室。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當僕射蔡興、李錄諫之，皆坐直諫而死。因是民疲於賦役，思亂者衆矣。

成帝崩立瑯琊王

康帝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正月朔日食，豫州刺史庾懌與江州刺史王充之有隙，會充之回朝，因過豫州，懌以毒酒送王充之。充之覺其毒，以其酒與犬飲，卽斃。充之卽歸朝，密奏其過惡。成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使人竊聽之，恐帝加罪，乃自鴆飲而死。六月，成帝不豫，時帝有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帝自幼聽嗣位，既長頗有勤儉之意，至是疾篤，或許爲尙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入。宰相庾冰何充等入內視疾，入宮見此符，皆不敢入。庾冰曰：「此必詐矣！」卽遣人先入推問，果然衆始能入臥前。庾冰問曰：「陛下龍體若何？」帝曰：「朕恐旦夕必歸陰，欲召卿託以後事。朕今崩後，丕奕幼沖，難以臨朝，欲遣詔詔太后垂簾，卿宜盡心輔政，休負朕言。」冰半晌不答，自思帝二子皆在襁褓，恐上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爲人所間，乃對曰：「目今石氏在趙，甚是猖狂，李壽居蜀，屢懷不仁，天下未安，四海紛紜，若立幼沖，恐

非社稷之計；先聖有云：「國有強敵，宜立長君。」今陛下之弟，瑯琊王岳，有仁德之風，不若立其爲嗣，天下萬幸也。」帝曰：「卿言至當！」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於是帝詔冰充等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并受顧命而崩。冰代爲舉哀發喪，立帝同母弟瑯琊王岳爲康帝，改號建元。孝康皇帝弟名岳，字世同，乃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在位二年。按諡法：「溫柔好樂」曰「康」。岳旣卽皇帝大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冰充二人，而謂曰：「朕嗣洪業，乃卿二人之舉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昇平之世。」帝有慚色。時帝年二十一，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勤儉之德，是追鍾於往烈矣。何充出朝，謂庾冰曰：「公勸先帝嗣今上，果應郭璞之讖云。」何冰曰：「郭璞云何？」充曰：「郭璞有言曰：『立始之際，丘山傾立。』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主上諱也。然傾者恐不吉。」冰乃瞿然嘆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君可勿露。」二人言罷而散。七月，康帝封成帝子不爲瑯琊王，奔爲東海王，就葬成帝於興平陵。康帝自徒行送喪，至閭闔門始坐輦輿。旣葬畢，乃自回宮。十月，燕王皝乃率百官領家屬遷於龍城。時有白龍黑龍各一，見於龍山。近侍奏知燕王皝，親帥羣臣觀之。備儀太牢，祀之於山上。須臾二龍交合，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歸宮。新宮曰「和龍宮」。又命建造佛寺於山上，名曰「龍翔寺」。賜大臣子弟爲官。又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帝常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有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慕容皝擊高句麗

時高句麗犯境，慕容皝言於燕王虎曰：「宇文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庸關將用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必乘虛掩不備，此心腹之大患也。宜先平之，還取宇文，如反手耳。二國旣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內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大喜曰：「卿謀至善。然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陝狹，從

何可往？」衆將曰：「宜從北道。」翰曰：「不可。虜皆重北而輕南，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定也。別遣偏將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者已潰，四肢無能爲也。」

魏從之，自將精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覆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一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主王釗聞知燕兵犯境，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以拒北道。自引羸兵五萬而備南道。時慕容翰已先至，與釗合戰，不分勝負。燕王魏大兵繼至，高句麗兵不敢交鋒，望風而潰。因此大敗。翰霸諸將，乘勝兵不血刃，直入九都。高句麗王釗單騎走遁山谷。燕王魏入九都城，獲其主王釗母妻，使人去探北道之兵回報。王萬與王武戰於北道，都皆散沒。武勒兵還救九都，魏大驚，命諸將休追王釗，使人去招其降。釗不從，魏欲窮追獲釗。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於山谷，大軍旣去，必復鳩集，收其餘燼，必復爲患。不若發其父墓，取其屍，及生母妻子而歸，俟其束手來降，然後返之，撫其恩信，策之上也。」

魏遂從之，使人發釗父墓，而取其屍，及母妻子載歸。又虜男女五萬餘口，毀九都城，振旅而還國矣。十二月，晉康帝立皇后褚氏，就遣使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任事，康帝除江州刺史，命鎮半州，褒始就鎮。卻說趙王虎無道，苦虐晉民，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工作者四十萬餘人，又救境內治南伐西討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造用五十萬餘人，船夫十七萬人，公侯牧宰，競營私利，因是百姓失業。貝丘人李某集衆怨，欲謀作亂，事發，被虎誅之，連坐者數十家矣。時近侍奏濟南平陵城北石虎，忽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擁限之，迹皆成蹊。趙王虎喜曰：「石虎者朕也，從西北而徙東南，天意欲使朕平江南也。」於是虎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統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數十人。因是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不辦者斬。民皆鬻子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時擬深源如管葛

癸卯，康皇帝建元元年，趙建武九年，二月，高句麗王釗見燕軍退，復還丸都，備禮朝貢於燕。燕王皝大悅，撫以善言，還其父屍，留其母爲質。命其歸丸都，永爲高句麗王。

釗拜謝而去，共母後數年亦還之。七月，晉康帝設朝，詔羣臣議經略中原。會庾翼詔入上表，命梁州刺史桓宣伐趙，帝許之。卻說翼在武昌，數月妖怪，欲移鎮樂鄉。王述聞知，使人與冰牋。牋曰：「樂卿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門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沂流供給，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正東鎮戍之中，非但捍流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樂。若移鎮樂鄉，遠徙西陲，一朝江州有虞，不相救援。岳方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觀覲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厭弧之謠，而成褒似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屢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社稷之長耳！」冰得述牋，轉侍庾翼，移鎮之事乃止。庾翼爲人沉毅，喜功名，不尙浮華。瑯琊內史桓溫，字元之，彝之子也。尙南康公主，有豪爽之風概，初生未期歲，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使其啼！」及聞其音，而賀彝曰：「真英物也！此郎必大貴，吾等不及也！」彝因嶠賞嘆，名之曰溫。溫嶠曰：「果爾，後將來吾姓也！」後溫長成豪爽，姿貌奇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恢善，恢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王之流亞也！」自此知名。襲父爵爲瑯琊內史，與庾翼甚善。上疏見溫於康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吏遇之。宜寄以方藩之任，必有私濟艱難之勳也。」帝納之，以溫爲荊州刺史。時杜乂殷浩並名皆冠世，翼獨弗之重也。左右或問之，翼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朝廷知浩屢下徵書，浩固辭不就，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述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當翼請浩爲司馬，朝廷詔除爲侍中安司軍司，浩不應，翼使人遣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兢明德君子，遇會際處，甯可然乎！」浩猶不起。浩

父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報之。翼報書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向煦豪強，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數百萬斛，皆是豪將軍輩，而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以爲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不得安席，離前宰皆誤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內，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監督者，又何益哉？』時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亦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康帝集羣臣商確，朝議多以爲難，惟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二人成之。至是帝詔議經略中原，翼欲率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於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驛驢馬，因此百姓嗟怨。八月，却說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又遣使奏移鎮安陸，帝使人詔止之。翼勿聽，違詔北行。至夏日，復表求鎮襄陽。時翼有衆四萬，帝以庾翼都督，證討諸軍事，遣兵出鎮武昌，以爲繼援。徵何充輔政，又徵徵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惟禘應命，褒以近戚長嫌，彝復督充鎮金城。甲辰二年，趙建武漢主李勢十年，永和元年，正月，趙王虎讜羣臣於太武殿，忽有白雁數百隻，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欲南侵。太史令趙覽奏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之。

燕王皝滅宇文部

却說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爲將。』皝卽集諸將，帥兵起行。詡告人曰：『吾此往，必不能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帥兵以

慕容翰爲前鋒，長驅而進。宇文逸豆歸聞知，燕王帥衆犯境，卽遣南羅大涉夜干將兵一萬迎戰。詡素聞涉夜干之勇名，由是失色。謂兄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不可輕敵，宜少避之。』翰曰：『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今吾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然吾熟知其人，雖有虛名，實易敵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銳氣。』詡曰：『旣如此，兄可

與戰。於是翰與高詡等驅兵出戰。涉夜干亦揮軍出陣，兩下交戰。涉夜干持槍拍馬，出陣搦戰，慕容翰與高詡各舞刀迎戰，未十合，涉夜干佯輸而走。高詡拍馬追趕，不至三十步，被涉夜干伏流弩於陣內，一時俱發。詡中流而退，翰亦中其流矢而退，還陣。涉夜干追鎗入燕陣，被翰閃過一傍，涉夜干馬急搶先至中，被翰提刀以斬之。而尸橫落馬。宇文士卒見涉夜干已死，不戰而潰。燕兵大勝，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此散亡。詡屯其衆於昌黎，得地千餘里。高詡因中流矢，至是而卒。燕王皝不勝傷悼，命厚葬之。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故后稷播穀，堯不與焉。占候天文，晨夜辛苦，非至尊之所宜親，陛下將安用之？」皝默然。詡滅宇文部，振族還都。時「熒惑」守「房心」，趙太子宣怒，領軍王朗會「熒惑」守「房心」，使太史令趙覽勸於趙王虎曰：「今「熒惑」爲怪，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可禳國家之患。」虎曰：「誰可當？」覽曰：「無有貴如王領軍者！」虎曰：「次更誰可？」覽無以對。虎因曰：「惟王波耳！」卽下詔，追波前議拓矢事，腰斬之。羣臣奏其無罪，後乃追贈司空。

孝宗穆帝卽龍位

却說桓宣帥軍五萬伐趙，軍至丹水，趙王虎使將李鸞以軍三萬拒之。次日交戰，桓宣爲鸞所敗，愧憤而卒。庾翼聞宣敗而慙死，恐諸軍亡散，急遣其子庾方之去代，領

宣軍而屯之，因此兩下相持，堅守不戰。九月，康帝疾篤，急召集諸大臣入宮，議立後嗣。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爲嗣，帝從之。乃立皇子聃爲皇太子。立訖，康帝崩，年二十三歲。何充等代爲喪事畢，奉太子聃卽大位。聃年方三歲，尊皇后褚氏爲皇太后，請皇太后臨朝稱制，加何充爲侍中，錄尙書事，總攝朝政。由是庾冰、庾翼深恨於充。却說充薦后父褚裒總朝政，裒固辭，請居藩鎮。於是改調裒都督兗使，鎮京口。尙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在私室則嚴父。后從之。時皇太后設白紗帳於太極殿，抱穆帝垂簾。孝宗穆皇帝

名眇，字彭祖，康帝之子也。在位十七年，壽十九歲而崩。十月，荆江都督庾冰卒，庾翼開兄冰已死，乃留子爰之，戍襄陽，自戍鎮夏口。朝廷詔還復督江州，翼既督江州，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伐趙。乙巳，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燕十一年。正月，趙王虎發諸州四十萬餘人，治未央洛陽宮，造獵車十乘，刻期校獵。自南昌津南至滎陽，數千里爲獵場；若人犯其禽獸者，罪至死。虎又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以配之。由是郡縣媚其旨，務擇美淑之女，因此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遂脅之，率多自殺。十州軍民皆有怨心。石虎及諸公，又私令未發之美女，亦有一萬餘人，總會鄴宮，虎與百官一同簡閱諸女。虎大悅之，封使者十二人，皆爲烈侯。光祿大夫迷明切諫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泚者音峻，峻字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天下未定，而大王淫樂如此，犯先聖之模範，恐非國家之久計也。」李龍大怒，乃遣龍騰侯招執明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爲祿仕而已。虎貪而無禮，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奇珍異寶，不可勝計，而猶以爲不足，又使軍人發掘歷代帝王先賢陵寢，取其寶物入內，由是大失民望。

燕罷園囿給新民

却說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苑中稅其十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欲諫曰：「古者十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七八也。今殿下拓地二千里，增民十萬戶，其無田者十有三四，是宜悉罷園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給其牛，不當更改重稅也。今官司猥多，皆宜澄汰，工商未利，宜正常員，學生三年無成，當令爲農，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近以言忤旨，免官禁錮，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愬良士，不忠之甚也。此數事皆關國家之利害，若明正法律，管取安身，國家可保也。」皝默然，乃卽下令，悉從其言。仍賜裕錢五萬，宣示忠良，欲陳過失者，勿有所諱。却說皇太后褚氏稱制，以會稽王司馬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六條事，又詔徵后父褚裒輔政。裒欲却政歸鎮，眼前無可託者，當尙書劉遐說之曰：

「會稽王昱，令德雅望，足下宜大政授之。」褒固辭之，與司馬昱而自歸藩。昱乃清虛寡欲，尤善玄言，與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郗超謝萬爲椽屬。超乃郗鑒之孫也，少時卓犖不羈，隨父默簡冲退，而嚮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施散親戚，一旦都盡。謝萬乃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十月，江州都督庾翼病篤，遣人上表，以桓溫爲荊州刺史，委之以重任。及是翼卒，朝廷已知時朝議以諸庾世在西郵，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以溫代之。何充出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隣勁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會稽王昱曰：「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其右者！」當丹陽尹劉琰亦奇溫才，然知其有不忠之心，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成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明公宜自居上流，以恢爲軍司，可保社稷無後日之憂。」昱弗聽，使人以溫代翼，又以琰監督中軍，以代庾爰之。

漢王殺其弟李廣

漢自李壽於癸卯年卒，羣臣立其太子李勢爲漢王。其時勢弟李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常有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亦孤危。」固請許

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斬之。襲廣於涪城，廣遂自殺。思明被收，嘆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謀，敢諫諍，素得民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却說姚弋仲清儉正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趙王石虎甚重之，以爲冠軍大將軍。丙午二年，趙建武十二年，漢嘉定元年，張重華永樂元年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能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思親舊。及卒，朝廷惜之，諡曰「文穆」。却說燕王皝帥衆二萬襲天餘，天餘國王玄以兵拒之，被皝用伏軍計邀戰，虜其王玄以歸，滅其國爲郡。三月，后父褚褒表薦顧和殷浩於朝廷，朝廷詔以和爲尙書令，以浩爲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親屬勸之起，和謂所親曰：「古人

有釋衰經從王事，以其才足輸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遣人以書與浩曰：「昱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沉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林挹退，苟遂本懷，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則時之興廢也，國家不易，宜深思之。」浩得是書，乃就職領揚州刺史。史說：前原張軌，安定烏氏人也。漢趙王張年十七世孫，晉惠帝永甯元年，爲涼州刺史，因據之。安帝拜爲涼州牧，西平公。後軌生實，實生茂，茂生駿，駿是年四月卒，僚佑立其子重華爲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

涼州趙艾破趙兵

却說趙黃門嚴生，意朱軌會久雨，因見趙王，譖軌不修道路，謗朝訕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修，天降大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况於人乎？願止作役，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民望。」虎雖不悅，亦不以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軌。又立私議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此，不敢相過談話。是時虎欺涼州牧張駿卒，重華新立，乃遣將軍王擢、麻秋領兵三萬出擊涼州。大兵起行至界，張重華已知，悉發境內兵使斐桓爲將禦之，久而不戰。當司馬張軌卜言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興將多宿舊，有人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卽任之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殿下若用，必克趙也。」於是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曰：「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而後言。」重華拜艾爲監軍將軍，給步騎五千與行。艾遂引兵出城，夜有二梟鳴於衙中，諸軍皆以爲凶。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有梟鳴衙中，克敵之兆也。汝等何疑？」次日率衆身先出與趙戰，未及十餘合，大破之。王擢退兵二百里。却說麻秋以一軍攻陷金城，獲其縣令車濟，秋招其降，濟不從，伏劍而死。又遣人以書致宛城都尉守來降，李矩曰：「爲人臣，功旣不就，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麻秋嘆曰：「義士也！」命人收而葬之。

王其李英舉兵攻成都

却說漢主勢驕奢淫侈，不恤攻事，罕接公卿，信任左右，讒說並進，刑罰苛濫，於是中外分心。太保李奕自從晉壽舉兵反，衆至十萬，圍繞成都。漢主勢自帥禁兵登城助戰，李英見勢自登城上，親自披掛，至城下數勢之罪，被勢執弓射之，中項而死。漢兵見奕被射死了，乃開城出擊，大敗英衆。還自是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擄掠四野，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加以飢饉，四境蕭條。

桓溫帥衆入伐蜀

十一月，桓溫召諸將商議伐漢，諸將佐皆以爲不可。惟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耳。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胡蜀二寇而已。蜀雖堅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人民不附，且恃險遠，不修武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騎疾趨，比或觀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而擒也。蜀地富饒，戶口蕃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原，若得而有之，國之大利也。」溫曰：「論者以大軍旣西，胡必覬覦。」喬曰：「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必以爲內有重兵，決不敢動。縱有侵犯，沿江諸事，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大悅，曰：「君謀乃吾志也。」戒嚴旦日，不待詔命，拜表卽行。委長史范汪以晉事，朝廷得表，聞溫伐漢，皆以蜀道險遠，衆少而深入，多以爲憂。惟劉恢以爲必克，衆問其故，恢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得蜀之後，專制朝廷。」衆服其論。

漢王面縛輿襯降

丁未三年，趙建武十三年三月，晉兵前望夔關不遠，桓溫在馬上觀看，但見面沿江傍出一陣，殺氣騰起。溫勒馬不前，言曰：「三軍不得前進，前面必有埋伏。」隨令三軍倒退十里之外，地勢空闊之處，排開，以備交戰。使戰馬萬餘騎，前去細探，回報：「無軍。」桓溫不信，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從地而起。溫又使人仔細探着，回報：「江邊止有亂石七八十塊，推着，並無軍馬。」桓溫深疑，尋土人問

之須臾尋到數人。溫問亂石作堆何故？土人告曰：『吾聞老者云：亂石乃諸葛丞相入蜀之時，特來此處運石壘成陣勢，於沙漠之上，常有氣從內起，此處地名魚腹浦也。』桓溫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亂石，乃立在山坡上，下觀看四面八面，皆有門戶，其石皆八行，行相去二丈。時諸將皆不識也，不識者乃笑曰：『此惑人之術耳，有何術哉？』惟桓溫曰：『此乃一八陣圖一也，內按常山蛇勢，誰謂陸遜不困此也？』遂引從騎下山坡，直入石陣中觀看。看時，日且將墜，但見怪石嵯峨似劍，重疊如白，江濤涵湧，卻似戰鼓之聲。桓溫觀罷，贊嘆不已，引兵直出。史官有詩贊「八陣圖」曰：

孔明施妙用，八陣向沙隄；已許桓溫識，先教陸遜迷。江聲喧鼓角，山景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不用疑。

卻說桓溫軍至袁衣縣，李勢聞知，大驚，遣將軍咎堅率大兵，趁合水以拒之。諸將進計曰：『今晉兵大至，地理必疎，宜設伏兵於江南，待其過半擊之，則溫可擒矣。』咎堅曰：『桓溫能搏，彼必料伏安能破之？不如引兵向犍爲，先處以抗之，可保萬全。』乃引衆向犍爲，桓兵先至彭模。桓溫聞漢以堅爲將，向犍爲，集諸將商議。時諸將議欲分兩道兩軍並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不可！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捷之戰。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此釜甌，持三日糧，以示士卒無還之心，勝可必矣。』溫從之，依計而行。當後軍孫盛將羸兵二千守輜重，其步卒二萬直詣成都，進遇漢將李憊。溫大罵：『無端匹夫，今領大兵百萬，猛將千員，已入巢穴，爲何不降？猶敢抗拒！』權與溫將一氣，他喬佯敗而走。權追五里，炮聲起，伏兵齊出，權兵大敗，望山而走。桓溫催軍追殺，三戰三捷，漢兵走散。咎堅兵至犍爲，方知爲溫軍，從異道至成都之十里陌者矣。咎堅急領軍還，堅衆自潰，不敢交鋒。漢主勢見溫軍至近，乃悉集軍將出戰，兩下皆至笮橋，二軍合戰，溫前鋒不利，矢石及至溫馬首，衆懼欲退，而

鼓吏驚慌，計申進鼓。袁喬拔劍，親督率士卒，力戰十餘合，大破之。漢兵潰走，李勢勒馬走回城。桓溫乘勝驅兵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李勢知不能拒，集文武輿輓而縛詣溫，軍門投降。溫遂引衆入城，差人送漢主勢於建康。面君朝廷，詔封李勢爲歸義侯。溫既克蜀，急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賢賢旌善。蜀人悅之。溫留成都三十餘日，始振旅還江陵。蜀自李特至勢，凡四十六年，至是滅之。卻說晉后垂簾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左丞陶蕤言：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償之？於是乃加溫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朝廷憚之。而溫自平蜀之後，雄姿平氣，自謂其是宣帝劉琨之儔，諸將將爲王敦之比。溫心甚不平，而恨諸將。諸將設一計，使一老婦，僞作劉琨之妓女，入訪桓溫。一見溫，潛然而泣。溫問：「汝乃何處婦人，敢來此處發悲？」老婦答曰：「妾乃劉司空琨之妾，昨見郡公遊街，甚似劉司空，因來訪見，果似無比。令人見鞍思馬，覩物傷情，而致悲耳！」溫聞老婦說其貌似劉琨，心中大悅，卽入內再整衣冠。又呼老婦問曰：「吾與劉司空何如？」老婦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肉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假問：「喝退老婦，於是不內，解帶昏然而睡。不治有數日。溫既滅勢，朝廷憚之。晉后亦憚其威，遂問羣臣曰：『覩桓溫掌握兵權，恐有異志，何以制之？』當會稽王司馬昱曰：『今有揚州刺史殷浩，天姿英傑，智識高明，時人處爲管葛，天下聞名，朝野推服。陛下降詔，宣其入朝，使其都督內外諸軍，參綜朝權，足以抗溫。』后然之，於是使人以詔，詔揚州刺史殷浩入朝。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總理六軍。昱引爲心膂，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甲是與桓常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行。羲之以爲內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卻說趙將麻秋，既克金城，帥衆來攻。抱罕、晉昌太守卞坦，欲棄外城。武王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宜恬守之。』於是旦夕守禦，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窖百道，皆進城中，以死禦之。秋衆死傷數萬，料不能克，退保大夏。卞坦使人

求救的張重華重華使謝艾帥步騎三千進臨河。艾自乘輜車，載白輜，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是輕我也！」卽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驚慌大擾。艾踞胡床，指揮處分，使張瑁三千人皆從間道截趙軍之後。趙人見艾端坐不動，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相持半日，張瑁兵出，趙兵之後，趙軍忙退。艾乘勝進擊，大破之。麻秋堅守大夏，不敢輕出，卽使人報進趙王。虎大怒，卽遣將軍孫伏都帥步騎三萬會秋軍馬，長驅濟河。謝艾埋伏弓弩二千於山谷左右，自將交戰，詐敗。伏都與秋追至谷口，弩矢如雨。趙兵少退，艾身先率精騎殺出，乘退一擊，殺得趙兵十去其七。伏都引殘兵悉退本境去了。艾亦屯住別險以拒之。趙王虎聞知伏都兵敗，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敵之建城有人焉，未可圖也。」有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當衰，晉當復興，大王宜益營建工役，勞苦晉人，以壓此氣，方保國昌。」虎從之，下詔使尙書張羣發進郡男女九十六萬，車十萬，來運土築華林園，及築長城於鄴北，廣長數十里，燃燭而作，暴風大作，死者數萬人。當御史趙攬切諫曰：「今王初遷詣鄴，不施仁惠於百姓，而行暴虐於萬民，營建兵益之圍牆大興，有勞民力，誠恐禍起蕭牆之內，徒作萬里之城。」虎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汝何多言？」於是不聽。時揚州太守進黃鸞雛五隻，項長一丈，其鳴聲十里外聞之。虎命泛之於玄武池，以爲祥物。又命石宣祈謝於山川，因使其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旂，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自金明門出。虎自登雲霄樓觀望，笑曰：「季龍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世人安能害我？從今高枕而臥，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自爲樂耳！」石宣引戎卒十八萬，遊過三州十五郡之地，供給以後資儲，無有子遺。宣游過復還朝，虎又命秦公石韜亦如之，乘次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旂，領六軍，戎卒十八萬，出遊韜辭。虎出引衆遊於秦，雍宣怒其與己均敵，宦官趙生曰：「殿下要嗣大位，宜早除韜，不然，後患則繼至矣。」宣深然之。十一月，朝廷聞張重華屢破趙兵，遣侍御史俞歸去涼封重華而西平公歸領旨去涼封公。

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私謂歸曰：「主公奔世爲晉忠臣，今會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如上公。及周之衰，吳楚皆僭號爲王，而諸侯不之非，皆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會稱王，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彭韓等誅滅，皆權宜之計，非厚之也。主公以貴公忠賢，故爵之以上，公任之以方任，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輕重。今貴公始繼至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護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所親以歸言告重華，重華始受公封。是時雍州楊初開晉封涼西涼公，亦遣使人入建康稱藩朝。中羣臣皆議以詔封初爲雍州刺史，仇池公楊初自此歸晉矣。

石宣謀父不遂誅

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八月，趙王虎次子石韜有寵於虎，虎常欲立之，以太子宣居長，猶豫未決。宣知虎意，欲立弟韜，乃謂左右賈椽、趙生曰：「今上欲立韜，汝能爲

我殺韜，吾當以韜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椽生諾出，各藏利刃。聞韜出遊龍華寺佛舍中，趙生隨入，將韜殺之而逃。親隨人各無寸兵，不敢追捕，即收殮其尸回朝。奏知趙王虎，虎大哭，哀痛氣絕。久之方甦，欲自臨觀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鑿輿未敢輕出，旣而乃止。使人出訪其事，方知是太子石宣謀殺之。虎即出殿集文武，囚宣殺之。鄰北家屬縱火焚訖。虎登臺中觀之，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幼子方數歲，虎亦愛之，抱之而泣，意欲赦之。大臣李農等言不肯，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得病。東宮衛士高力以萬餘人走戍涼州。卻說燕王慕容皝庶兄慕容翰性豪雄，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光深忌之。先因鹿崩世，皝嗣位，翰乃奔投段氏後，又奔宇文歸。在思家鄉，與商人王車而逃。宇文歸聞知，使勁騎百餘，去追捉慕容翰。翰知後有追兵，即立而待，遙謂追者曰：「吾之弓矢，汝曹足知，莫知相逼，自取死也。若不信，汝可立於百步之外，豎刀，看吾射中刀環矣。汝便宜返，如不中，可前來也。」追兵乃立於百步之

外以刀豎起，翰便以左手挽弓，右手搭箭，連登三箭，皆中刀環。追兵驚異，皆散走回去。因是翰得逃命歸國。來見燕王，說大喜，以爲右衛將軍。因伐宇文部，爲流矢所中，臥病數月後便瘥。因在家試馬演刀，被人密告燕王，說稱翰在家演武，將欲爲亂。說雖藉翰勇略，然心終忌之。因是譖其謀逆，遂使人以鴆酒賜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不自量欲爲國家蕩一區夏，此志不遂，抱此遺恨！」言訖，飲藥而卒。可憐志士遭害，恨抱而亡。是時國人見翰飲鴆而死，無不冤之。時燕王說引兵出畋於西鄙山，至濟河，忽見二父老，身著朱衣，乘坐白馬，立於其前，舉手摩說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言訖，奄忽不見。說祕之在心，不與衆言。遂過濟河，連日大獲走獸。又見一白兔馳過，說馳射之，忽然失脚翻身，跌落崖下。衆官救起，身帶重傷，方對文武訴說前見父老指揮之事。文武曰：「既如此，火速回朝。」言訖，即所換馬回宮。因此得病，十分沉重。喚太子入內，囑之曰：「我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故以語汝。今中原未平，方資英傑，以經世務，智勇兼濟，才堪重任。汝其委之。陽志秋志，高行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也。尙其切記我言，不可忽妄。汝善待之。」囑訖，徐徐氣絕而薨。百官舉哀發喪，立太子慕雋爲燕王。史說慕容雋字宣平，說之第二子。初庵嘗言：「我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說生慕容雋，說曰：「此兒骨相不凡，我家得之，必有興王者矣。」雋姿貌魁偉，博覽圖審，有文武幹略。及說身死，衆臣立之，僭即燕王之位，諡父說曰「文明」。

趙立子世爲太子

卻說趙王虎大集羣臣於中殿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有武略，移城公溥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者。」虎拔上邽也。將軍桃豹護說：「王劉曜之女有殊色，納於虎。」虎娶之，生齊公世桃。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甚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其母貴子孝者而立之。虎納其言，令公卿上疏請之。大司農會真不肯署名，虎問其故，真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署。」虎稱

其忠而不能用，遂立世爲太子。以劉劭儀爲皇后。十二月，晉后以蔡謨爲司徒，謨上疏固辭，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世所哂，義不敢拜也。」

弋仲司兵討梁犢

己酉五年，趙大甯元年，趙王虎自稱皇帝。虎既卽大位，遂大赦境內，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梁州，行達雍城，不在赦例。高力督梁犢，帥衆作亂，攻打下辦城，掠民財。

梁犢出戰，執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無人敢拒。因長驅而東北，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張苞領衆五萬拒之，一戰而敗。犢遂引衆殺入洛陽。趙王虎卽遣李農帥步騎十萬來討之，與犢交戰，未及數合，犢持長斧橫掃冲陣，殺人如同拉朽，斬將似若切葱。人迎人死，馬迎馬亡，殺得農兵十傷其七，大敗而逃。李農既敗逃回，虎驚大懼，卽以其子燕王斌爲大都督，統姚弋仲、薄洪、石閔等帥大兵二十萬去討之。時姚弋仲聞虎有命討犢，帥本鎮八千餘人來至鄴，求見趙王虎，虎未出見，使宦官引內賜食。弋仲怒曰：「主上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虎忙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初時不擇善人教之，至使於爲逆，既誅之，又何愁焉？且而久病而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大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彼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何能所制？老羞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鯁直，人無貴賤皆敬之。虎雖被其面，抑亦不之罪，反賜鎧馬與之。弋仲曰：「汝看老羞，堪破賊否？」言訖，乃披鎧跨馬於殿中，因策馬南馳，不辭逕去。遂與斌、洪、閔等領衆至滎陽。次日，弋仲手持鐵鞭，親出前鋒，與梁犢交戰，不二合，斬犢於馬下。殺入犢陣，斬以衆計。賊衆大潰，被蒲洪大驅衆軍一掩，衆賊各亡散訖。於是梁州安甯，虎聞之，遣使命弋仲履劍上殿，入朝不趨，封平西郡公。以蒲洪爲雍州刺史，封略陽郡公。

圖澄葬石歸天竺

卻說趙王虎傾心事佛，及重佛圖澄，百姓因困，故多奉佛。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過愆。時著作郎王度奏曰：『佛乃是外國之神，非中華所應，其有奉祀，請除革禁。』

李龍弗聽。當佛圖澄知石氏將滅，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因焚香淨坐，喚弟子法祚至而謂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吾死之後，可將我棺葬於我所建墓所。』言訖而卒。法祚舉哀吊孝，收澄入棺殯葬於鄴西紫陌塋墓。於六十日滿變服，奏趙王季龍，季龍心甚煩惱，忽有沙門從雍州入，聞趙王奉佛好施，因而見趙王石虎。石虎不悅，而謂曰：『朕自圖澄升天之後，不勝悲愴，欲求再會，不得一見，正此意思，你可暫退，改日設素請你。』沙門曰：『我從雍州來，見佛圖澄西入關去，何故言死？』趙王石虎大驚，即令僧人且退，使人去鄴西紫陌掘開塋墓視之，惟有一石而無棺尸。使人以其事回奏趙王石虎，虎心甚惡之。虎曰：『石者朕也，借石喻我，我將死矣。』果然疾重，四月，虎疾甚，以子彭越石遵鎮關右，以燕王石斌爲丞相，張豺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太后恐斌爲相，不利於太子，矯詔免斌歸第。石遵在幽州聞詔命鎮關右，即歸鄴，欲入宮省疾。劉后計救命朝堂，受拜遺詔遣之，遵涕泣而去。虎扶病出西關，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拜於前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虎曰：『燕王不在內耶？可召來！』然虎不知劉后已廢丞相斌了，故命人去召，而左右皆劉后之用人，當左右對曰：『燕王酒病不能入。』虎曰：『汝等速馳輦迎之，當付重綬。』亦竟無行者。虎再四命人去召斌，左右只得行，先報於劉后，劉后命張豺矯虎詔在內，待斌入殺之。於是張豺從劉后之計，入內至昏，使左右人召斌來，豺稱虎詔誣斌之罪，執而殺之。斌遇害，虎亦卒。張豺急扶太子石世即位，劉后臨朝稱制。時石遵已到河內，聞父石虎已喪，石世即位，及殺石斌之事，朝夕痛泣。會姚弋仲、蒲洪及征虜將軍石閔等討滅梁犢，還遇石遵於李城，因相見共說其事。石閔等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昏惑，爲豺所誤，今若明豺之罪，鼓行

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從之曰：「汝能努力，事成以汝爲太子，以承大統。」閔諾，遂與姚弋仲帥衆還鄴，稱暴張豺之罪，帥衆將羯攻城。城中之耆舊將士皆開門出而迎之，豺亦惶怖出迎，遵命執之，環甲耀兵，入升前殿，躡跡盡哀，斬豺於市，夷其三族。計假劉后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以劉后以大妃，餘皆殺之。遵既卽大位，以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於是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雹雨，大如孟升、武華等殿，皆爲雹打破而毀。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金石皆盡。時沛王石冲鎮薊州，聞石遵殺劉后太子而自立，乃起兵討遵。遵卽使石閔等討之。於是閔等帥兵十萬，去討石冲。兩軍會戰於薊縣之西五十里，及交鋒，冲之士卒皆不敢前進，被閔追入陣，獲冲殺之，又得士卒三萬餘人，領衆回都。次日入見，遵曰：「冲反吾已獲而殺之，而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所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大怒，悉傾家眷私歸枋頭，遣人入建康降晉，朝議討之。

晉燕帥師伐趙國

郤說慕容霸，上書於宣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觀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棄甲而走。」

宣王曰：「卿言至當，吾國不

幸，今遭大喪，恐有不利老將，莫若漸待來春，會晉大舉。」霸曰：「難得而易失者，年也。萬一石氏復興，或有英豪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世爲後患矣！」

雋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容恪曰：「用兵之道，敵強用智，敵弱則用勢。今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人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災。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我宣王以來，而招賢養民，務農例兵，正俟今日。若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將大王不欲取天下耶？」

雋從之，遂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鶩爲三輔將軍，慕容霸爲前軍都督，選精兵二十五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七月，桓溫亦聞趙亂，帥衆十萬，出屯安陸，遣諸將自營北方。趙將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來降，朝廷納之，使西軍中卽將陳後，進據壽春。征

北大將軍楮裒，上表請伐趙，朝廷許之。裒即日戒嚴，帥軍直至泗口。時朝議以裒軍任責重，不宜深入，先遣偏帥前進。裒又奏言：「前已遣先鋒王頤之等，引兵徑造彭城，後又遣督護麋疑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朝廷加裒爲大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五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惟蔡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復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上聖英雄，乃能爲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能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疏，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郤說魯郡五百餘家，起兵附晉，遣人求救於裒。裒使部將王龁將銳卒五千人迎之。時趙王遷聞晉兵侵境，使李農引兵五萬來拒。兵至代陂，遇王龁兵至，兩下交戰，晉兵大敗。王龁被害，餘兵盡歿。無還。裒聞王龁敗歿，以衆退屯廣陵。棟達知裒已退，恐獨力難拒，亦焚壽春積聚，棄城遁還。因此裒領諸將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趙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官裒已還威勢不振，皆不能自救，死亡略盡。九月，張重華自稱爲涼王，而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又喜博奕，頗廢政事。索振諫曰：『先王勸儉，以寶府庫，正以仇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今舊積已虛，外難方興，軍旅之符，屢年不息，恐國家不給支用未敷，况今急而寇仇尙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謂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下情不得上達，沉寃困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始儉賜贖政改德。却說趙樂平王石苞，謀帥關右之衆攻鄴，而苞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請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勳遂從其請，帥兵至洛口，破趙成壁於懸鉤，隔長安二百里。三輔豪傑多穀守令以應之。趙王潛聞知，與文武議遣王朗帥精兵二萬，以拒勳爲名，而宴討苞。苞不備，王朗因過其地，馳入獲苞，送鄴而赦之。司馬勳兵少，不敢援，因攻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而還。

石鑒殺遵而自立

十一月。昔趙王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汝努力事我，獲大位，以汝爲太子。』既定而立太子衍爲太子，閔猶未免爲恨。而閔素驍勇，屢立戰功，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先除後患。遵見閔權重，眼前無與計者，密召義陽王石鑒等八宮，與鄭太后前商議誅閔。太后曰：『不可。石閔屢有大功，國之所賴，更兼未有過惡，若誅之，晉燕必來於境。』遵猶豫，令鑒且退，容再計議。石鑒出內，石閔聞遵召鑒入宮，乃自詣宮外等候。鑒果出，閔問：『主上與君議何事？』鑒不敢瞞，以實告閔。閔大怒曰：『吾以德立汝，汝以怨報我！』卽歸第，使人召李農至，謂曰：『今主上無道，欲殺我與卿，吾欲廢立，請卿議之。』農曰：『明公何得其語耶？』閔曰：『今日主上召義陽王入宮，議欲誅我及卿，義陽王告我。』農曰：『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足深信？明公息怒，容某試問之。』閔曰：『其事是實，不必去問。』農欲出，閔刼之，不與出第。於是李農只得與閔同謀，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五千人，先入宮執趙王石遵及太子衍，弑之。後李農與石閔帥百官入殿，推義陽王石鑒卽位。鑒旣登大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尙書事。時遵在位一百八十日，俄而被害，却說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經過，聞蒲洪爲趙王所廢，其流民入，推蒲洪爲王。洪納之，於是洪威名大振，衆至十數萬。趙王鑒聞知，懼其逼鄰，與百官朝議，以計之。於是乃遣使以洪爲雍州牧，令其往鎮。洪得鑒命，會官屬議，當主簿程朴諸曰：『使君權且與趙連和，分境而治，然後圖之。』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引朴斬之，不受趙命。十二月，却說褚裒代趙不克，還至京口，每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慚憤發疾而卒。僚佐奏聞朝廷，褚后哀哭，爾因朝廷以荀羨代監徐兗軍事。羨時年二十八歲，中與方伯，未有如羨之年少者也。

冉閔監主殺胡羯

却說趙王石鑿，既即大位，其兵權盡屬石閔、李農二人，而鑿坐立不安。乃密謂樂平

位封汝。」苞諾而出，即點部下五百人，各持兵器，於夜攻閔府。石閔已知，使府內衛兵堅閉不出。苞欲放火焚燒，恐延及宮殿，攻不克而還。趙王鑿懼，僞若不知者，夜欲殺苞，召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入曰：「閔農二人，甚實猖狂，朕欲討之。故使樂平王苞去攻，卿等若懷忠義，亦宜戮力討之。」伏都銖等曰：「臣等亦結有羯士三千，欲誅閔農久矣，未得尊旨，莫敢自行。既陛下欲誅此跋扈，吾即討之。」鑿曰：「卿好爲之，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等出宮，帥二千人攻閔農。其時石閔被石苞所攻，不克而去。已知石鑿之謀，又遣孫伏都、劉銖來攻，乃急漏夜召集諸將士卒，各披挂伺候。而謂李農曰：「今石鑿遣孫伏都、石苞等攻我，祇有先下手爲強。奈六軍大半羌胡羯人，怎肯從吾君有何謀，可急施之。」農曰：「大權在明公掌握，孰敢不從。可遣偏將軍王簡、領甲士五千，先誅宮守。石鑿不與其出入，亦不許百官入朝，下令於城中曰：『孫劉搆逆，反黨殺入。』良善一無預也。今日以後，與公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各任所之處，門不禁，去者任其所之，願者別同討滅石氏。然後盡誅羯氏，明公自取大業，有何不可？」閔曰：「將軍良策，符命你令。」於是二人計議已定，分付王簡諸將各領計而行。計排已定，孫伏都、劉銖帥羯士三千人來攻，石閔大開府門，驅甲士一擊，殺死羯士三千，不留一人。伏都、劉銖亦被閔斬之。孫劉既死，王簡領兵入宮，圍住趙王石鑿，鑿私逃入御龍觀。王簡亦帥衆守鑿於御龍觀。石閔縣食給之，乃下令於城中曰：「羯賊縱暴，戕刈百姓，今將滅之。願同心者留，不從者任從其行。」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其門競出。閔農知胡之不爲己用，遂帥趙人誅胡羯，無貴賤婦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有屯戍四方者，閔皆命趙人爲將帥誅之。其有高鼻多鬚，濫死者，又何十餘萬人。卻說燕王雋，聞石氏內亂，乃遣人來見涼王張重華，約會

擊趙重華許之。

冉閔弑鑿改號魏

庚戌建元六年，趙主石祗永甯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閏正月，冉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魏，易姓李氏。時新興王石祗鎮襄國，趙之公侯將校皆一奔從祗，祗咸撫納，一萬餘人。祗始知冉閔之謀，方招集胡羯將欲討之，恐寡不敵，未能速進。趙之諸將張沈、張賀度等擁衆各數萬，亦皆別屯，不附於閔。汝陰王石琨聞閔幽其主鑿，帥兵二萬前來伐邲。閔即帥二軍出城北拒迎。兩軍相遇，交鋒大戰，不數合，琨兵大敗，離城五十里下營。時鑿被王簡監在御龍觀，聞汝陰王石琨兵至，密召張沈入觀。私謂曰：「卿乃社稷之臣，先君亦曾德汝，今冉閔囚朕，必有害我之意，愁坐卿等，故未敢行。今聞汝陰王帥衆來討，閔出外迎，卿若能滅邪返正，乘虛襲邲，救朕脫斯羅網，誓與卿等子孫同榮。」張沈曰：「屢有不平之鳴，欲誅此賊，恨未有便。今出城拒戰未回，臣即點軍，明日閉門，先勦絕其友黨，後獲石閔，以報陛下知遇之恩。」言訖，即出與張賀度等商議。早有隨鑿宦者私告石閔大驚，忙入城內與李農定計。次日即入御龍觀，廢趙王石鑿殺之，又殺趙王石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之族。時百官皆驚，士民駭異。當司徒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不受。閔謂農等曰：「君既不受，吾等故晉人也，請與君分割州郡，各鎮牧守公侯，迎天子還都洛陽如何？」尙書胡睦曰：「陛下盛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大悅曰：「尙書可謂識機知命矣。」於是即皇帝大位，國號大魏，改元永興元年。以李農爲大將軍，都督諸軍事。按石鑿在位一百零三日，被石虎養子閔所弑，始於石勒以晉和三年僭位，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至此而滅。史說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乃石虎之養子也。父冉瞻，字弘武，魏郡外黃人。閔幼而果銳，虎撫之爲孫。至是殺鑿而立爲魏。卻說朝廷因中原大亂，褚后命羣臣後謀進取，朝議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諸軍事。遣使以

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詔各道進兵。時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石之志。弋仲遣其子姚襄帥衆三萬來攻蒲洪。洪已知其來，亦領軍二萬出迎，兩下交兵合戰，襄失地利大敗，死者過半而還。洪自破姚襄，威名大振，乃自稱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始改姓符氏，以雷弱兒、梁穆、魚遵、段陵爲將相，各執兵分討不降。

燕王擊趙拔薊城

卻說燕王慕容皝，與慕容霸、慕容與、將兵二十萬，分三道出塞，以伐趙。趙守將皆走，雋遂拔薊城。集諸將欲悉坑其士卒。慕容霸諫曰：「坑之不可，趙爲暴虐，王與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方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而求大功之首務。」雋乃釋之，遷徙其都於薊城。時中州士女相繼而至，雋撫納之。次日又催軍至范陽，太守李彥欲引兵爲石氏拒燕，而衆兵莫爲其用。燕帥兵入城，令長出降。雋納之，悉置幽州郡縣守宰，乃引兵還薊。卻說魏主冉閔，先以讖文改姓李氏，至是復自姓爲冉氏，因以李農爲太宰，錄尚書事，遣使持節，赦諸軍，欲以爲己用。諸軍皆不從。卻說初趙故將麻秋爲蒲洪所獲，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未可平也。不如先收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洪然之。麻秋身雖歸洪，而心欲自立。乃思謀以鴆，匿饌於酒中，請洪起宴，飲食之，待洪死，以并其衆。謀排已定，令人請符洪，洪果至，因飲酒中毒而歸，將死，急呼其子符健，入臥榻前囑之曰：「吾今日因麻秋所請赴宴，飲酒中毒，恐必難起。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賢子所害。中州非汝兄弟有能辦。我死，汝即帥衆入關。」言終而卒。健大殮收葬其父，使人收麻秋，斬之，以祭父魂。健代統其衆，乃去王號，稱晉征北大將軍官爵。遣使入健，康告喪，請命。卻說新興王石祗，鎮襄國，趙之舊臣，公侯伯尉，因石閔滅胡羯，皆逃奔襄國。勸石祗卽位。於是祗卽皇帝大位，改元永甯，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略多才，祗以爲驍騎大將軍。又遣使以蒲健爲鎮南大將軍。祗既稱帝，諸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卻說魏主冉閔，既登大位，士民未附。

乃謀將李農殺之，遣使持首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令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莫辨真偽，不應。五月，卻說王朗聞趙亂，乃自帥衆，離長安，以赴洛陽。其司馬杜洪反，卽稱晉征北將軍，以據長安。時西夷夏衆皆應之。當苻健欲取之，未暇，乃先治官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雍州刺史，與諸將議，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引兵五千爲浮梁，以濟孟津。又遣弟輔國將軍苻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遣兄子苻菁領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健謂菁曰：「若汝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汝可焚橋，吾自帥大衆，隨苻雄而進。」言訖，菁引衆相辭而去。健亦起兵而行。卻說魚遵既爲前鋒，帥衆伐木，起造各處浮橋。苻雄以五千衆打破潼關，時杜洪聞苻健率兵自潼關來，急遣張先領五千軍來潼關逆戰。兩軍會戰於潼關之北，張先失地利，大敗走還長安。杜洪大懼，分兵固守長安，不敢復出。

常侍辛謐不食卒

卻說故趙將苻賀度等，聞冉閔殺太宰李農，乃會兵於昌城，將攻鄴。魏主閔已知，乃自將兵三十萬出擊之。二軍相遇，戰於蒼亭。度兵稀少，未及三合，大敗而去。閔盡俘其衆而歸，有戎卒三十餘萬，旌旄征鼓，蔽鳴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閔既歸國，聞隴西故晉散騎常侍辛謐，有高名，遣使備禮徵謐爲太常侍，使人詣謐，固辭弗去。因回書於使人，遣之云：「夫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以享喬松之壽。」使人以其書與閔，閔觀之，竟不從而寢其議。謐聞閔不從其請，恐其再逼，因不食而卒。九月初，渤海人賈堅，少尙氣節，仕趙爲殿中督，及趙亡，堅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保據鄉邦。時燕慕容評由冀州至渤海，使人招堅降。堅不從，帥兵抵抗。評大怒，亦引軍與戰。兩下交戰，不十合，堅大敗，被評獲之。賈堅被擒，只得投降。評大喜，以堅爲樂平太守。十一月，苻健見杜洪不出，乃驅率軍馬，殺入長安。杜洪自知不能敵，乃帥衆夜開城門，引家屬走出。而苻健遂得長安居之。健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

杜山伯奉表入建康，朝帝獻捷。又遣使奉書修好於桓溫。於是奉雍夷夏皆附之。十二月，晉穆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復徵蔡謨爲司徒。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不至，辭愈切。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其第終不受。於是帝始臨軒復徵，不見其來。帝方八歲，自旦至申，待之甚倦。問左右曰：「所召入，何至今不至？臨軒何時當來？」太后見其固辭不受，乃詔罷朝。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違聖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乃奏穆帝，請將謨逆廷尉。帝未下詔，謨已知，乃帥子弟素服詣關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與衆朝臣議，欲加謨大辟，會荀羨入朝，聞其議，卽詔浩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矣！」謨乃止，詔請免謨爲庶人。丁亥七年，趙永甯二年，魏水興，秦主苻健二年，皇始元年，正月，鮮卑段龜以青州來降。晉帝與羣臣議，以龜爲鎮北將軍，又加封齊公。初，段蘭死於令支山，龜領其衆，因石氏之亂，乃帥衆南徙廣固。至是來降，卻說苻健集諸將佐，以征進之策。左長史賈玄碩等謂健曰：「天下懸倒，豪傑各有霸王之志，今將軍功蓋四海，地有三秦，宜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遣人入建康上表，表將軍爲都督關中諸軍，爲大單于，秦王如何？」健笑曰：「吾豈堪爲秦王者？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於是諸將佐各散。健心悔，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玄碩不知其意，乃從之。次日引將佐上尊號，爲秦天王。大單于健遂卽王位，心中不悅，宴會羣臣上賀國號大秦。

魏主冉閔圍趙王

二月，魏主冉閔親帥大軍二萬圍趙王石祗於襄國。趙王祗大驚，調兵固守城池。閔驅士卒攻，百餘日不下，祗危急，乃去帝號稱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於雋。張舉去訖，又遣將軍張春求救於姚弋仲。春奉命見弋仲，稱趙王求之事。弋仲從之，遣子姚襄領兵一萬五千去救襄國。臨行，弋仲戒曰：「冉關寡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在復仇，病不能自行，故命汝去。汝才十

倍於閔，若不能成擒，必不復見我也。」襄拜領其言，卽領兵前去。卻說張舉至薊城，次日入見燕王雋，稱石祗說乞師退魏兵，及許送傳國玉璽之事。雋大喜，卽使悅綰將兵一萬去救襄國。魏王聞知大驚，亦使中卽將常煒至燕見雋，議抽兵勿救於趙，亦許送璽。雋乃使封裕詰璽所在。裕問煒曰：「前日趙使張舉來說，玉璽在襄國，今子至又道玉璽在汝鄴，子言詐乎！」煒曰：「璽實在鄴，公能奏過燕王抽兵，吾欲卽將送至。」燕王雋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煒曰：「彼求救安誕之辭也，大王豈可信之也！」雋乃又使裕誘私煒，煒詞不變。左右文武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救其主，忠臣也。」使人引出就館安下。又使其鄉人往勞之，且曰：「君何以不實言璽之所在？燕王怒欲處君於遼遠之地，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尙不欺布衣，况大王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且請盡言，雖役東海，不敢避也。」進向壁不交言。雋聞其言，乃囚之於龍城。後旣知張舉之妄，乃殺舉而釋常煒之囚。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石琨各引兵來救襄國，二處之兵長驅而進。魏王冉閔聞知有救兵至，大驚，卽忙遣將軍胡陸引兵一萬至長蘆，拒姚襄。孫威引兵一萬出黃丘，拒石琨。胡陸至長蘆，被姚襄用火攻殺敗而回。孫威至黃丘，被石琨用伏兵言殺敗而還。魏主閔見二將敗還，大怒喝退，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煒曰：「今襄國未下，外救兵雲集，若我出戰，必復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鋒，徐觀其釁而擊之可也。」言未畢，忽道士法饒進曰：「太白入昴，當殺胡王。大王若出，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信其說，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阻吾者斬！」言訖，乃悉衆出戰。時襄琨合兵來攻，次日兩下交兵大戰，未見勝負。忽燕悅綰適以燕兵至，聞二處交兵，乃驅士卒于魏陣後隔數里，疎布騎卒，曳柴揚塵，以恐魏兵。魏兵望之，疑有伏兵，聞懼欲退兵。襄琨揮追戰，悅綰以軍攔擊，趙王石祗見救兵到，亦引兵出城後冲之。因是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出垓心，走還鄴城。魏之將士死者十餘萬人。趙主得二處救兵至，得解其危，卽備牛酒勞軍。及重賞二將而去。留汝除王石琨同保襄國，卻說姚襄還入

見其父弋仲，弋仲問獲得冉閔否？襄告閔走回鄴城。弋仲怒，責其不擒閔，冉喝左右將襄枚一百，襄被責，微閔而退。卻說閔之爲趙相也，所徙者以雍荆之民，及氏羌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飢疫，人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祇聞之，遣其將劉顯帥兵四萬人攻鄴。兵未至鄴，魏主閔已使人探知，乃集諸將，率衆出屯城外，預先伏步卒五千人於谷中，以待顯。至，劉顯自恃志意，不以閔在意，驅士卒直抵城外，只隔十里之程。閔見其兵，謂衆曰：『今劉顯遠來，必待食，以我逸之衆，而攻彼勞之兵，可獲劉顯，料必無難。』諸將躍踴稱善，遂揚聲播鼓，躍武驅兵出戰。顯果無備，被閔一擊，大敗而退五里。伏兵大起，被閔擊，斬首三萬餘級。顯走還，又被谷中埋伏之兵出殺回拒，恐不能走，心中大懼。乃密遣心腹人去請降，閔不允。顯人使去求殺趙王，祇以自効。閔始從之，乃引兵還鄴，遣人抽回伏兵與歸。顯方得脫，引殘兵回趙去。訖卻說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輕之稅，施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重刑，不便民之政，皆除之。四月，杜洪遣使會梁州刺史司馬勳，起兵擊秦，使人直抵梁州告勳，勳大悅，即帥步騎兵三萬赴之。秦王健已知，乃遣梁安領軍五萬，禦之於五丈原，兩軍交戰，勳不能勝，相持十數日，勳屢敗，乃退歸南鄭。秦王健恨長史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至此，計使人告玄碩與勳通，某收而殺之。卻說劉顯自攻鄴，敗還歸趙，與部伍謀，以兵夜攻入內，弑其趙王石祇，而自立爲趙王，以統其衆。是以魏徐兗荆洛諸州復歸於晉室。

桓溫移車駐武昌

卻說慕容恪既取得中山，遷其將帥士豪數千家，詣荆城，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無犯。卻說姚弋仲遣子襄敗冉閔之後，使使來江東降晉。穆帝命羣臣議，遣人詔以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以其子襄爲平北將軍，督并州。時桓溫先聞石氏內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委其行。溫乃使人入朝探知，聞朝廷仗殷浩以抗己，溫甚忿之，因請諸將曰：『浩之抗我，吾不憚之。少時

吾與浩共騎劣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請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大僕，足以僕制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因此相待彌年，雖有君臣之迹，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之用。」乃自收入府，使人工書，求出北伐。穆帝降詔不許。至十二月，溫見詔書不從，乃拜表即行，帥衆五萬人，順流而下。軍至武昌，入城屯札。晉帝設朝，近臣奏曰：「征西大將軍桓溫，屢上表求出北伐，見陛下不聽，今引大軍十萬，順流而下，屯於武昌，不知何意爲也？」穆帝大懼，急問王昱求計。當王昱曰：「可調兵守衛建康石頭二處，視其所往可也。」殷浩亦知，奏之帝曰：「桓溫北舉，乃是疾臣位重於彼，豈可以臣一人誤國家，而苦天下元元也？願去位避職，以保社稷。」帝未許。羣臣議曰：「桓溫久懷不臣，不若令待中黃門，以驕虞旛駐溫之軍，則溫無敢爲也。」紛紛朝臣，議不能決。當吏部尙書王彪之，乃瑯琊人，見朝廷所決猶豫，乃言於會稽王昱曰：「諸臣所議，皆非奇策。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其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依吾庸見，自當靜以待之。今相王手書未成，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議相裁，奈何無故愆，先自猖獗乎？」浩鼓掌悅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使人問，今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會稽王昱，卽命撫軍司馬崧草使書人，送去武武於溫。桓折讀其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所會，非足下而誰？然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實泣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當先思甯國家，而後可以擾外區區。誠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桓溫讀其書，中心有懼色。卽上書惶恐致謝，乃回軍還鎮去訖。上疏曰：「臣竊觀趙之自亂，欲來厥釁，而伐之由然。下駐武昌，以詔待行，非有異在，乃安社稷。詎有外室，陛下旣不委臣，卽戊臣亦何敢攸往？領處還鎮，以待罪耳。」穆帝得疏，復遣人以諭溫，以安其心。壬子八年，魏永興三年，秦皇燕元年，始元璽二年，秦王苻健集羣

臣議，乃自稱皇帝，卽帝位，改元帝始元年，以符長爲太子。時健旣卽大位，以單于及氏羌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長領之。卻說杜洪與司馬勳旣敗，洪屯宜秋城。洪自以右族輕琚，琚謀與衆，遂殺洪自立。卻說魏主冉閔，聞石顯弑其主，祇於襄國，乃帥兵五萬來攻破襄城，獲石顯，斬之，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石琨見閔殺顯，恐不能敵，乃引殘衆來投降晉。晉穆帝怒其祖父凶毒天下，故詔斬之。因此石氏遂絕。於是殷浩使督統謝尚、苟羨，以兵進屯壽春。上疏請出師許洛，穆帝從之。當御史丞孔嚴見浩與桓溫不和，而欲自將北伐，因言浩曰：「觀溫妬忌之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將何以鎮之？愚謂宜明授任，以北征得專征伐，蕭何守管籥，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諾之情，必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趨附之徒，皆人面獸心，恐不知所感。」浩不從。時王羲之聞殷浩出師北伐，使人以書止之。殷浩亦不聽。史說王羲之字逸少，乃司徒王導從子也。極喜草隸，論者稱其筆勢飄浮雲若，矯若驚鴻。前出任時，與謝士安同學，常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亭，其文多不錄。羲之性最好鵝，會稽有老嫗養鵝善鳴，羲之求市不得，乃攜親友往觀。嫗聞羲之至，遂烹以待之。羲之歡息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一好鵝，羲之往觀之，其鵝果好，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曰：「先生肯爲寫道德經，當舉鵝相贈。市則不肯耳。」羲之欣然代寫道德經畢，遂籠鵝而歸。又在鼓山見一老嫗，持六角竹扇出賣。羲討其扇，著書各五字。嫗有慍色。羲之因謂嫗曰：「你但言王右軍書，以易百錢，必有人留。」嫗持扇去，其言人竟買之。他日嫗又持扇來求書。羲之笑而卻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顛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羲之臨池舉書，池水盡黑。」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因見深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作英草字十紙，過江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自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賴還舊觀耳。」因此朝廷知名，以爲右將軍。時浩不聽羲之所陳，引兵便行。卻說謝尚、荀羨二人進屯壽春。時魏豫州牧張遇，初以本州來降，至是尚等不能撫慰，反加輕慢。

遇怒，據許昌叛，降於秦。由是浩軍不能進，浩命羨以軍鎮下邳。三月，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將危，謂諸子曰：「石氏待吾甚厚，本欲爲之盡力，今已滅矣。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曹同歸於晉，當執臣節，無爲不義也。」言訖而卒。長子襄代領其衆將，父靈柩安葬訖，帥衆來擊秦，以報前仇。秦王健知備，引軍與戰，襄莫能取勝，遂帥衆歸晉。穆帝詔襄以其衆權屯譙城。襄既至譙城，乃聞謝尚在壽春，乃單騎渡淮來探。尙聞其名，乃命去其侍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本善談論，由是江東人士皆重之。

燕王興兵執魏主

四月，魏主閔既克襄國，襄國大飢，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雋遣將軍慕容恪等將兵三萬來擊之。閔知恪引兵來，乃帥衆急趨常山，恪以兵後追。魏王閔勒兵回與恪戰，恪兵大敗。閔連十戰皆勝，恪皆敗。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見自己部下卒懼閔，因而巡陣。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匹夫敵耳。其士卒飢病，中兵雖精，其實難用，不難破也。汝衆何懼之有？」諭訖，引衆復追。閔所將多步卒，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謂衆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深林，不可汝制。宜劉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入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卽調兵邀擊。閔果引兵還駐，恪又以軍分三部與戰。因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衆諾其計。恪又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環連其馬，爲弓陣而前。魏閔乘千里馬，號曰朱龍。左操雙刀，右持鉤戟，以擊燕兵。燕將與戰，莫能敵。閔斬燕人三百餘級，燕兵不退。閔望見恪之大幢，知其爲中軍，乃揮衆直衝入燕兩旁之兵夾攻之。閔一者兵少，二者夾攻，欲入中陣，箭發如雨，欲退四圍重厚。於是被燕兵大破之。閔材不能勝，乃潰圍東走。行數十餘里，其馬忽斃，閔卽棄馬步走。不過百里，燕兵追及，至此被執。燕將魏主冉閔押至薊城，來見慕容雋，雋問閔曰：「汝奴僕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戰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

可作帝王耶？」燕王雋大怒，使武士策金鞭之三百猶未死。雋使人遂於龍城，過逕山斬之。其山左右六七里，草木悉枯而死。五月至十二月，大旱無雨，其郡守乃遣人奏知燕王雋。雋大驚，乃使人立祠於其上，備大牢祀之。諡曰「武悼大王」。是日方下大雪。燕王大遣慕容評帥三萬輕騎攻鄴城。魏太子冉智已知魏主被害，朝夕泣涕。忽兵又來攻鄴，心中大懼。急問諸將，大將軍蔣幹出曰：「燕兵勢大難以拒敵，城中糧草頗有不若堅守，待其懈怠，然後攻之。」太子智從其計，拒守城池。城外百姓皆已降燕。五月秦王健率兵五萬出攻張琚。琚以二萬衆拒敵，次日交兵，各揮兵戰。斧來戟對，鎗去刀迎，戰上二十餘合。琚兵大敗而逃。琚戀戰不退，被秦兵斬之。於是秦王收兵入城，卻說魏太子智與慕容評相持數月，燕兵愈添，况又城中大餓，人民相食，故趙宮被食略盡。太子智大驚，蔣幹謂太子曰：「事急矣！宜便使降晉，乞師來救，方可解得此圍！」太子智從之。蔣幹即遣侍中廖嵩表請降於晉，一面整備守城。又使人求救於謝尚。初謝尚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奉表請降，施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台。因說幹曰：「公言降晉，可速將傳國璽與我，令人送入建康，見主上發大兵來救，方保此地。不然終爲所擒。」幹然之，問太子智求印與施，施使督護何融懷璽送與尚，宣言使賢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當枋頭與尚。尚迎送至建康，呈與帝，納之。百僚俱賀，稱萬歲。卻說謝尚遣姚襄共攻秦張遇，秦王健知，亦遣丞相東海王雄等帥兵二萬人救之。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奔回淮南。殷浩聞知尚敗，自許昌退軍壽春。雄徒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楊羣爲豫州刺史，令其領許昌。八月慕容評領兵攻鄴郡。時魏王冉閔已被慕容恪所擒，送於薊州，斬訖。評麾兵攻陷入城，收冉閔妻子等，送燕王雋。燕王已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稱云閔妻獻玉璽，反赦之。賜號曰「奉璽君」。置居後宮。因謂文武曰：「吾初入鄴，得此玉璽，吾若不有中原之福，安得此祥？吾欲自即帝位，卿等云何？」時諸文武皆曰：「大王得此嘉瑞，可登九五，何必言論！」因是羣臣下

拜，皆呼萬歲。十一月，燕王雋，卽皇帝大位，國號前燕。建元爲元璽元年。建都於鄴城。封慕容恪爲大司馬，慕容評爲大司徒。其下文武各有加封。當時趙王石季龍之伐棘城也，雋父慕容皝欲乘駿馬避難，其馬悲鳴，蹠齧不肯從行，皝不能近，因此主意與戰，攻敗季龍。皝亦奇愛之。至是四十九歲，駿逸不虧。燕王慕容雋亦復並奇之比之鮑氏聰。因是命鑄銅以爲其象，親爲銘贊，勒於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已死，雋甚惜之。時燕太子曜死，燕王雋痛哭惜之。乃立次子慕容暉爲太子。卻說殷浩之北伐也，右軍將軍王羲之以書阻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又遣人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須處內外之分者，未可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切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疲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反。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歸，更爲修治，省賦其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謂猶以前事未爲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所不解也。』浩曰：『吾自有奇謀而進，汝豈識之？』因是不納，遂又進兵。羲之見浩不聽，又上會稽王昱疏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卦內所痛心歎悼者也。願殿下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則謀之未晚。』昱亦弗聽。時浩進屯夏口，遣載施據石門，劉遜戍倉垣，以候進取。卻說晉帝設朝，文武山呼訖，近臣奏知：『燕王雋取去關中之地，及報燕王雋，今據鄴城爲都，未知其意若何。陛下可使人賞詔旨前去，封其燕王，看其如何。若受詔稱藩，且置之度外；彼若拒詔旨，乘其未定，興兵討之。』帝然之，卽遣使持詔旨來鄴城，封慕容雋爲燕王，雋果不受詔，而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衆所推，已爲皇帝矣。』使人卽歸，以是言奏於晉帝，帝大怒，使人催殷浩進兵去討。卻說姚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因見父姚弋仲死了，恐孤不能自立，領其衆降晉。

帝大喜，封襄爲右將軍，使爲前鋒，同殷浩伐燕。

殷浩興兵去伐燕

癸丑九年，秦皇始二年，燕元璽二年，五月，姚襄領兵屯於襄城，次日入參大將軍殷浩，浩以酒相待，因與談論時事，襄對答如流，部下諸將士見其善談論，皆重之。惟浩

見其勇略多能，心甚惡之。時襄酒醉辭歸，因出軍外歇，浩喚許敬至謂曰：「今姚襄來降，吾觀非真，必有詐耳。你可密地藏利刀，私入彼所寢刺之。你若殺得其人，吾自保奏朝廷，立汝爲將。」許敬曰：「將軍有令，吾當即行。」言訖，卽取出利刀，藏在身邊，漏夜潛入姚襄軍中。時姚襄未寢，正在中軍燃燈讀書，許敬從背後而入，正欲下手，姚襄回頭觀見一人影持刀近前，襄乃拍案大喝一聲曰：「有賊！」帳外將搶入，將許敬擒住，押在案前。襄問曰：「誰人教汝刺吾？好好說來，我便饒你！」敬曰：「大將軍殷浩，嫉將軍之能，使小人刺之。」襄大怒，將許敬殺之。襄心有憂懼，乃心恨殷浩，遂以兵退屯歷陽。自疑燕秦方強，難以伐之，卻按兵不動。合三軍屯田，訓厲將士。殷浩聞知，恐其有異，潛遣將軍魏憬帥衆五千襲之。襄聞知，乃將兵分左右翼，埋伏山陰谷，待其過半擊之。憬不知，將五千人入山陰，被放號砲伏兵大起，獲住魏憬，襄怒斬之，并及其衆。浩知愈惡之，乃遣人入健康奏帝，遷襄蓋台，表授梁國內史，使至歷陽。姚襄始知，謂諸將曰：「朝廷今以吾遷於蓋台，則生大事去矣。此事如何？」權翼曰：「此必殷浩之謀，可使一能言者去參之，必知其詳。」襄曰：「卿可與吾一行。」於是襄亦疑懼，遣將軍權翼求見浩。浩曰：「吾與姚平北共爲王臣，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軍之理。」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軍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與之有隙，謂猜嫌之端在此，而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掠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姦犯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吾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難制，終將討之，故取以自衛耳。」殷浩微笑曰：「何至是也。令其莫疑。」翼參探

是實，連忙歸報姚襄。襄大怒曰：『吾以實心歸晉，而汝屢次謀害，吾必報之！』卻說殷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以爲安等事成，卻自壽春帥衆十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林。富王彪之聞知，乃以人上會稽王昱牋，以爲恐有詐僞，未可輕進。昱與浩議，浩不從。遣人會同姚襄起兵北伐。以襄爲前鋒。襄急集諸將計議曰：『今浩北伐，以吾爲前鋒，吾欲乘此攻浩，卿等有何高見？』權翼曰：『正可就此攻之，遇後無計可乘。可速遣回書與浩道，吾起兵前行，明公火速以大兵接應。』彼必爲實，必自領衆來，其來必從此路去。吾將三軍伏諸險，待其過了後，追擊之，浩必敗矣。』襄從其計，即遣人回書見浩道：『吾以兵先起，火連令大兵接應。』殷浩果不疑，帥大兵前來，過諸險，被襄伏兵四起攻擊。殷浩之衆大敗潰亂。浩與諸將保會稽王昱，棄輜重走奔譙城。被襄揮兵一擊，俘斬一萬餘人。襄見浩走，乃收兵盡得糧草車仗，令凡姚益以五千人守山桑。自帥大衆屯淮南。會稽王昱遣王彪之書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江道獻計破姚襄

卻說殷浩自此威名日損，士民皆怨。浩恥其敗，乃收集大軍屯北，乃謂諸將曰：『今被羌賊攻敗，損去人馬，何顏歸見江東？』一人挺身而出曰：『今姚襄得勝，必然無備，正可乘其時，以計攻之，可復前仇。』浩視之，乃長史江道。道字載道，乃陳留圍人也。博學多智。浩因問曰：『卿有何計，教我攻此羌賊？』道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有塹柵甚固，難以效力。吾當以計破之。』浩曰：『何計可破？』道至浩耳畔，如此如此。浩撫掌笑曰：『此計大妙！』浩即令江道行計。道即出，乃令軍人捕野雞數百，以長繩連之。又取核桃鑊去中肉，以火藥藏對合開一小孔，入火心，外以鐵繩縛之，擊於雞足之上，安排已定。是夜傳令教軍人全裝披挂，伺候姚襄營中火起，以兵乘亂攻之。三軍得令，各自準備廝殺。至一更時，浩使一百軍人將前野雞，各帶火藥，去姚襄大營左右前後，帖起火心，把鷄一放，放入姚襄寨中。須臾火著，羣鷄駭散，飛集襄

營城內惹火一時火發營中大亂自相殘殺比姚襄急起與丁零誇馬殺出營來正遇江道以軍來戰襄與道交馬門上十餘合襄見自兵大亂無心戀戰乃拍馬殺出而走丁零各自逃遁道以軍與羌兵相殺混至天明羌方始收兵殺死羌卒一萬餘人姚襄與丁零收拾殘兵三萬餘人不敢追浩入接關中江道兵少不敢迫趕收軍回寨請浩南還於是殷浩領軍還鎮譙城十月涼西平公張重華有疾次子曜靈方十歲立爲世子重華庶子張祚有勇力才幹而領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爲異姓兄弟初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謂之出爲酒泉太守及至此聞重華疾重又令人上言權倖用事公今至將危乞命臣入侍且言祚及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重華疾甚手書令人徵艾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重華卒曜靈立稱涼州刺史西平公長等矯遣命以祚輔政不徵謝艾曜靈立末三十日被趙長等以言謂衆將曰「方今時難未夷四方鼎沸幼主焉能御衆討賊宜立長君可保境土今西平庶子張祚有文武才不如廢曜靈立之乃西境之福也」衆將皆然之於是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既得志恣爲淫虐重華死裴氏及謝艾上書諫而不從反將殺之西土振動民皆駭異而祚自謂得志乃自稱涼王改元和平元年置百官郊祀天地尙書馬岌切諫不可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故能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旅歲起民不知疲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強兵乎」祚聞之大怒曰「吾意已定汝何阻諫」令武士斬之自此士民無望十二月姚襄與權翼議曰「今正新敗倘建康晉帝聞知浩又來攻何以抵敵」翼曰「火急令人特表入建康見帝說浩無故遣魏稷攻我被我殺之今又以兵襲之退屯譙城不思北伐專欲攻害臣等如此數浩之罪然後將兵濟淮收集亡散以後其來必無慮矣」襄然之卽遣人入建康見帝於是襄濟淮北屯於盱眙招納流民得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便詣建康數殷浩罪并自陳過責

桓溫帥衆出伐秦

甲寅十年，秦皇始四年，燕元璽四年，涼王初平，張祚元年，郗說揚州刺史大將軍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朝野生怨，郗說征西將軍桓溫，少與殷浩齊名，及長，溫素忌於浩，忽聞殷浩北伐，被降人姚襄殺敗山桑，乃遣人入朝上疏，數浩之罪。晉帝得疏，讀曰：「按大將軍殷浩，過蒙鮮恩，叨竊非分，以兵北伐三年，損折軍將過其半，未曾取得尺寸之土，空竭國家無限斗斛之存，致使華夏鼎沸，黎元殄瘁，社稷傾危之憂將及，若不加罪，則濟內士民怨變，臣請廢浩，江左始安。」郗說晉帝看疏畢，不得已降詔，遣使免浩爲庶人，徙之於東陽信安縣，以王述爲揚州刺史。郗說殷浩被帝遣使，降詔免爲庶人，徙於信安。浩雖被黜，吟咏不輟，雖家人不見，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時浩外甥韓伯隨至徒所，經歲辭歸。浩送韓伯至渚側，詠晉色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分手回歸。郗說征西將軍桓溫，當謂郗超曰：「殷浩有德有言，向爲太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桓溫欲以浩爲尙書令，遣人以書告之，浩得書大喜，欣然回書，寫已了，慮謬誤，閉開十數次，竟達尙書，與來人歸。溫見大怒，由是遂絕之。浩久不得溫書，以爲惑已，後憂一月而卒。桓溫自黜殷浩之後，內外大權一握在手，事無巨細，要行即行，要止即止。朝中大臣，各懼其勢，凡有萬機，皆先咨知。桓溫旣握重權，行事皆不奏帝。是時桓溫有平天下之志，遂問謀於參軍孟嘉。史說孟嘉字萬年，江夏人也。先事庾亮，亮死，桓溫拜爲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讌諸將於龍山，時僚佐畢集，軍士盡著戎服，忽有大風至，吹落孟嘉頂上之帽，嘉不知覺，諸官皆笑。溫因命孫盛作文嘲之，嘉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因謂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時桓溫問之曰：「弧今聚有豪傑之衆，胸蘊文武之才，幸挾震主之威，意欲經營天下，愁有不賞之功，此事如何可以保全從世也？」嘉曰：「竊見晉室不可復業，胡人不可盡除，爲將軍計，不如挾天子而令諸侯，收三秦取漢中如

不克卽入蜀而據其地。宜鼎足而立。以觀天下之變。今者北方誠多務。不如因其多務。勦滅三秦。進伐苻氏。盡關中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溫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晉室耳。此言非所及也。』嘉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爲耳。』溫大喜。披衣起謝曰：『承教誨。富貴同享也。』於是桓溫意決。乃統步騎四萬伐秦。使人上表。不待詔許。拜表卽行。自以兵從襄陽入均口南鄉。步兵自浙川取武關。又命司馬勳以中山子午谷伐秦。軍將灞上。桓溫遣司馬勳銳兵五千。倍道而進。攻上洛。此無備。被勳攻陷。獲秦荊州刺史郭敬。又進攻青泥。破之。秦王健聞知大懼。乃使太子苻長等帥衆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苻萇等兵五千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退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將軍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溫以職兵二萬分二翼而進。與秦兵相遇。復戰於藍田。雷弱兒大敗。退五十里別屯。溫大軍進屯灞上。時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溫撫諭居氏。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矣。』卻說姚襄聞知桓溫大敗秦兵於藍田。恐其攻己。乃遣人降燕。燕王慕容儁納之。方知桓溫敗秦。與羣臣議。封諸王。以待拒晉。羣臣皆奏可。於是燕王儁以恪爲大司馬錄尙書事。封太原王。評爲司徒。封上庸王。霸爲吳王。德爲梁公。暉爲中山王。陽鶩爲司立。初燕王孰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台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衆。燕王儁愈惡之。遂名還京。五月。卻說江西流民郭廠等千餘人。執陳留內史官劉任。降於姚襄。建康震駭。帝以尙書周閔爲中軍將軍。以兵屯中堂。謝尙自歷陽還。帝詔入衛京師。固江候守。

王猛被褐謁桓溫

史說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少貧錢。以鬻舂爲業。嘗貨舂於洛陽。乃有一人。嘗買其舂而云：「無銀。」自言家行此去不遠。可隨我去取銀於你。猛利其價而從之。行不

覺路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十餘人，共入引猛，遂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因此乃十倍償其畚銀，遣人送之。猛既出，返視之，乃嵩嶽高山也。猛姑知其父老者，乃嵩之神，稱其王公者，知後必當貴，由然自重也。猛豐資俊偉，謹重嚴毅，器度雄遠，尤善好學，倘儻有大志，不屑細務，是以浮華之士咸輕笑之。猛悠然自得，隱於華山，從師王佐先生，是以胸懷佐世之才，希遇龍顏之主，由然歛翼待時，候風雲而起。時猛忽聞桓溫入關，而披褐謁之，直入中軍，一見桓溫，便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異而問之曰：「吾今奉天子之命，將銳卒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答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也。」溫聽訖，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於是溫重賜其車馬，欲畧猛為謀軍祭酒。猛辭曰：「本欲扶佐明公，掃滅妖塵，奈本師年老，無人奉養，且今病重，待其百歲後，即來聽教耳。」言訖拜辭而去。溫堅意留之不住，只得與回。時王猛辭桓溫，回見師父王佐先生曰：「我謁桓溫，桓溫賜車馬，拜我高官，吾以師父年老力辭得還。」王佐曰：「你與桓溫，豈並世哉？不必懷憂，更在此間一年，必有人來聘你，富貴非輕，何用遠涉而隨他人乎？」猛從其言，卻說桓溫初起兵，糧食不敷，諸將以為言之。溫曰：「諸君勿憂，吾大軍若到秦境，麥熟可取為糧，何必為慮乎？」諸將以為然，及至此，而麥悉被秦人芟之，因此諸軍絕食。至六月，參軍孟嘉上言曰：「三軍無食，何以用兵？不如暫退，待來年麥熟，再整兵來與戰。」溫曰：「奈關中百姓，相隨與我，安忍棄之？」嘉曰：「可令人偏告百姓，有願相隨同行，不願者從便。」時關中百姓若老若幼，皆齊聲應曰：「我等就死，亦隨將軍還晉。」言訖，關中計有三千餘戶，皆號泣先行。次後桓溫下令，三軍拔寨起行。卻說秦王健，聲知桓溫退，乃遣苻雄帥兵一萬，追溫趕至，戰於白虎源。桓溫兵思歸，無心戀戰，因是不利大敗，死者萬餘人。初溫指望秦麥為糧，既而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又補秦太子苻萇等隨後。

追擊溫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不計數。時苻雄帥兵方攻司馬勳，溫交大敗，并還漢中。昔溫之屯灞上，順陽太守薛珍勸溫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餘有所獲。及溫退，乃還言於衆，自務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聞知殺之。時秦太子苻追桓，溫中流矢死。淮孿王生幼無一日性魯暴，其祖浦洪常歌之曰：「吾聞瞎者只一淚。」生怒，佩刀自刺，目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素性愛刀槩，以不鞭朴。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可將殺之。」健曰：「兒自應改，何乃遽爾？」及長刀舉千鈞，手將猛獸走及飛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彊后欲立太子，晉王柳秦王健以識文有「二年五眼」，至是乃立生爲太子。

秦苻生妄殺大臣

十月秦王健弟東海王苻雄卒，健哭之嘔血，謂百官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我元才之速也！」雄以佐命勳，位兼將省，權侔人主，而謙恭泛愛，遵奉法度，故健

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雄卒，乃以其子苻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俊，呂婆樓疆注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其時秦國大飢，民皆餓死。乙卯十一年，秦王苻生壽光元年，燕元璽四年，涼去年號。春二月，秦大蝗，食百草無遺，牛馬無食，皆相噉毛。卻說秦王苻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奔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禮士崇儒，由是秦人悅之。至是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司徒王貴、司空王墮，尙書令梁榜、僕射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命，宜漸除之！」言訖卒。生卽位，大赦，改元壽先。羣臣奏曰：「君父新喪未除，便卽改元，今改元非禮也。」生怒，乃將純殺之。九月，有中書監胡文見天文屢變，乃言於秦主生曰：「北有彗星於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文未及對，秦主生卽召武士殺皇后及毛貴、梁榜、梁安等數十人。由此百官懼怕，內外驚駭。卻說苻生是苻

健第三子，幼而無賴。健死，僭即大位。生雖在諒陰，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攬盡閉。五月乃止。如此災星疊見，疆太后弟光祿大夫疆平諫曰：『今天數示災異，陛下初登大位，宜親萬機，攬行政事，何故荒於淫飲，而放無道之桀紂？』若尊性不易，誠恐禍起蕭牆，災生嬪宮也。』秦主生大怒曰：『汝何自妖言以惑朕聽耶？』言訖，即今武士將疆平鑿其頂而殺之。疆太后憂恨而卒。自太后疆平死後，處處狼大強狼咬人，人莫能捕，傷人殊甚。百姓皆逃入城而居。因此遂廢農業。羣臣又奏秦主生曰：『今狼犬無故傷人，人不能制，此乃天災所應，望陛下設醮禳之。』苻生曰：『天豈不愛予羣生，乃以百姓犯罪不已，專助朕而殺，以施刑教故耳！』復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瀆之音布滿天下？殺不滿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奈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傷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時有司天台太史令又奏曰：『臣夜觀天象，見太白犯東井，東井乃秦人分野。太白是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苻生又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又弗聽。秦司徒王墮性剛峻，董榮及侍中疆國皆以佞幸道墮嫉之，如仇。會交天變，榮國言於生曰：『何人可？』榮國對曰：『貴臣無此王，墮可。』生即將司徒王墮殺之，於是羣臣戰慄，民皆離心。卻說涼王張祚淫虐，暴中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強，使索孚前去代之。孚來河州，入見瓘曰：『奉涼王命，孚代公刺河州，請足下還京。』瓘大怒曰：『吾知涼王無道，淫虐百姓，今召我還，必有害我之心。』因令右右執孚斬之，遂起兵一萬，傳檄州郡，稱說祚罪，再立瓘。會將軍宋混合軍三萬人，殺奔前來。梁王祚傳知，令衛兵五百，執瓘靈殺之。混等聞知，爲之發哀，情動三軍。衆至姑藏，張瓘弟張琚帥衆開門納之。瓘衆入城，當趙長懼罪，奔走入閣，呼張重華母馮氏，立瓘靈弟玄覲爲王，以安衆心。諸將不服，攻長殺之。時祚失衆心，諸將莫肯爲之援。

者反將祚殺之，梟首號令，城內咸稱萬歲。時張琚宋混收兵內殿，上玄覲爲大將軍，西平公。

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覲年始七歲，張瓘撫慰百姓已了，乃入殿推玄覲爲涼王，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宋混爲尙書僕射。十月，卻說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僕射趙詔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詔榮譖之於秦主生曰：『丞相弱兒通外國金多，欲使外國來攻，許爲內應。』秦主生信之，遣行兵五千，攻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民皆嗟怨。生諒陰遊飲，自若挽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丙辰十二年，秦壽光二年，燕元璽五年正月，段龕遣人上書與燕王鴆，語言無禮。燕王大怒，遣慕容恪去討。恪卽以大兵起發，前來擊段龕。兵將至近，當段龕弟熊，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難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守，熊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於千戶侯也。』龕不從，熊固請不已。龕怒將熊殺之。恪遂引兵濟河，龕帥衆五千人拒戰，恪大破之。龕友辟闔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矣。龕走還入城固守，恪進兵圍之。

負殊以舌下西涼

卻說秦晉王苻柳遣參軍聞梁負殊使於梁，說張瓘以梁來降。二人受命來見之，秦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墮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久矣，涼之先王北面事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事大則昌，若舍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張先陽仍領兵，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

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降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太和，若君王遣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忍非君王之土也。」瓘曰：「我跨據此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况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崑崙？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有囊括中原，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雪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主，非身所了。」負殊曰：「涼主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自言見玄覲，覲懼瓘之命，遣使稱藩於秦。因以玄覲所稱官爵而授之，因此北涼遂降於秦。卻說晉穆帝與羣臣議，詔遣人封桓襄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軍未行，襄正攻洛陽，初魏將周成降晉，反據洛陽，姚溫攻之，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軍所乘，此危道也。不如解此還屯。」溫不從。時溫桓自江陵北伐，遣督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斷後，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其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犝！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士。」溫竟以况宏，而座中皆失色。溫從容作賦，而謂袁宏曰：「聞卿長於賦，爲我著北征賦而歌。」宏卽取筆，思半晌，卽爲書之，而呈上於溫。溫令伏虞讀其賦，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泣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溫聽之曰：「卿乃當今文章之美也。」於是各下樓而歸。史說袁宏字伯彥，有雋才，文章絕美，曾爲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人皆重之。八月，桓溫與衆將議計，先取洛陽，乃復進兵至伊水，卻說姚襄自殺敗殷浩之後，欲圖關中，聞桓溫軍至，下令三軍解洛陽之圍拒之。時桓溫聞姚襄拒住前路，乃

親自結陣而前，親披甲執銳督戰。當楸欽出馬，與姚襄交戰，戰上二十餘合，襄兵大敗潰散。襄見自兵潰亂，乃鳴金收數千騎，奔於北山之中而屯。桓溫見姚襄敗走，亦不追趕，引兵入洛陽。時洛陽守將周成率衆出降，溫以軍入城屯於故太極殿前。先姚襄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勅三軍不卻，當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軍事，欲來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戰，敗奔北山。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馳而赴之。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降，溫問襄之爲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溫點首應之。溫移屯金塘，謁諸陵寢，修復毀壞，各置陵令，令卽具表謝尚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等戍之。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襄敗奔平陽。秦並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十一月，燕大司馬慕容恪以兵五萬圍廣固。段龕緊守其城，並不出戰。燕將請急攻廣固，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背腹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吾攻。』」正謂此也。龕兵尙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旬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擾中原，其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壘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大懼，乃面縛出降。恪親釋其縛，以恩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遣人送龕見燕王雋，雋將龕斬之，又坑其從三千人。

太后歸政於穆帝

丁巳升平元年，春，王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晉穆帝加冠設朝，太后歸政，自徙居於崇德宮。文武百僚集賀，於是帝命排宴，賞羣臣，不必重敍。卻說姚襄將圖關中，進兵屯店城，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黃落。秦主生遣廣平王苻黃眉、東海王苻堅二人以兵討之，襄堅壁不戰。鄧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所敗，銳氣傷矣，然其爲人強狠，若鼓譟揚旗，眞壓其戰，彼必忿怒而出，可

以一戰擒也。』眉從之，帥騎五百，歷其壘門而陳。揚武耀威，叫喊怒罵，索襄出戰。襄怒，以兵出戰。羌祥敗走，襄追至太原。東海王兵亦至，羌回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戰，襄兵大敗，姚襄被擒而斬之。弟襄帥其衆降秦，求以郡公禮葬襄。秦王許之，於是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欲謀弑生。生密知，即將黃眉誅之。

苻堅備儀聘王猛

卻說秦王苻主，夜夢大魚食蒲，又聞長安謠言：「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主生疑，謠應魚遵，將遵殺之，及夷其子孫十餘人。時生飲酒無晝夜，多任殺戮，

自以渺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其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剝人面皮，使人歌舞以爲樂。羣臣保一日如度十年。時宗臣及大臣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死者不可勝紀。史說東海王苻堅字永固，乃苻洪季子，苻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於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生堅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堅目有赤紋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及長，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史說堅幼年七歲，聰好敏，舉措不失機。徐統遇之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又密謂之曰：「苻郎爾後當大貴。」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家學。洪曰：「汝夷狄異類，但知飲酒，今乃來學耶？」欣然許之。初，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送來朱衣赤冠，命拜堅焉。爲龍驤將軍，健至翌日，就拜堅爲龍驤將軍。堅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後封爲度海王。薛與讚權翼善，於是苻生爲長夜之飲，誅殺大臣，當讚翼二人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秉主奉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曰：「主上雖無道，君也，若殺之自取，則成天下之罵耳。」讚翼曰：「殿下執小義，必後噬臍無及。」堅猶豫，以問尙書呂婆樓曰：「主上無道，薛讚翼教孤自取其業，其事若何？」婆樓曰：「此事可行，僕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一賢士，北海人也，姓王名猛，其人有王佐之才，謀路不世之出，征西大將軍桓溫委請不起，見隱華山，殿下宜請咨之。」堅曰：「吾備聘禮，卿可代我請之。」呂

婆樓欣然領諾。於是堅備金帛之禮，作書使尙書呂婆樓往華山聘王猛。呂婆樓卽出上馬，帶從人來華山，到莊門外下馬扣門。問曰：『王先生在莊上否？』童子入去，不一時，王猛出迎入內，在草堂講禮訖，呈上禮物而言曰：『今東海王苻堅，久聞先生大名，無緣拜會，敬備薄禮，命予來聘，望乞就行。』猛曰：『山野狂夫，無甚奇才，何勞貴人親降？若有下問，召僕趨至，甚爲惶恐。』言訖，置酒相待，在莊上同宿一宵。次日王猛收拾琴書，與呂婆樓一同前來，入見東海王。苻堅一見猛，遂握手相語，歡若平生。談論少頃，勝如舊識。邀入後堂講禮，問寒暄畢，苻堅下拜曰：『秦室鄙胄，單于愚人，久聞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是以昨日使尙書呂婆樓敬造仙莊，已呈賤名文几，未審寬否？』王猛答禮曰：『北海田夫，疏慵成性，今蒙殿下見召，下情不勝感激。見大王有愛民憂國之心，但恨猛年幼才疎，不堪治政，有誤下問。』苻堅曰：『呂尙甚之言，權參軍之語，豈虛謬哉？望先生不存鄙賤，曲賜見教。』王猛曰：『呂尙書世之高才，王猛乃一村夫耳，安可以談天下事？二公差舉，而大王舍美玉就頑石，此乃誤矣。』苻堅曰：『夫古賢聖，舉成文武之業，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可謂孝矣。救民於水火之中，故君於堯舜之化，世人望先生久矣！堅愚魯，得賜教之，實爲萬幸也。』王猛笑曰：『大王慨然欲聞愚論，盡當剖露，願聞其志。』堅苻乃屏去左右，起席而謝曰：『今主上無道，殺戮無辜，士民生怨，中外離心。孤子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誠恐不然，吾志在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請計將安用？』王猛答曰：『主上失德，吏民各懷二心，可早圖之，免彼晉燕來侵，若緩延之久，則亂生。』堅又曰：『吾欲統一六合，自趙末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猛曰：『桓溫比於姚襄，則名齊而衆寡然。溫能克襄，以強爲弱，非爲天時亦人謀也。今溫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誠然不可與爭鋒。晉王連據有江東之地，已立數世，國儉而民富，賢能爲之用，此可與援而不可圖也。今鄴城千里，爲慕容儁所據，此乃用武之地，而其儁先立長子，有才而死之，今立次子

慕容暉爲嗣，吾聞鄴城人談暉好遊綠竹之樂，卻無略德之聲；慕容雋一死，彼必不能守，而期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大王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方，攬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關中，保其險路，外結晉主，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鄴中之軍，以向平城，大王舉長安之衆，以出建襄，百姓各簞食壺漿，以迎大王，則北方之域，盡爲大王有也。誠如是，霸業可興，秦國大可成矣。」堅離坐拔手而謝之曰：「先生之言，金石之論，使堅撥霧而見青天也！恨見先生之晚矣！」又謂曰：「孤之遇卿，若劉玄德之與孔明也。」苻堅自此重猛，食則同几，臥則同榻，終日議論天下大事。其時王猛年三十一而出仕也。當秦太史令康權言於秦王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東升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大怒曰：「汝以妖言惑朕。」今武士撲殺之，乃入宮飲酒夜醉，謂宮女曰：「苻法兄弟亦不可信，明日當除之。」苻法亦苻雄之子，苻堅之兄，是夜苻堅身體困倦，隱几而臥，夢見神入告之說：「主生明日必殺汝也。」苻堅悟心悸之，忽宮女來報知苻法，法大驚，急出問梁平老，平老邀法同堅，當梁平老等謂堅曰：「今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二志，目今晉燕伺隙而動，臣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聞宮女報說，主上明日要殺皇兄苻法，今皇兄邀臣來見殿下，此殿下之家事也，宜早圖之，否則必遭其害。」堅謂苻法曰：「你先引親隨之人，各執利刃入宮，吾後便來。」於是苻法於梁平老等，引壯士三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亦帥麾下兵三千人，鼓譟繼進。時宿衛將士皆執兵器而立，見是苻堅，各捨杖歸堅。同法入宮，苻生猶昏昧未寤，被堅令甲士執出殺之。苻生死年二十三歲，在位二年，至此被堅弑之。次日王猛與呂婆樓等立東海王苻堅爲秦皇帝，堅讓兄苻法，法不受曰：「汝嫡嗣且賢，吾何敢當？」於是堅去皇帝號而爲秦天王，改號永興元年，遣人盡誅侍臣趙韶、董榮等三十餘人。以子苻先爲皇太子，兄苻法爲丞相，弟苻融爲陽平公，次子還爲長樂公，王猛辭讚爲中書侍郎，權翼、呂婆樓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以梁平老爲尙書郎，以李

威爲左僕射威荷，太后之女子也。秦主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王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卻說堅母苟氏，思苻法爲堅之長，德而且賢，又深得衆心，懼後爲變，乃遣八召入宮內，以鴆殺之。少頃，堅入宮，見已殺法在地，急問左右，左右具苟氏之言對之。堅涕泗滂沱，悲慟吐血。左右勸曰：「死者不可復生，何必哭之，以傷貴體！」堅拭淚而言曰：「吾兄賢明有德，何故殺之？」言訖，遂令收斂殯葬。諡曰「哀王」。又封其子陽爲東海公。秦王堅與文武出遊，自臨晉登龍門，顧指而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斐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願陛下追踵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領衆還長安。十一月，秦王堅私行至尙書省，來問諸政之事。丞相程車無以爲對，以是見其文案不治。次日，免左丞相程車，以王猛代之爲左丞相。於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戊午二年二月下旬，王猛趨朝出來，因遇持進樊世，乃氏之豪也。其先有大勳於苻氏，自負氣倨傲，乃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具興事業，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營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首於長安城，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忍氣回家，次日侵早先入朝，奏知樊世辱己之事。與秦王堅，堅怒曰：「必須殺死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世至，便與王猛爭論於堅前，欲以牙笏擊猛。秦王堅大怒曰：「投鼠須當避其器，我跟前尙如此逞強。」被命將世斬之。武士將世斬首，傳首至殿中。於是公卿以下，無不懼猛。是日，又改甘露元年。又以王猛爲中書令，京兆尹。猛與中丞鄭羌協規齊志，數旬之間，有貴戚豪強者，被猛羌按察其過，以罪誅死二十餘人。於是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百姓安堵。堅始嘆曰：「今日始知治天下之有法，天下之爲尊也。」九月，秦境大旱，秦王堅自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使守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後早不爲定矣。

燕王購虎尸鞭浸

十一月，燕王雋集百官會議，徙都於鄴城。百官皆言可。於是遷都於鄴城。至夜夢見故趙王石虎齧其臂。至天明，集百僚，使人去發石虎墓，使人掘墓，不見虎尸，空棺而已。使人回報，燕王雋以百金購其尸。有人知其尸在東明觀，直來報知。燕王雋又使人去東明解下，掘得其尸，僵而不腐。呈與燕雋，數其殘暴之罪，令武士鞭之三百，投漳水浸之。燕王雋因是得疾，悶悶不悅。戊午二年，秦永興與燕元壽二年二月，卻說教趙將異州牧張平，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萬戶。趙既亡，先降燕，至是又降秦。燕王欲以兵攻，卻又使人降燕。秦王堅聞知，自將兵五萬，令鄧羗爲前部先鋒，軍至境上，張平大驚，急召養子張蚝至曰：「今秦王苻堅自將兵來攻我，非小可之敵。與兒火速領衆禦之，勿使彼臨城，難以解矣。」蚝曰：「大人休憂，兒卽去退秦兵。」史說蚝勇力橋健，曳牛卻走，超趣高城，因此勇冠三軍，人莫敢近。秦亦知其名，因謂諸將曰：「張平之子張蚝，勇力絕人，卿若生擒得之，重賞不輕。」平自降。羗曰：「主上如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之威風，看某生致之。」言訖，卽與諸將各持兵刃，出正遇張蚝就戰，連鬥五十合，不分勝負。王堅負諸將見羌戰蚝不下，各奔出陣，蚝全無懼怯，又戰數十合。羌大喝一聲齊進，諸將直奔蚝，蚝撇羌來敵諸將，被羌以錦綿套索拋起，將蚝拖下馬來。諸將擒之，縛來見秦王堅。堅大悅，賞鄧羗赦張蚝，今其歸降。於是蚝降於秦。王堅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秦王堅曰：「吾得鄧羗張蚝二人，皆萬夫之敵，天下卽可定也。其時張平見蚝被擒，亦面縛住降。秦王堅命解其縛，拜平爲右將軍，收軍還都。八月，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桓雲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兄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門，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於是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通經濟，使居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撫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遣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面俯同郡，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正，當隨事行藏，已耳。願君每與士卒之

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却說晉太山太守諸葛攸，集軍一萬餘人，攻拔燕東郡，入據武陽。燕王雋聞知，命大司馬慕容恪帥兵五千攻之。兵至武陽，諸葛攸亦以兵出城，兩下交戰，數十合，攸兵自潰。被恪追兵一擊，攸兵大敗，不能當敵。於是攸敗走還太山。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而歸。雋欲經管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一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軍馬於各郡。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凋敝，發兵非法，必至土崩之變。雋善之，乃更令二五發兵以來，各集鄰。時燕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大尉封奕奏請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其餘賦法，皆責成州郡從之。燕泰山太守賈堅，以兵七百人屯於山莊。晉荀羨引兵一萬攻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賈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困，豈非命耶？與其屈膝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開門引兵直出。羨兵四集擒之，遂投山莊。羨謂曰：「先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賈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卽無主，彊則託命，旣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修自立，涉趙立燕，未嘗異志。君何忽忽謂降乎？」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惋而卒。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以兵萬餘集太山，羨與戰，兵大敗。燕覆取山莊，燕王以堅子賈活爲任城太守。苟羨疾篤，晉常己知，遣使徵之，以郗鑾督徐充以軍鎮下邳。初，燕吳王慕容垂娶段末配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中常侍溫浩希旨，告段氏爲巫蠱毒后。后覺欲以連汗垂，收下廷尉致驗。段氏終無撓詞，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燕王雋貶垂爲平州刺史，出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可足渾厚黜之。以其妹妻垂，垂不幾，由是益惡之。出鎮遼東。己未三年，秦甘露元年，燕光壽元年，四月，涼丞相張瓘，性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郁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宋混，性忠毅，瓘憚之，欲殺混。因廢涼王玄靚而自代之。混知帥壯士五百人，掩入南城，宣告諸公曰：「張瓘謀逆，愛太后，今我以兵誅之。」乃帥兵出戰，瓘亦以兵與宋混戰。

大敗，與張琚皆自殺，混既殺兄及弟，請玄覲去王，復號稱涼州牧而降晉。

燕王託孤慕容恪

冬十月，諸葛攸復將水陸二萬擊燕人，自右門屯於河渚。燕王雋使上庸王慕容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門。攸病三軍無主，因此大敗。晉穆帝聞知，遣迎詔書前來，便謝

萬鄰曇主討萬曇復代之，萬矜豪傲物，但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慢如此，而能濟事耶？」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加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亦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偏師以下，每親造諸將，善言撫諭，厚相親託。既而萬不敢進師，衆人皆賴以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歸，軍士欲圖以安之，故止。晉帝聞知，以詔廢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遂爲燕所有。庚申四年，秦甘露二年，燕王帝慕容雋建熙元年正月，燕王慕容雋宴羣臣於蒲地閣，酒酣賦詩，因與羣臣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能無已，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死以來，孤髮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然。而卿等言曄足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毋遺怪將來乎？」時來長史李續對曰：「懿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秉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元太子大德，有入未見有闕也。至孝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情無幽，此其三也；疾謬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不輟，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懷恭敬，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悉民隱，此其八也。——有此八德，境內士民實感慕無極。」燕王雋聞言泣曰：「卿雖過譽，然此兒若何在吾死，果能無憂？今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躋而入德，闡然二關未補，雅好游畋，謀心絲竹，所以爲損耳。」燕王雋顧謂太子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識之！」言畢，罷宴歸宮。是夜燕王雋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

二方未平，景茂幼冲，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致踐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忠邁清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鶩、司徒評、將軍慕容根，受遺詔輔政。謂曰：「朕欲與卿等平一天下，不幸到此難逃，此亦天命也。」又指太子與恪曰：「此子年幼，今託付與卿，卿宜以骨肉爲重。以慕容公之德而輔之，則吾在九泉之下，不忘賢弟。」言訖，淚下如雨。慕容恪曰：「陛下善保龍體，不可懷憂。太子雖幼，吾輔之，豈待再三耶？」雋點首而崩。壽四十九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却說慕容暉，字景茂，慕容雋之第三子也。雋因長子慕容暉死之故，乃立爲太子也。燕王雋既死，百官舉哀殮葬訖，大司馬太原王慕容恪率百官立太子暉爲燕王，卽皇帝位。改元建熙元年，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尙書事，得行周公之事。暉既立大位而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耳。當恪奏少主曰：「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先帝臨終以爲恪言，陛下可以績爲尙書右僕，同輔朝政。」時燕王憾績，往在先帝而前，言其所短，因而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二人，朕請獨裁何如？」再此時李績聞少主之言，進憂疾而死。臨終謂家人曰：「吾不聽先人之訓，果有今日之故也。」言訖而卒。先是李績之父李虛，字子喬，初仕石氏，後始仕燕，歷位尙書。前後因辭年老不堪理政，燕王雋不許，轉拜太子太保。臨終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至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我死之後，汝不可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績不能遵依，是語而辭退，是以憂死也。却說將軍慕容根，恃勳舊有無上之心，乃私見太原王慕容恪而言曰：「主上幼冲，母后平政，權在大王，何以不因其未定而取之，而甘在人下，非丈夫之所爲也。」慕容恪愕曰：「公醉乎？何言之悖耶！昔曹滅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位，四海無危，宰輔受遺，奈何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耶？」根乃大懼，陳謝而退。慕容恪以慕容根言告吳王垂，垂曰：「何不誅之？」恪曰：「今新遭

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垂遠近之望。且宜忍之。」時根私入宮，謬言於可足渾后及燕王暉曰：「太宰傅將謀不軌，臣請發禁兵誅之。」后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知潛已，乃密奏根罪狀。燕王暉使恪誅根，并其黨二十餘人。時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惱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靜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體，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處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廷或有過失，不顯其過，隨宜而施。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燕所徵辟國兵，去冬集鄴，復遣伐晉，以燕王雋病，大閱而罷。至是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自鄴以南，道路斷絕。太宰修大驚，急以吳王垂爲征南將軍，去鎮蠡台。又令孫希傅、顏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於是境內乃安。卻說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雲中總軍賈雍帥百騎襲之，大獲而還。奏知秦王堅，堅大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又貪小利以敗之，何也？」乃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所獲，併慰撫之。衛辰大悅，於是人居塞內，貢獻相尋。時東胡獨孤部及沒弈子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苻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戒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軍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之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之。卻說桓溫聚集文武商議天下之事，羣佐皆曰：「今燕王慕容雋新喪，主幼才庸，若興三軍去伐，指期中原可得。」桓溫曰：「慕容雋乃英特之士，臨死必以其子託付於太原王慕容恪，而恪又善撫國家，能爲將兵，石李龍尚且被執，何況今日乎？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何敢進之？」由是桓溫未敢起兵。史說謝安字安石，四歲時，桓溫見而嘆曰：「今此兒豐神秀緻。」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時，詣王濛清，言旣去，濛子王附問父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覺

豐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交通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之意。除尚書郎。瑯琊王司馬。丕辟室不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深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乎。』然雖寓居會稽。以山水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安石每游東山。常以妓女相隨。時會稽王司馬昱聞之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聞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意。安時年已四十。征西大將軍桓溫聞之。使人請拜爲司馬。安赴召卽至。溫大喜。拜爲司馬。深體重之。凡有軍國大事。悉皆咨之。辛酉五年。秦甘露三年。燕建熙二年。是歲涼秦升平之號。燕守將呂護遣使來建康降晉。晉帝拜異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燕太宰恪聞知。乃將兵二萬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顏請恪急攻之。恪曰。『老賊涇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卒攻。然內無蓄積。外無救兵。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盛。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必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乃築長圍守之。

晉哀帝登龍卽位

五月。晉穆帝因疾而崩。時年十九。而無嗣。在位十七年。廟號「孝宗」。百官舉哀。葬於永平陵。是時孝宗無子。辟臣立成帝子瑯琊王司馬丕爲皇帝。立皇后王氏。尊何

太后爲穆皇后。改元隆和。卻說哀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初封爲瑯琊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丕立之。在位四年。改元者二。曰隆和。曰興甯。史說中書侍郎范甯。字武子。少博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標。儒雅日潛。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甯乃著論非之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遣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殞國。爲後世戒。豈能迥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祀重。自喪其惡小。迷衆之罪大也。』是以人皆以此論貶

之太過，吾觀貶之宜也。十二月，秦王苻堅下詔，命牧伯宰守，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由是人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當是之時，內外文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道不拾遺，盜賊屏息。因是鳳凰集於東關。秦王苻堅大喜，平旦召王猛、苻融入露堂，悉屏左右，密議大赦境內。王猛、苻融親送紙筆，秦王堅目爲赦文，正持筆間，忽有一大蒼蠅，自穿牖孔而入，鳴聲甚大，集於筆端。堅驅之復來，忽然去之。秦王堅在內，爲赦文，俄而長安城中街上有一黑衣小兒，大叫曰：『今日官家大赦天下！』須臾小兒去了，因此街巷市里，人人相告曰：『官家有赦！』境內由是喧闐，有司聞知，入朝奏請，聞赦何事。秦王堅大驚，謂融曰：『孤與卿爲禁中，又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洩也？』進問辟臣曰：『其聞赦事何處得來？』辟臣奏曰：『長安城中士民，在城中傳說，官家有赦，不知何人說也。』猛奏曰：『可令武士出朝門外，執城中百姓，人來問之，必知端的。』秦王堅曰：『卿言是也。』堅即使武士出去捉之，不一時，武士擁得老者四五人，至殿下。秦王堅問百姓曰：『誰人說道朕有赦出，你可從直說來。』老者咸曰：『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今官家有大赦！』須臾不見。』堅知神洩其事，於是遣老者還。秦王堅即遣使頒書去大赦境內。時秦王堅謂羣臣王猛等嘆曰：『其向蒼蠅身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著者，此之謂也。於是秦王堅命廣修學官，集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入學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天下號「秦多士」。壬戌隆和元年，秦甘露四年，燕建熙二年，正月，征西大將軍桓溫與長史孟嘉等議曰：『吾欲威振朝廷，辟臣不服，何計可施？』嘉曰：『爲明公計，可上表許請遷都洛陽，以試之。朝廷若從公請，不待立威，而羣臣自服。若不允，百逆異於上，公正如昔日指鹿爲馬，以察百官也。』溫曰：『其計大善。』次日，使人入朝上疏曰：『江東自先帝立今六十餘年，氣數已衰落矣。洛陽舊都，乃霸業之所，士民思之。

已久，請皇帝陛下百僚，俱公促裝，治日北徙洛陽，以實河南都之，則中原指日可得矣！」卻說晉哀帝得桓溫疏，讀訖大驚，謂羣臣曰：「今大將軍桓溫主意遷都，其事若何？」時羣臣皆懼溫勢，不敢言異。人情疑懼，雖知不可，莫敢先諫。惟有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區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感其索心，目前之憂，實爲交切。桓根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空荒之地，瞻望萬里，隴險浮深，離墳墓，棄祖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他鄉，國家所宜深慮也。」晉帝覽疏猶豫，當散騎常侍王述曰：「陛下休憂，桓溫欲以慮嚴振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至矣。」於是遣使人去回說從之，治吉起行。卻說使人既還報於桓溫曰：「帝與羣臣皆樂從之，聽將軍之請，願遷洛陽。」溫大悅，問孟嘉曰：「先生計果奇，百官不敢拒意，而今朝廷要遷洛陽，倘若遷之，則秦燕乘此起兵而國家亂，我等之務未備，事皆危矣！」嘉曰：「此事易耳，將軍可復使人入朝再奏曰：『遷之宜矣，而關中殘破，宜先使人修理，若移洛陽鐘簷，權且暫停，俟再擇期。』於是溫從之，復使人入朝奏知其事，暫且停止。晉帝遂問常侍王述曰：『其事若何計議回之？』王述曰：『臣自作書回復，無勞聖意。』於是王述領使人出朝歸第，作書與使，帶同去復桓溫。桓溫得書開讀曰：『永嘉不競，郗真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德先事鐘簷。』桓溫讀畢謂衆曰：『朝廷大臣明知不可，而懼我莫敢言之，既如此，權罷遷都，暫且停止。』

桓溫戲星人王見

卻說桓溫既有異志，聞蜀人王見善知天文，乃使使召至。至夜，溫執王見手問曰：「聞卿善知天文，今國家五運修短若何？」見答曰：「世疾方永，未必便終。」溫不悅。次日召見入，送絹一匹，錢五千元，與之自歸。因謂曰：「卿可將此自裁。」王見受之，卽出自思曰：「桓溫送絹一

匹錢五千文，命我自裁。其絹使我自縊五死，其錢與我買棺材葬。我無親在此，無人收殮。」因哭。思前聞襄陽習鑿齒爲溫府主簿，仁厚濟人，乃馳入謁。鑿齒曰：「吾乃蜀州星人耳。蒙大司馬桓溫召至，問天文國之事，吾以實對。大司馬怪吾送絹一匹，錢五千文，命我自裁。我家在益州，被命遠來，今此無親無由，致其駭骨，聞君仁厚，故來相投，乞爲標碣棺本以殮。吾在九泉之下，不忘大德。」鑿齒曰：「君幾誤死耳！吾嘗聞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錄供道路之資，是教君自去也！如何尋死？桓公殺汝，豈待汝自裁，何不明也？」王見大喜，拜謝。鑿齒曰：「若不造先生，誤喪殘生。」於是王見次日入辭桓溫回蜀。溫曰：「誰救汝還？」王見乃以鑿齒言對之。溫大笑曰：「昨憂君誤，今是誤活。汝徒然三十五年看儒書，不如一詰習主簿矣。」因此王見得鑿齒指教得歸。溫於是益重鑿齒。癸亥，興甯元年，秦甘露五年，燕建熙四年，五月，晉帝設朝，文武研齊，君臣禮定，分兩邊立。羣臣奏曰：「前者桓溫所議遷都之事，欲威振朝廷，貪功慕祿耳。今事已寢，可加其重，祿則彼不生別志。」帝下詔，使人去加封於桓溫左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桓溫大喜，受職。溫又欲北伐，以王坦之爲之長史，以郗超爲參軍，以王郗爲主簿，以謝玄爲東曹掾，後改爲參軍。史說王坦之字文度，乃王述之子也。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郗超字景興，小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人皆仰之。王棋字元琳，乃太尉王導之子也。先珣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帝崩，哀冊諡皆珣所草。數方弱冠，與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謂之曰：「謝玄年四十，必擁旄又節。王椽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史說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兄謝明俱爲叔父謝安所器甚重。安嘗戒於諸子，曰：「子弟亦何預人事，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獨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由是安悅。玄對而益重之。時桓溫每有事，必與王珣謝玄二人謀之，因此其府中人爲之語曰：「髯將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

公怒。』玄貌多髯，珣狀短小。甲子二年，秦甘露六年，燕建熙五年，西平公張天錫元年，春王正月，晉帝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王述爲尚書，令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爲尚書令，其子垣之諫述曰：『故事多讓，何不讓乎？』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垣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耳。』述曰：『旣謂堪之，何爲復讓耶？欲以汝勝我，實不及也。』卻說哀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進中毒，不能理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卻說初宋混疑甚，張玄靚及其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喜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曰：『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揮涕。玄靚以澄爲領軍將軍，命其輔政。

天錫弑君而自立

涼自丞相宋混死後，張天錫專擁朝政。張玄靚庶母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謀欲誅之。事洩，天錫反將郭氏皆殺之。遂弑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六，遣司馬秦奉詣建康請命。晉帝從之，詔封錫西平公。卻說匈奴劉衛辰以衆作叛，代主什翼犍急點兵三萬攻衛辰。時河水未合，犍命將士以葦結拖流，漸俄而水合，然而不堅，乃散葦於其上，東草相結，有如津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卒至，大驚，遂引左右西走了。什翼犍不追，收其部落十六七而還。衛辰犇降秦，春送還朔方，遣兵戍之。代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一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謙盜絹，吾不忍視謙之面，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旣而獲射者，羣臣次斲割之，代主曰：『彼合爲其主耳，何罪之有？』送釋射者，是以士民附者衆耳。

哀帝崩立司馬奔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燕建熙六年二月，孝哀帝崩，羣臣迎其弟瑯琊王司馬奔，即皇帝大位。改元爲太和元年。卻說奔帝宇延齡，弘帝同母弟也。初封爲瑯琊王，及哀

帝無子，大臣迎而立之，在位六年，後被桓溫廢爲海西公。卻說燕王暉，境內水旱，太宰慕容恪慕容評並入朝歸政。上疏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不足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臣聞王者，依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輔之重，參理三光，而非其人，則靈曜爲虧，所祿貽殃，負乘招悔。臣非安可久，忝天祿，宜以蔽賢路，敢忘虞丘避嫌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章綬，惟垂昭許。』暉覽疏，而謂恪評二人曰：『先帝所託，准在二公，豈虛已謙讓，以委付託之重耶？』恪評二人乃止。燕王暉又曰：『吾聞洛陽乃關中之地，今爲晉所戍，欲煩叔父神明取之，其事若何？』太宰慕容恪曰：『臣等受先帝顧託之重，欲效犬馬之心久矣，未得詔命，今陛下旨意，臣願領兵去攻洛陽，以報先君顧託之恩。』言訖，拜辭燕王，即點十萬銳兵，使吳王慕容垂爲先鋒，殺奔洛陽而來。其時洛陽守城將沈勁，聞知燕兵犯境，即忙使偏將軍楊欽，點起城中兵五千，大開城門，驅兵出迎。時燕兵隊內，有先鋒鞏容垂出戰，與楊欽交戰，二人在陣前，戰二十餘合，楊欽兵少，如何敵得燕軍，因此大敗。楊欽不敢入城，乃收殘兵，走還江南。時燕太宰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存吾不攻城，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卿勿畏也。』於是諸將率士卒齊力攻之，乃克。執沈勁來，至恪招降，而勁神氣奇異，恪將宥之。將軍慕容與權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恪略地淆混，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以慕容築鎮金墉，慕容垂鎮魯陽。恪還鄴，謂僚佐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問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後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勁叛攻成都

二月，益州刺史周撫卒，晉哀帝詔以其子周楚代之，而撫爲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民咸德之。七月，立會稽王司馬昱爲瑯琊王，昱固讓不受。十一月，梁州刺史馬勳以衆一萬人作叛，來圍成都。時大司馬桓溫聞知，遣江夏相朱序以五千人救之。序遵命以兵即行，至成都五十

里屯。序次日遣人入城，去會周楚擊勳。楚得書，卽忙會集將佐，整頓軍容，大開城門，殺出城來。朱序以兵抄勳後，攻之，兩下夾擊，勳兵大敗，被楚擒而斬之。成都遂平。初，勳爲政慕酷，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勳卽於座斬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聞撫卒，遂舉兵自號爲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至是被溫以朱序與周楚合兵誅之。丁卯，太和二年，秦建元三年，燕建熙八年，四月，太原王慕容恪因攻洛陽回來，得疾甚重。燕王暉聞知，親與羣臣視恪，問以後事。燕王暉入見恪曰：「叔父出征遠勞，今得此疾困重，倘設不周，使孤倚託何人？」恪曰：「慕容垂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信任之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覬覦之計。」暉聞言曰：「願從尊訓。」言訖回宮。太宰恪以燕王畏弱，政不爲己，今太傅評又猜忌，乃使人召暉兄樂安王臧，至謂曰：「今南有晉室，西有強秦，常蓄進取之大志。司馬總統大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其疏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蓋世，汝曹若以推任之，必能混一四海，況外寇乎？」言訖而卒。燕王暉聞知，慟哭終日，命厚葬之。國人皆爲發悲。於是慕容冲爲大司馬，總統六軍。

符氏五公皆謀反

卻說秦王堅，聞慕容恪已卒，陰有圖燕之計。命匈奴曹毅，使如燕，曹毅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則。燕司空皇甫見兄望甫，腴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誅，故寄命曹主。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及我？君似姦人，得毋因緣假託乎？」遂入白暉，請究治辯之傳，詳不許得還。爲堅言燕政無綱，可圖，其見機識變，惟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智士有一人哉？」曹毅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卻說汝南公秦符騰，乃符生之弟，欲謀反。秦王堅竊知，遣武士執斬之。時生弟猶有五人，當王猛謂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不若乘此殺之。」堅不從。至是秦晉公柳趙公雙，與魏公庚，燕公武，謀作亂。堅聞知，使人徵其還長。

安柳據板蒲，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齊來起兵作反。堅又遣使諭以罷兵，令其各安原位。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從。秦王怒，命王猛將兵二萬去討。猛得令，即以兵行。戊辰三年，秦建元四年，燕建熙九年二月，秦魏公符庾聞王猛以兵來，恐不能敵，乃以陝城降於燕。兵以接應。秦人大懼。范燕王德曰：『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謂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陛下宜命皇甫真引兵援之，衆逕超蒲板，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衛爲三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庾聞燕不發兵，又以人遺垂及真，殘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角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富於春秋，太傅識度，豈能敵堅猛乎？』遂絕之。十二月，王猛以兵至陝城，符庾以兵出戰，戰未上三合，被猛將獲之。王猛遂拔陝城，左右送庾於帳下，猛使人解長安送堅。堅問之，庾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及死，故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其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嗣諸弟之無後者。

桓溫伐燕大敗還

丁巳四年，秦建元三年，燕建熙十四年初，桓溫聞燕太宰慕容恪死，請旨與徐兗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江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曰：『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惰居之。』愔遣溫賤，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上溫參軍，取親毀之，更作溫賤，自

陳非將相才，加以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大喜，即以愔爲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夏，帥步騎五萬，發姑孰，漕運難通，求別道而入。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大阜水絕，使將軍手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水會於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超又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將必絕。因敵爲資，後無所得，此危道。

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遁，北歸遠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轉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可進也。捨此二策，而燕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木凋時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只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曰：「吾和袁真，攻開石門，以通水運，必無阻滯。」遣袁真以五千兵攻石門，又遣朱序攻依違拔之。燕王即使不邳王慕容厲以兵一萬逆戰。被鄧遐、朱序合兵出擊，兩下交鋒，未十合，厲大敗還。前鋒鄧遐、朱序又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燕王暉及太傅慕容評大懼。暉謂文武曰：「太原王已喪，今國內無有良材，晉兵勢大，何以迎敵？」羣臣曰：「太原王臨終之語，陛下如何忘記？吳王慕容垂有文武之才，何不用之，以兵拒敵，然而使人和好於秦，結爲唇齒，謂其以兵來救，可破晉兵。」暉曰：「其計雖善，而今晉兵勢大，四分而來，恐難迎敵，不如走奔和龍。」吳王垂上言曰：「臣謂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何自紛紛自潰乎？」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乞羅騰爲從軍。暉從之，又遣樂松請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於秦。卻說秦王堅與羣臣議論國事，忽近侍報燕王暉使人至，說桓溫以兵犯境，敬修書來結爲唇齒，謂相救應。秦王堅曰：「吾正恨其強，欲與兵討之，吾不援應。」王猛密謂秦王堅曰：「燕雖強大，慕容垂非溫之敵也。若溫攀山東之衆，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清洩，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我乘其敵而取之，不亦善乎？」秦王堅曰：「鄉策甚善。」因此從之，即使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前來救燕。羌領兵行起，卻說申屠謂封孚曰：「以桓溫聲勢，似能有爲，以吾觀之，必無成功。然則晉室弱衰，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同之心，必將垂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敵，欲起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絀，不必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慕容垂兵至洛，謂將士曰：「公等各宜盡心竭力，以報國家。」言訖，急謂范陽王慕容德曰：「今溫

大兵在此，漕運要從石門來，卿可以重兵前去，緊守石門，糧食不至，則溫兵自潰矣。」德從之，乃以所集之兵，出守石門。又謂偏將李邽曰：「溫見石門不通，必使人從泉陵運。汝可引一軍萬抄山徑埋伏險隘，絕其糧道。」李邽引一軍去訖。卻說慕容德至石門，謂慕容宙曰：「汝先帥一于兵出戰。」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釣之。」德曰：「可以二百騎挑戰，餘兵分作三處埋伏，後其追而擊之。」於是使宙以二百騎挑戰，自將兵分作三處埋伏，計議訖。宙以二百騎出戰，袁真盡衆與戰，宙詐敗便走。真揮兵追擊，至伏兵之所，慕容德當先出攔，兩下交鋒，真兵大敗走回。又被伏兵出截，三下夾攻，直單騎逃回本營收衆，折去五千餘人。卻說慕容垂以大兵至襄陽屯札，便差人四門貼起文榜，告示居民無問老小火速移往睢城暫居，不可自誤。晉兵到此不仁，必然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人，催趨使行，百姓皆起身，喚將總令先差雲振帶二千人，各將布袋，去溪河上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土，拒住溪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聞下流頭人馬嘶喊，知是桓溫兵敗，急取去布袋，放水滄之。卻順河救將下來，接應雲振聽計去了。吳王垂又喚「戴德可引軍二千去博陵邊渡口埋伏。晉兵被滄，此處水勢緩漫，人馬必從此逃命，你可乘勢殺來接應。」德領兵去了。垂又喚「趙平，你可引軍三千，先取蘆葦乾柴，放在襄城人家屋上，各處陌頭襄角上，卻暗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來日昂日雞值，黃昏後必有大風起，袁真必入城安歇，汝將二千軍，先用火箭大砲放入城中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外放走，你卻在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不可攔截，只顧攻擊，他敗軍無心戀戰奔走，此乃寡敵衆之道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收軍，便回睢城，不可違誤。」趙平聽令去了。垂更再喚「糜玉、劉同，你二人可帶二千人，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野外三十里虎尾坡，箭擺開青紅旗號，混雜如軍到，糜玉一枝紅旗，走在左邊，劉同一枝青旗，走向右邊，他疑必不追趕，卻分兵去西化角上岸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進兵，趕敗軍。然後卻來自河上流頭接應，時刻休誤。」二人去了。

垂登高望之。卻說晉兵袁真，自爲前部先鋒，引大軍一萬，戰將數員，又有鐵騎軍二千，從襄邑進發。日當亭午，來到虎尾坡相近，問嚮導官：「前面離城多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王佃引探馬數十匹先行，見坡前人馬擺開，拍馬搶前，見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打青虹旗號，不知多少。晉將王佃把皂旗一招，三千軍一齊相前，糜玉劉同爲兩隊進，青紅旗各居左右，二色旗不雜，隊伍不亂。王佃扯住馬，令休趕。左右曰：「爲何不趕？」王佃曰：「前面必有伏兵，你們只就這里札住，我自去稟先鋒。」王佃一騎馬來，見先鋒袁真曰：「豈不聞兵法有虛實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速進兵追之。」佃再回坡前，提兵直入其左偏，於林下追尋不見。此時紅日懨懨，西袁真叫去搶襄邑安身。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又不見一人。袁真曰：「此乃勢窮，尙帶百姓連夜走了，衆軍權且安歇，來日進兵。」軍士各自饑餓，都去奪屋造飯。袁真在縣衙安身，初更候狂風，忽起把門軍士來城報火起。袁真曰：「火是軍人造飯不小心失火，不可驚動。」說未畢，南門西門俱來報火起。袁真急令衆人上馬時，早滿城火著，上下通紅，喊聲大震。當夜袁真教將士冒着烟突火探路說：「東門無伏兵。」袁真沖出東門，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且說袁真方纔脫得火危，背後却有車馬趕殺，各軍皆要逃命，那裏肯回身廝殺。撞着糜玉劉同，又殺一陣。到四更左側，人困馬乏，一大半軍破頭爛額，卻好走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吃水，水不通尺，人馬皆在河內鬧起，上河許雲振望見襄邑城火起，約五更將分已到，只聽下流人馬喧鬧，催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望下流一衝，人馬皆溺於水。袁真望水勢漫處奪路，來到博陵渡口，喊聲大振，一軍攔路，截德到也。當下戴德引了軍馬，從下流頭殺將上來，截住袁真掩殺。王佃交鬥到三十餘合，真不敢戀戰，奪路走脫。慕容德趕來，接着廝殺，殺得晉軍大敗，殺死晉兵三萬餘人。時袁真收拾殘兵，來見桓溫，稱說失利一事。桓溫大怒曰：「胡賊安敢如此？」盡起三軍，遂至襄邑。漫山塞野而來，與慕容垂大軍相遇交戰。垂將兵馬擺開，橫持玉斧立於陣前，以

待晉兵。晉兵陣中先鋒袁真持刀出馬與戰，又戰上二十餘合，真不能抵敵，撥開軍器，勒轉馬頭，望本陣便走。背後慕容垂促兵追殺，晉兵又敗一陣，走還原屯。桓溫見軍戰不利，心甚煩惱。忽左右報軍中糧盡，來日卻無糧草，支給於三軍等衆。桓溫愈加悶悶。又探事軍人報道：「長安秦王苻堅使鄧羌義軍三萬來救於燕。」參軍鄒超曰：「今吾軍數戰不利，糧儲復竭，秦兵又至，難以進兵，不如焚舟棄輜重，從陸道奔回本鎮，若秦軍一到，必爲所擒。」溫曰：「事已迫矣，今夜卽行。」於是桓溫至夜傳令，將舟車燒訖，及拋棄輜重，乃領大軍，從陸路而走。諸軍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敗退，必嚴設警備，選精銳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候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至是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吳王垂令人探知，自帥八千騎追之。到河南，與袁真鄒超等交戰，又戰上數十合，晉兵無心戀戰，皆棄甲拋戈，望南走潰。又被燕軍趕殺一陣，慕容德聞晉兵敗走，乃以勁卒伏於東關中，見桓溫兵至，兩下夾攻，大破溫衆，斬晉兵三萬餘人。連追殺五十餘里，始收兵還燕。卻說秦將鄧羌聞晉兵敗走，使其副將苟池領兵五千，抄小路來趕。追至譙城，袁真見後有追兵，喝令軍士擺開，自與苟池交戰。二人又鬥三十餘合，袁直大敗而逃。又被秦兵大殺一陣，又斬一萬餘人。秦兵追殺二十餘里，亦收兵還國去訖。溫只得收敗卒屯於山陽。其時桓溫深恥其敗，恐朝廷見罪，乃歸過於袁真，使人入朝上表云：「袁真爲將失略，致敗三軍，宜取之以爲庶人。」於是晉帝下黜袁真爲庶人，詔使桓溫還國，行經王敦墓第，讀其碑記，歎曰：「可人可人，其心亦若是耳！」卻說燕王慕容暉謂羣臣曰：「今旣與秦結好，必得一不辱君命者往謝之方好。大傅慕容評曰：『秦軍梁琛有辯才，其兄梁弈，仕於秦，爲尙書，使其可往。』暉遂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殊禮，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洩其實。琛至長安，秦王苻堅方路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王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洒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尙書郎辛劭謂琛曰：『

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又何野見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至曰「行在」。今四海瓜裂，天下分崩，安得以是爲言禮哉？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可居容與之所爲哉？昔者桓溫窺我王略，燕危秦孤，是以秦王恤患結好交聘，方謂官崇禮尙義，以固二國之權，而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秦王堅乃爲設行宮，百僚倍臣，然後延之。琛始入見秦王，稱燕王使其謝救危之事，堅心大悅，命羣臣排宴飲之，以梁琛之從兄梁奕爲秦尙書郎，秦王堅使奕與客館琛與弈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於是秦王堅命於別館安下，又使奕數問東方之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問欲言其惡，又非使臣所得論之也。」秦王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入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尙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國臣之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諂耳。」乃不果拜。王猛知梁琛忠貞，乃勸秦王堅留梁琛，堅不許，琛乃還國。卻說慕容垂，旣破大司馬桓溫，大有功績，威名益振，德望日新，士民皆憚之。時太傅慕容評見其威猛，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垂怒之，評恐爲患，評乃與太后可足渾氏謀誅太宰恪，子慕容楷及垂后，命奏知燕王暉，於是評與燕王暉曰：「吳王慕容垂，威名日振，恐不利於國家，陛下不宜圖之，不然將難制也。」燕王暉曰：「叔父可緩圖之。」於是評出居府，整日思想，計欲害慕容垂。

慕容垂逃降苻堅

慕容垂舅簡建知急以告之曰：「太傅慕容評密奏主上，欲害明公，及太宰子慕容楷，明公宜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其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忍爲也。實避之於外世耳。」世子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機械，今欲保族全身，不

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感悟得還，幸之大者。如其不然，則內撫燕民，外攘羣夷，守險要，以自保，其次也。」垂曰：「善。」十二月，見暉請略於大陸，暉許之，因微服帶家小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回告知燕王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及令寶隆、農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甚喜，令人郊迎，決志即喚鄧羌至曰：「你可引數十人，帶果酒，先去迎接慕容垂，吾即隨後來。」羌領命去訖，秦王堅隨後即引王猛等亦出迎。時慕容垂自思無投奔處，聞秦王堅寬仁大度，納賢下士，乃故逃走入秦行。至界上，忽見一隊軍約有五百餘人，爲首一將，輕裘軟甲，馬首相迎，那員將忙問曰：「來者莫非燕申吳王乎？」垂答曰：「然也。」那員將忙下馬聲：「鄧羌伺候已多時。」垂問曰：「莫非鄧將軍乎？」羌曰：「然也。」奉主公奉王令，爲大王遠涉途路，鞍馬馳驅，特命羌奉酒食，就護請大王入國。」言訖，軍士捧過酒食，垂自思入言秦王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遠接羌進酒，垂立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長安界口，是日天晚，前到館舍，見兩邊百餘人，拱手侍立門戶，擊鼓相迎。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主公秦王令，爲大王遠涉途路，特遣某灑掃驛庭，以待宿歇。」垂下馬與其同入館舍，早已安排筵宴相待，酒禮殷勤。垂父子飲酒至更深，宿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數十里，遠遠一簇入馬來到，當中是大秦王苻堅，左有王猛，右有權翼。慕容垂遙見，早先下馬，苻堅曰：「久聞大王高名，如雷灌耳，但恨雲山迢遙，各分疆界，不得長聽教誨，今辱遠臨，故特郊迎，請到敝邑，以救渴懷。」慕容垂見秦王堅龍章鳳姿，心大喜，乃上馬隨秦王入城，設筵款待，坐間只說閒話，數間，燕王起居及平日想慕之情，並不談及戰中一事。慕容垂待秦王開口，方好談及投託一事，堅只不提。垂忍奈不住，乃曰：「大王守長安，今統幾郡？」王猛曰：「雖有數郡，乃荒邑也。糧少兵稀，權且安身。今晉桓溫不時興兵來侵疆界。」垂曰：「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自不知

足耶！權翼曰：『吾主公生有神異名，應圖讖，反不能占據大都，其他皆割地之蝨賊，以霸道居之，故智者不平焉！』苻堅曰：『二卿休言！吾有何德而望居大位，以守城池乎？』垂曰：『不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何況大王仁義充塞乎四海，占正統而即帝位，亦不分外。』苻堅拱手惶恐而謝曰：『如公所言，何敢當之？』自此一連飲宴三日，並不提起燕中事。次日復宴，堅舉酒向垂曰：『苟將軍不外，光降鄙邦，不勝之喜。』又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守幽州，使卿去國不失于爲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慕容父子稱謝不已。於是以慕容垂爲右將軍，以金五百，與置田宅，每事必與議之。王猛言於秦王堅曰：『今觀慕容垂父子，勢如狼虎，非可馴之物。若惜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秦王堅曰：『吾方遠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尙不可爲，况萬乘乎？』乃又以慕容垂爲冠軍將軍，卻說梁琛爲使於妃，還見太傅評曰：『秦人目閔軍旅，聚糧陝東，和協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爲之備。』評曰：『秦王何如人？』曰：『明而善斷。』王猛何如？琛曰：『名不虛傳。』旣以告燕公卿，皆不然之。惟皇甫真深以爲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備未然。燕王不聽，卻說王猛謂秦王曰：『燕國可伐，可使人去，詐說報燕謝師之禮，而覲其時，然後可發兵去。』是秦王堅遣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尙書郎高春曰：『越信誕而示遠，乃觀釁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輕也。』評不從，春遂謝病回。時太后盡將國政委評，貪昧不已，貨賂流行，官非才舉，羣下悉憤。尙書左丞申紹上疏：『爲宜精選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刪除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猶可臬，一刀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疏奏不從。石越見燕之釁回，秦秦王堅大悅，初燕王許割虎牢以西賂秦，以退晉兵，晉兵旣退，不與秦王堅使人求其他，燕王謂曰：『行人失說，有國有家者，分禍救患，理之常也，因是勿與。』秦王堅大怒，遣王猛

及梁戍鄧羗三人，率馬步軍五萬伐之。先攻洛陽，洛陽降。

孫盛作兩晉春秋

卻說晉大司馬桓溫，聞秦王猛伐燕，急與郗超、王恂等議曰：「今秦將王猛伐燕，倘其得燕，必有窺伺江南之意，以何計防之？」郗超上言曰：「可發徐兗二州民夫築城於揚州、廣陵之地，明公以兵徙鎮廣陵，秦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過也。」桓溫然之，卽遣使發徐兗二州民夫二萬人，築長城、廣陵，未經百日築完。桓溫引衆徙鎮廣陵。其時征役頻繁，加之疾病，死者什四。因此百姓皆怨恨。書監孫盛作兩晉春秋，直書時事。史說孫盛字安國，太原人也。博學善言，見桓溫枋頭之敗，作廣陵之城，百姓苦役流亡將盡，故作春秋以直書之。桓溫聞知，使人察之，使人去長沙竊訪回報曰：「春秋內書枋頭之事，道明公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淵，將爲怪鳥。」桓溫大怒曰：「雖有失，此安可書吾過事？」言訖喚從事王恂至曰：「你代我長沙巡按，收孫盛父子前來，改卻枋頭一事，免被後人謗議。」當是王珣領命，著從人去長沙，稱孫盛受百姓賂賄，私謗朝廷，今使使收之，乃以檻車收盛父子到廣陵。桓溫問盛曰：「汝作春秋，吾與汝無仇，何故直書吾失？」盛答曰：「春秋之事，以正王法，安敢私意。韓信佐漢亦嘗敗於楚，孔明興蜀亦曾敗於吳，枋頭一失，書之無事，明公何故發怒？」溫無以對，命左右放釋之，喝其出去。而謂其子孫放等曰：「枋頭雖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是史逐是行，自關君門戶事耳。」其子放拜謝曰：「明公休慮，吾回請家父改之。」溫始大喜，命其改易。卻說孫放出與父孫盛回家，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盛在家，經日閒坐，其子放等率諸弟姪，乃共號泣稽顙曰：「桓溫好雄，世之所知，大人若不改書春秋枋頭之事，則吾家百口，必遭其害。」盛曰：「若改其事，則此書無用，後人罵吾不公。」決不許之。時孫放無奈，只得私自改之，使人送與溫看，溫始悅。

王猛舉兵伐燕國

初王猛屢勸秦王務須殺慕容垂，堅不肯。猛思計欲害之，至是王猛欲令其伐燕也。故請垂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嚮導。將行，猛自造辭慕容垂，垂留飲酒，猛從容謂

垂：『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賭物思人。垂解佩刀贈之，猛受之而辭去。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謂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亦心難測，度東門此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得書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寤覆，乃走奔燕去。於是王猛上表稱令叛狀，垂懼之而忙出走。及藍田，秦王堅知之，遣騎兵追之，爲追騎所獲，來見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令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改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垂始安不遁，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徒之沙城。近報道：『秦兵王猛攻打洛陽，洛陽守將武威王築聞知大驚，乃使人入朝求救兵。』燕王暉聞知大驚，急使宣太傅慕容評問之。評曰：『陛下高枕無憂，臣自遣將點兵拒之。』言訖，評與安樂王臧點起精兵二十萬來救洛陽。安王臧自新樂發兵一萬人，進而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燕州刺史武威王築等俱被猛圍住，洛陽內無糧草，外無救援，及聞殺敗，乃開門出城降。猛納之，安撫軍民，乃將兵七千而去。留鄧羌鎮金墉，以桓寅伐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因猛伐燕有功，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獎卿朕心，何以顯卿謙尤之美。』遂尚書司寢徒之命。五月，慕容令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隨戍士數千人皆厚撫之。帥以東襲滅德城處之，諸戍皆應，將襲龍城。弟慕容麟遂使其以殺令死之。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秦王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隨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軍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奏武成功，滅殘胡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

犯塵蒙，但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而返。六月，王猛與鄧羗、楊安等以兵大進，來過壺關，守將田明聞秦兵至，乃移兵出屯城外。次日正在塞中納悶，忽報正南上秦兵到了，旗上乃大將楊安。田明乃令軍大出，親楊安對陣，兩軍對面。田明橫槍立馬於陣前，秦軍中楊安躍馬而出，手執鋼刀，厲聲大罵：「逆賊敢拒天兵！」田明大怒，挺鎗躍馬，直取楊安。兩馬相交，戰不數十合，田明被楊安一刀砍於馬下。燕軍大敗而走，安率衆趕散殘兵。次後王猛大驅軍馬，殺過壺關城，所過郡邑，皆望風降附。因此燕人大震。卻說黃門侍郎封孚，參問司徒長史車胤曰：「今秦伐燕，事將何如？」胤嘆曰：「鄴必亡矣！吾之家屬，今在南平。茲將爲虜，吾驗占越得歲星而出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左傳昭二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爲吳乎。越得歲星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曰：「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乃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用得兵，故反受其殃。哀公二十二年，越果滅吳。」索隱曰：「天官古云歲星，一曰「應星」，一曰「紀星」。星乃東方水之精，蒼帝之象也。」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史說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無油，夏月長取練盛螢火數十以照書，以夜繼日而讀。及長，風姿美朗，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先桓溫有荊州，聞名引爲主簿，稍遷征西長史。朝廷知名，又遷司徒長史。又善於賞會，每盛坐大譙，而胤不在，衆嘉賓皆云：「無車公不進矣。」又善天文。是時秦兵伐燕，封孚故以問之，後果應其所言。九月，秦將王猛進兵潞州。時燕王使太傅慕容評以四十萬兵至，先立大營，而謂諸將曰：「燕兵雖衆，而勇猛不及秦軍，秦軍雖精壯，而糧草不如吾兵。彼軍無糧，利在急戰，吾兵有靠，宜且緩守。今猛懸軍深入，不如持久，待其糧盡而擊之，則秦兵自敗矣。汝等各使軍人守住險隘，不許有失。」時燕王聞知，使人催戰。

鄧羌寢協司隸戰

郤說秦楊安攻燕晉陽久未下。猛聞知乃遂引兵助攻使軍人掘地道。又將將軍張

造將軍徐成探燕軍在何所期以日中還。及昏而返猛欲殺之。鄧羌固請曰：「徐成郡將也願與交戰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慌赦之。羌詣猛謝過。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與郡將尙爾况國家乎？」猛聞評之爲人貪鄙。鄧固山泉。鷲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鬥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王急問左右近臣奏說太傅評貪鄙障固山水鷲樵及水積錢帛如山士卒怨恨不有鬥志被秦人放火燒其輜重。大懼遣人讓評曰：「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乎？」及命其錢帛散與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請戰。猛陳於渭源而誓之諸將士曰：「王景略受國厚恩兼任內外今與諸吾共入賊境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王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勁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主必須主上許之必以安宗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弗應。猛馳入臥所就許之。羌乃起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又呼左右以美酒二壺至一飲而盡。卽披堅執銳跨上馬與副將張蚝徐成等大喊一聲連矛馳殺奔入燕軍。燕軍人迎人死馬遇馬亡往來衝擊如入無人之境。塞旗斬將殺傷甚衆。時羌在於燕軍尋殺太傅評正遇薈燕將李己兩馬相交未上五合已被鄧羌一矛刺死於馬下。又殺入陣遇著燕將吳進又戰戰上二十餘合吳進亦被鄧羌殺死。混戰一日燕兵大敗。當慕容評見前軍大敗引後軍忙退走還潞州西圩收軍折去燕兵二十餘萬人。正欲下營傳食秦將鄧羌又以得勝之兵來追。

至此又大戰一陣，俘斬燕兵五萬餘人，殘兵無心戀戰，各自望風潰逃。於是太傅慕容評被寇兵殺得單騎，逃命走還鄴城。被王猛大隊軍馬連更代夜，追至鄴城，離東門五里外屯札。次日麾兵圍住鄴城。却說太傅慕容評單騎走回鄴城，入見燕王暉。秦兵強盛，不能抵當，至被殺傷衆軍，臣等獨自回來保城。燕王暉曰：「似此大敗，怎生退得秦兵？」評曰：「不如堅守，待其糧盡破之，方可退得。」燕王暉曰：「如此卿火速調撥軍馬守城。」言未了，各門軍士入報秦兵圍城。於是慕容評急出點兵，守住各門城池，亦不出戰。卻說秦王苻堅，聞知使人回報王猛大捷，克陷洛陽，長驅大進。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執政，乃自帥精兵五萬餘人，帶權翼爲先鋒，亦趕鄴城。王猛出帳遠迎，入軍中曰：「臣託陛下洪福，諸將虎威，先克洛陽，後拔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來降。何勞大王車駕來臨？」秦王堅曰：「聞卿孤軍深入，朕憂寡不敵衆，故以兵來應。」是日王猛傳令軍中，裝起雲梯，上可容數十人，週圍用板遮護，下以輪推之，每一門各用雲梯十乘，梯上軍以箭射之，下面衆軍各抱短梯軟索，只看城上擂鼓，乘勢便上。此時慕容評見秦兵中裝起雲梯，四面來攻，已預先辦了弓箭，喚軍士四百人，分四門各執火箭，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王猛自料城中無備，火催雲梯，四面競進，將近壕邊，火箭齊發，雲梯皆被燒著，城上矢石如雨，秦兵不能前進。王猛怒曰：「汝能燒了吾雲梯，須無解衝車之法！」令軍中連夜排擊車，次日四面擂鼓，吶喊而進。評急令運右盤石磨，用藤繩穿，飛擊衝車，其車皆折。王猛又取井闌百尺，以射城中。又驅兵運土填壕，評又於城中築起重牆以禦之。王猛見攻不透，令徐成引三千「鑿鑿軍」填斷壕塹之處，暗掘地道，欲從城中躡出。先于城中，就挑掘橫截之。於是地道軍又不得進。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施。王猛在寨中納悶，忽報正北門攻城，軍人拾得降書一封。王猛來折開看時，乃是燕王手下散騎常侍徐蔚的降書，約定是夜開北城門，與秦軍入城。猛視之大喜，下令軍人，各各披挂伺候，奪門入城。卻說徐蔚與諸人數百，各嚴裝飽食，至黃昏俱上馬大喊一聲。

殺出北門邊，將守城軍盡皆殺訖，以鐵斧砍斷鐵鎖，打開城門。王猛聽見城中大喊，俄而城門大開。王猛麾兵殺入城去，城中大鬧。卻說太傅評見秦兵入城，忙入宮見燕王暉曰：「散騎常侍徐蔚謀反，開城門降秦，今秦兵已入城了。請陛下火速與禁兵走回龍城。」暉大驚，領后妃俱各上馬。評持鎗拍馬當先，殺出西門。正遇剽將王重交馬便戰，戰十餘合，評用力刺死王重於馬下，保護燕王暉而行。時秦王堅入城，傳令諸軍，不許妄殺百姓。於是出榜安民。次日登殿升坐，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各有愠色。高弼密言曰：「今雖國家傾亡，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耶？宜恢江海的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戒，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垂悅從之，隨衆而入。

秦王堅赦慕容暉

堅聞燕王暉與慕容評走奔龍城，急喚游騎左右將軍郭慶曰：「可以兵萬五千追來。」郭慶以兵追至高陽。慕容評見後有追兵大至，自軍不滿一千，乃單騎自逃性命，往北去訖。郭慶追至，殺散燕兵。巨武執住燕王慕容暉，喝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巨武曰：「梁山巨武奉詔縛賊，何謂天子耶？」言訖，把暉縛之，與郭慶收兵解暉回鄴城，入見秦王堅。堅曰：「吾以兵到此，汝何不降，反逃走乎？」燕王暉曰：「孤死首邱，吾欲效之，歸死於先人之墳墓耳！」苻堅哀之，命放釋之，而謂曰：「你可還官，率文武出降，免汝之罪。」因此暉入宮，召集文武百官出降於秦王苻堅。堅皆赦之。燕太傅慕容評走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兵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官人珍寶，分賜將士。評之敗也，初琛使秦歸，疑梁琛與秦謀，收繫於獄。至是，堅召釋之，曰：「卿不能見機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對曰：「臣聞機者動之謀，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耳。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顧，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於機者，心達安危，身擇生就，不領家國。臣後知之，尚不忍死，爲况非所及耶？」堅又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悉以評第中之

物賜之。守令有黜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與韋儒俱爲綉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表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恐舊燕王暉爲患，乃遷慕容口及其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王猛上表留梁琛爲主簿，堅從之。次日與僚屬等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乎本朝，郝君徵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了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而已。秦秦王苻堅封暉爲新興侯，以評爲給事中，皇甫真爲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初，燕王以宜都王桓將兵爲評後，繼聞敗走和龍，攻遼東，後降秦。秦追擊而殺之，留其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朝中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權翼見謂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生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斂容謝之。次日入言於堅曰：「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宜速除。」堅不聽。

王列辭賞不受封

前燕始慕容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在位十一年，至此太和五年，被秦王滅之。自廆至暉，共八十五年耳。郤說秦王苻堅既克燕京已定，改號建元六年，大赦

秦境，封鄧羌爲司隸校尉，及楊安徐成張蚝等爲大將軍，進王猛爲清河郡侯，又加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猛上表固辭不肯受職，秦王堅謂王猛曰：「卿若融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爲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察之雅者，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岩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然也。今天下初定，彝倫攸叙，朕且欲從容於上，勢卿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耶？固辭亦不許耳。」王猛曰：「陛下仁德上如堯舜，名姓已應圖讖，有天之福，得獲燕邦，而燕京之克，乃將佐之力，羣帥之能，則小臣何功之有，敢受此祿也？」

「猛至再至三固辭不受。秦王堅重四重五，要其受之。王猛終不受。猛爲政公平，拔幽滯，顯賢方，外修六業，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郤說秦王苻堅，旣得鄴郡，朝夕與羣臣狩於西山，樂而忘歸。旬餘不返宮內，當伶人王洛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忘堂，萬乘之重，行不履危。故文帝馳橋，袁公止轡，孝武奸田，相如獻規。下爲蒼生父母，何可盤於遊政？若禍起不測，者其如宗廟？其如太后？』秦王堅大悅曰：『晉文公悟愆於虞人，朕今聞罪於王洛，是吾之過。』言訖，重賞王洛，卽馳回宮。自此以後，遂不復獵。秦王堅欲以兵討涼州，恐勞傷軍民，乃命王猛爲書諭天錫，猛遣人送書與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於劉石者，惟審于強弱也。今秦之盛，勢振中外，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得抗也。君能首降，可保境祿無危。』天錫得書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王堅復使人拜天錫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辛未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正月，秦王堅與丞相王猛商議，促關東豪傑及隴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爲桓溫馮翊北地，丁零習賊於新安淹池。卻說吐谷渾王辟奚，聞秦王堅滅燕，恐來攻己，乃遣使送馬千匹，金銀五百斤於秦。秦以辟奚爲強川侯。辟奚好學仁厚，而無威權。第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與司馬乞宿雲收殺之。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國家，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汝自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日不飲酒，游政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以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游娛，豈可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時王猛以潞州之功，請秦王堅以鄧羗爲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之職，董牧皇畿，吏青甚重，非所以復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責之也。羗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任，北平匈奴，洗盪揚越，羗之任也。司隸何盡其才？』乃封鎮軍將軍，位特進之。羗雖不悅，無敢脾忤旨。

桓溫廢主立新君

十月，晉大司馬桓溫聞秦破燕，遂令參軍王珣、桓伊引兵乘輿而入，攻壽春。壽春守將袁瑾聞燕已滅，恐孤不敵，乃守城求救而秦兵未至，攻陷其城，執袁瑾而歸。王珣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時術士杜晁能知人貴賤，溫召問之，晁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而溫意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被枋頭之敗，威名頓挫，今克壽春，次日聚集諸將，因謂將軍郗超曰：「今克壽春，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溫不悅，命諸將各散，因留郗超於中軍同宿，問曰：「吾意欲立霸王之基，君有何謀可指教之？」郗超曰：「明公當天下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也？」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明公何不效伊霍故事，入朝奏太后，廢齊帝，立會稽王，舉行周公居攝之事，則威權日長，大業成矣。」溫曰：「其計大善，奈齊帝守道，恐招時議。」超曰：「不誣之過，焉能廢立宮門重閉，床第易認，言帝爲闇，廢必成矣。」溫善之，二人計議已定。次日，桓溫領諸將佐，帶鐵甲軍一萬，離廣陵入建康。於省從設宴，會集公卿，令郗超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與百官皆到，酒及中巡，溫按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先在藩，痠疾爲闇，雖以奉宗廟之主，吾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爲東海王，立會稽王爲君，汝大臣意下如何？」羣臣惶怖，莫敢對。過了半時，方應曰：「太申不明，放之於桐宮，昌邑有罪，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請再議也。」溫曰：「豎子！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將謂我劍之不利也，敢有阻大議者，皆按軍法！」百官震慄，忽又一人出曰：「周公阿衡，匡扶皇家，今君依霍光故事耳！」溫視之，乃撫軍將軍王彪之也。溫悅之，而謂曰：「卿言達理。」史說王彪之字叔父，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當彪全無懼色，其如羣臣咸懼，皆云：「

「一聽尊命。」至十一月朔，桓溫令郗超帶甲士五千人入太極前殿，請太后出殿奏曰：「弈帝先居在藩，夙有痿疾。今聞不堪皇統，難奉宗廟，臣與羣臣商議，依伊霍故事，請懿旨廢弈帝爲東海王，立會稽王昱承大位。」太后驚曰：「何得此言？既有痿疾，何其美人田氏、孟氏生有三男子耶？」桓溫曰：「臣竊聞朝野老少皆言三男是帝所幸，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所生，既無此情，如何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不出宮乎？」太后亦惑之曰：「既有其事，任卿主意。」因此溫請太后歸宮，即使散騎常侍劉享以甲兵五百人入宮收帝璽綬。弈帝不敢推辭，卽命付之，與享捧出。交溫與羣臣出迎，會稽王昱入殿，請上御座，溫與羣臣拜舞呼萬歲。禮畢，上號太宗簡文皇帝，以辛未爲咸安元年。卻說簡文名昱，字道萬，乃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此桓溫廢弈帝，乃迎立之。在位二年，後壽五十三歲而崩。桓溫又奏請弈帝爲東海王，命別遷置。文帝從之。卻說弈帝被廢，朝罷入內，著白綢單衣，領屬步下西堂，乘犢車出宮，涕零如雨。羣臣拜辭，莫不歎送其就藩。至十二月，桓溫又奏文帝曰：「今廢東海王，宜依漢昌邑王故事。」帝曰：「然！」乃改封東海王爲海西郡公。時桓溫又奏曰：「今弈帝已廢，武陵王司馬欽現執大兵，倘有異，何以制之？今幸未朝，請陛下誅之。」文帝曰：「武陵王無罪，何以殺之？」溫曰：「不殺恐有後變。」帝曰：「待其變而誅之。」溫至再至三，奏誅武陵王，文帝不聽。次日下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汗流變色，不敢復奏矣。桓溫自廢立之後，威振內外，文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及出朝，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桓溫曰：「謝卿何事？」安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明公耳。歷古以來之將相，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若非明公之功德震於四海，豈有其敬耶？今明公盛德巍巍，雖伊尹周公莫可及也。」溫曰：「焉敢望此？」安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由然桓溫遂悅謝安。次日入朝奏文帝，以謝安爲大司馬，帝從之，而安受職，亦奏帝降詔，加封桓溫爲丞相，京師專政。桓溫奏曰：「臣本宜在朝以奉陛下，奈

姑熟一郡，乃國之障屏。今秦之方，強常有窺覷之意。倘若失，江南難定。臣請還鎮。」文帝曰：「丞相乃朕股肱，去之何依？可留京師，同輔朝政。」溫曰：「臣猶在外，把據秦寇，勝在朝廷。」言訖，拜辭。文帝即出朝門，領諸將佐還姑熟。百官皆送。起程。溫歸後，以郗超爲中書侍郎，凡事表奏，溫常使其入朝探聽事因，往來朝廷。自此後，溫名復振。當時「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文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事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目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壬申二年，秦建元八年時，當南郊祭祀天地，文帝欲大赦天下。王彪之奏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赫，愚意當謂非宜。何者？黎術將謂郊祀必赦，至此凶愚之赦，復生僥倖之心矣。」帝從之。

文帝崩立孝武曜

文帝有疾，將危，命近侍書詔召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時謝安、王坦之二人入內視疾。帝曰：「朕命不蘇，今遣詔與大司馬，令其依周公居攝故事，汝二人盡忠。」

王室同佐吾兒。」謝安、王坦之二人聞帝以詔遣桓溫，行周公居攝事。王坦之即取其詔，於帝前毀之曰：「此事不可行。若行其事，晉祚必移矣。」帝曰：「天下得來德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輕以與人？」帝始曰：「從卿改之。」坦之改詔，以大司馬桓溫行諸葛武侯丞相故事，把與帝觀，帝觀數四，訖付與王。謝二人受之。時桓溫既兼文武之任，支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大司馬長史顧悅之，與文帝同年，而髮先白。帝問悅之曰：「卿與朕同庚，而髮如何先白？」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獨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文帝大喜，其對以此重之。時中書侍郎郗超曰：「請帝急省其父。」帝謂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致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喻，病息之深，言何能喻？」因咏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

主辱」遂立下沽禁。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但請談差勝耳。不數日，文帝崩世，百官舉哀發喪，殯葬高平陵。當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次日侍中謝安聚集文武百官於朝堂，而調曰：「今孝文崩世，宜立太子登基，諸公計議如何？」羣臣皆對曰：「此須待大司馬桓溫至處分，我等不敢定議也。」當太尉王彪之正色謂衆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天子已崩，太子卽位，大司馬何容有異？若先向諮，必反爲我所責矣！」謝安曰：「王武叔又言是也。」於是羣臣莫敢逆之。乃請太子司馬曜登皇帝大位，羣臣皆呼萬歲。禮畢，改元謂康，以謝安爲大司馬，以王彪之爲尙書。今二人總攝內外，共掌朝政。時宮室朽壞，謝安更欲營建宮室，與彪之商議。彪之曰：「強寇未滅，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與費工力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不修，後世調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安家，朝政允洽，豈以修屋宇爲能耶？」因此不營建宮室。按列宗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四年，後爲張貴妃所弑，享壽三十五歲。卻說秦王苻堅，以王猛功高，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王猛不受固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舍卿誰可與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之不得辭天下也。」於是猛爲丞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放置戶口，顯拔國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審才，刑必當，纔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於太子戶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爲政好新奇，貴苛察治也。則終申紹數現正，導以平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紹出爲二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融先因不用紹言，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尙書郎高泰清辯有胆智，可使也。」融使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舍，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使無所垂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嘆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爲治之本。秦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

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所謂操約而理博矣。」以爲尙書郎，固請還朝許，堅聞桓溫廢晉常爲海西公，謂羣臣曰：「桓溫前敗瀾上，後敗於枋頭，不能恩愆免退，以謝百姓，乃更廢君以自悅，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如四海何？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羣臣服其論。時王猛爲丞相，百姓豐樂，自長安燈於諸州，皆夾道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負敗者，皆集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道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樓，美彥雲集，誨我氓黎。」因是長安皆樂念之。卻說秦王苻堅，封其弟苻融爲冀州牧，令出守其地。融遂促裝，停宿瀾上。明日欲行，母后苻氏甚愛苻融，不舍其別，其夜私自離宮，來至瀾上，囑子苻融出外自要保重。其夕秦王堅與太史令魏延同詣前殿，當魏太史延起觀天象，忽后妃星昏暗，因上奏表秦王曰：「今夜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閣寺不見，主后妃移動之象。」秦王堅大驚，至天明入宮省問，時苟太后在瀾上，看苻融冀州去了，方預宮內，左右侍候宮人始知。當秦王審問，卽以此事啓知秦王堅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焉？」因此遂重星官。時太史令張孟又奏曰：「臣掌司天，昨夜慧起箕尾，而掃東方，此乃燕滅秦之象，今慕容垂父子在此，臣恐不利社稷，請早除之。」秦王堅曰：「今天下大定，誰敢有貳，卿莫說害忠良也。」當陽平公融上請除之。堅曰：「朕方混一，以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芥蒂。夫惟修德可禳災，苟能內求諸己，又何懼外患乎？」由是不納。更以慕容暉爲尙書，以慕容築爲京兆尹，慕容冲爲平陽太守，翼州牧苻融聞知上疏諫之，秦王不聽。忽光明殿有人大呼謂苻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近侍執之，俄而不見，堅甚疑之。

王謝新亭迎桓溫

癸酉甯康元年二月，謝安與王坦之同羣臣商議，使人持詔書，報知丞相桓溫，使人臨行，謝安密囑，若問如此如此對之，使人得其語，來姑熟呈上詔書，桓溫讀訖問之。

曰：「文帝臨崩，有何遺詔？」使人曰：「聖上崩，遺世詔國家之事，一稟於丞相，囑付太子登位，敬丞相如諸葛武侯故事，別無餘言。」桓溫因是著令，使人還朝，使人去訖。丞相溫既知文帝崩世，羣臣立太子登基，心中大怒。恨文帝曰：「汝乃會稽散人，吾立汝爲帝，臨終當禪位還我爾，不然以吾爲周公居攝事，何如遺詔爲諸葛武侯故事也？」遂問計於郝超，郝超曰：「帝遺詔丞相爲諸葛武侯故事，卻是虛謬也。必是謝安王坦之之謀，丞相來日收拾入朝，先使人去京師入內，召謝安王坦之二人，自來新亭候接，同議攻北大謀，二人欣然肯來，必無他意。若是不到，必有謀。故入朝先收此二人，然後遺武帝大事定矣。」溫曰：「倘二人來如何區處？」超曰：「丞相於壁衣中置埋伏刀斧手於兩邊，我在帳中聽言語動靜，如若不善，卽呼刀斧手出殺之。如無拒丞相之意，不可妄行，恐失民心。宜與之好，如格京師，把握朝權，待其加公九錫，然後可譏大謀。」溫曰：「然。」計議已定，使人入朝，召王謝二人，迎至新亭，同議國事。一邊收拾軍馬起程，稱說來赴山陵，止停新亭，以待二人。卻說孝武帝設朝，文武班齊，萬歲禮畢，忽近侍奏大司馬桓溫新使至，稱其來赴山陵，及朝新帝，召謝安王坦之二人，來新亭候接。其餘羣臣有里外迎，帝謂謝安王坦之曰：「今大司馬來朝，召卿二人，必有他故，此事如何？」時羣臣皆曰：「今桓溫來朝，必有異心，故召王謝二人至新亭，以害之，然後來篡大位。望陛下陳兵以備，休使謝王二人遠迎。」當王坦之心中甚懼曰：「此事實真，若臣等去接，正中其謀。」只有謝安神色不變，謂坦之曰：「若依君等與羣臣之議，則誤國家之大事，反危社稷也。桓溫雖有不臣之志，未敢便行，彼疑有遺詔，加他九錫，恐吾二人藏之，故召吾二人問明，吾與君不去，溫疑是實，心背朝廷，晉祚存亡，決於此行。」帝意遂決曰：「二卿可行去迎。」羣臣曰：「謝安謝王二公去，臣等亦請同行。」帝曰：「若有不禮，君等速使人先報宮庭，以備不虞。」羣臣曰：「然。」因此謝安王坦之與羣臣同行。時御史中丞高崧戲謂謝安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語相言，安石不肯出，將如

蒼生何今日之危，百姓亦將如卿何？」安雖有愧色，亦謂崧曰：「桓溫劍雖鋒利，不能便誅吾也！吾豈比深源、睥睨社稷，聞難欲去位以避之，以何相嘲耶？」言訖，與坦之接至新亭，坐候一時，桓溫與諸將至，其時日已落西，溫軍將扎住行營安歇。次日，桓溫令郗超埋伏刀斧手於帳兩邊，超伏於帳後，以聽謝王二人動靜。謝安、王坦之二人先進入見桓溫，各施禮畢，溫命二人坐，坦之驚得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談笑自若。安坐定，見牆壁衣中皆伏刀斧手，卽謂桓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溫因此遂命刀斧手退。郗超正臥帳後，聽謝王二人言語，忽然風起，吹動帳開，謝安看見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如何不出一見？」超慌忙走出，相見各行禮畢，遠遠坐住，是以不能行計，只得相陪。當謝安言於溫曰：「先王崩世，遺詔明公行蜀漢諸葛武侯故事，我等正欲涓台承迎，乘輿入朝輔政。今幸丞相車駕來至，迎接不及，望丞相恕愆。」溫曰：「我有何德，敢慕武侯？」安曰：「亞相盛德巍巍，何謂無也？」雖伊尹、周公弗能及耳！因此溫與安相悅，攀話笑語移日。當溫又問曰：「先帝已崩，君等以何議諡？」安曰：「臣等以其平易不營，曰『簡』。慈惠愛民，曰『文』。諡爲簡文皇帝。」言訖，安取自所作諡議，與溫看訖。溫以其諡示羣下曰：「此謝安石碑金也。」衆曰：「果經生天地之才。」因談論至日昃，謝安、王坦之二人拜辭而出。桓溫亦送出來，百官皆拜於道側。溫命百官人中軍相見，時百官春中軍見溫，中軍大陳兵衛。百官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慄失色，只得入見。拜禮畢，溫曰：「勞百官遠迎，卽使選朝，免此伺候。」於是百官朝士辭桓溫而歸朝。卻說桓溫次日至山陵拜訖，不及入朝，忽然得病，連臥二十四日，不能起坐。晉孝武猝聞知，桓溫連日寢疾不見，乃使謝安、王坦之二人來視其疾。安與坦之直入臥內，二人施禮訖曰：「連日不見公顏，何期尊體欠安？」溫曰：「人有旦夕禍福，故有言爾。」溫又謂安曰：「孤昔滅蜀郡克壽春，多負勤勞，如江南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霸。幾人王天下，碎裂矣！今

新帝登位，豈識我之大功，而以我爲丞相，未加九錫，此所以吾愧之。吾今疾甚，日下就向姑熟，汝將此語與聖上稟知。」安曰：「明公功蓋天下，德播華夷，莫道封王，禪位皆宜。明公今還貴鎮，保重尊體，我等與衆臣保奏孝武加公九錫必矣。」於是溫大悅，使二人請還。謝安王坦之直辭歸去，桓溫令郗超領衆一同還朝。卻說安言於坦之曰：「吾觀丞相桓溫，不久必亡，適間所議九錫之事，密緩藏之在心，延而視之，只我與君知也，不可漏洩。若溫病差，加封其王，如不起，卽息其議。」坦之曰：「此計可矣。」因此二人密緩其事，延待看之。桓溫還姑熟，疾轉添，召弟桓冲并子桓熙至床前，囑冲曰：「吾自總角，便知用兵之道，至弱冠，屢立邊功，縱橫天下，二十餘年矣。今吾不濟，託汝後事。吾世子桓熙才弱不堪重任，四子桓偉，又是蠢愚，不辨菽麥。幼子桓玄，異而有志，今年五歲，汝善導而襲之。吾死之後，汝不能不代領其衆，其權可要自執，休付他人，自取滅亡之患。」言訖，淚如雨下。桓冲又曰：「吾兄百世後，諸子之中，誰襲兄職？」溫曰：「桓玄雖幼，可以立之。」冲問：「安坦之二人何如所在？」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也。」言訖而亡。桓冲卽時收殮殯葬，直寫表申奏朝廷，乃以少子桓玄爲嗣，襲封南郡公。桓冲自代溫任，盡忠王室。時羣下王珣等欲冲入朝，誅除朝中元宰，把執時權，冲不從。

卻說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是桓溫之子也。其母馬氏，與同輩嘗夜坐於月下，忽見流星墜於銅盆水中，於二寸火球，湛然明淨，同輩競以瓢撈，獨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姪而生玄。玄生時有光照室，使人筮占。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桓溫甚重愛之。臨終立以爲嗣。時年五歲，桓冲立爲南郡公。

